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日出日落三八线



序篇 三八线并非鸿沟 东北亚渴望和平

三八线，朝鲜军事分界线。

位于三八线上的板门店，原来是朝鲜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这里签订，从而名扬于世。这里是朝鲜半岛分裂的最具象征性的地方。

时光飞逝，今天的板门店已今非昔比。从平壤乘车出发，沿着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不用两小时就能抵达板门店。非军事区内，当年的停战谈判场所和停战协定签字大厅保持着原样，签字大厅是一座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的大厅，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一条公路通向板门店共同警卫区，在这个长800米，宽700米的近似圆形的共同警卫区里，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会议室等7座木制单层建筑物一字排开，一条水泥路铺设在建筑物之间，象征着不可侵犯的军事分界线。在这些建筑物的两侧，北方建造的“板门阁”和南方建造的“自由之家”相对而立。“板门阁”显得凝重深沉，“自由之家”是个小凉亭，显得小巧别致。

平时的板门店寂静冷清，双方只有几名士兵值勤。横亘在板门店东面的砂川河清澈透明，从北向南，缓缓地流向远方。

但是，北南对话或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举行时，这里顿时热闹起来。双方值勤的士兵各就各位。最活跃的是前来采访的北南方的记者和外国记者。他们穿梭于军事分界线南北或交流信息，或讨论问题，或索取材料。到板门店采访的记者大都是熟面孔，有时久别重逢显得很亲切。1993年3月19日，前朝鲜人民军随军记者李仁模被释放时，就重演了这种热闹场面。

1950年7月，年仅33岁的李仁模在战争期间随人民军部队南下采访，当年底被俘，以间谍罪在狱中度过了43个春秋。

1989年7月，一位南方女记者发表《李仁模手记》，介绍了他的坎坷人生，这篇文章引起了朝鲜各界的关注。北方将遣返李仁模列入北南总理会谈的日程，但一再遭到南方的拒绝。金泳三就任韩国总统后，1993年3月16日，双方就此达成协议。

1993年3月19日一早，天空被阳光照耀着，年已76岁的李仁模搭乘直升机从南海岸的釜山抵达板门店，当他进入交接场所——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会议室时，充满激情的乐曲响起了，李仁模分别了拓年的妻子和女儿呼喊着猛扑过去，抚摸着李仁模的手和肩膀。此时，亲人们百感交集，热泪滚滚。李仁模越过三八线返回朝鲜，吸引了北南方和国外的新闻界。

大批记者云集板门店采访，其场面超过任何一次北南对话。

自从1953年7月28日军事停战委员会在这里举行第一次会议后，至1991年2月13日，军事停战委员会已经举行过459次会议。然而，近几年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没有举行过会议，原因是美国在1991年3月单方面将军事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军方面”首席委员的职务移交给了韩国，而韩国不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一方，美方的这一举措违反了停战协定，理所当然地遭到朝中方面的反对。

近年来，板门店更多地成了朝鲜北南对话的场所。双方在板门店举行过的诸如经济会谈、红十字会谈、体育会谈以及国会会谈预备会谈等等，次

数难以精确统计。双方越过板门店军事分界线的代表团和各类人员也为数不少。尤其是北南方总理级高级会谈已在平壤和汉城举行过多次，双方总理和随行人员都是直接越过三八线进入对方地区的。军事分界线看来并不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也不能阻断朝鲜民族的同胞骨肉情。

为了更便于举行北南会谈，北南方在 80 年代中期分别在板门店军事分界线的自己一侧修建了新的会谈场所，北方取名“统一阁”，装饰得富丽堂皇；南方取名“和平之家”，也修建得新颖别致。北南会谈如今已经很少使用板门店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会议室，而大都在“统一阁”和“和平之家”轮流举行。1992 年 5 月，北南方根据达成的协议在板门店分别设立了北南方联络事务所，专门负责北南对话的联络事宜。联络事务所就设在“统一阁”与“和平之家”内。

如今的板门店已是各国旅游者的一个观光点，到北方访问的外国代表团和旅游者一般都被安排去参观板门店。南方也把板门店作为一条旅游路线。美联社记者于 1992 年 12 月从这里报道：冷战即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泯灭，如果你错过了看柏林墙，那么，你还有机会体味冷战时期风风雨雨的机会——请到板门店来。

1991 年，10 万名外国游客参观了板门店。

1992 年，也有这么多人。

在板门店亲眼目睹朝鲜半岛分裂现状的外国人，几乎都能切身感受到朝鲜民族希望实现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朝鲜半岛的缓和，中断多年的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92 年，两国开始了建交会谈。韩国组成了预备会谈代表团。由青瓦台外交安全首席秘书金宗辉负责。代表团一再强调，必须对新闻界严守秘密。为了保密，代表团成员口头提出辞职，有的以有病在家疗养为借口，有的调到外交安全研究院。

5 月 13 日，他们秘密去了北京。为了不被人发觉，他们没有乘坐大韩航空公司的飞机，而坐外国公司的飞机，分头经由东京和香港去北京。

在北京钓鱼台，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两天的会谈。

韩方表示了同中国建交的愿望。

6 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了解韩国情况令韩国代表团成员吃惊。他们都在朝鲜留过学，不仅知道韩国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甚至知道谁会出马竞选总统。

6 月 2 日，钓鱼台，中韩举行了第二次预备会议。

6 月 20 日，第三次预备会谈举行，双方就建交公报和首脑会谈达成原则协议。

7 月 28 日，双方在钓鱼台草签了联合声明，卢泰愚派金宗辉秘密去华盛顿，说明韩中建交进展情况。8 月 18 日，外交部长官李相玉召见台湾官员，通报了韩中不久将建交的问题。

8 月 24 日，朝鲜战争爆发 42 年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在铺着绿色丝绒布的长条桌中央，竖立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韩国的太极旗。上午 9 时，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来访的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长条桌旁坐定，同时提笔，在中韩两国建交公报上郑重地签了字，为中韩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签字仪式历时 3 分钟，近百名中外记者在现场采访，闪光灯不停地闪烁，中国中央电视台史无前例地通过卫星向中国和世界

作了现场实况转播。

下午，中南海紫光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李相玉，他说：“中韩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缓和与稳定，有利于亚大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李鹏还说：中国很关注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南对话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很好；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还会继续发展。中韩建交也有助于朝鲜北南双方继续对话、改善关系。

同日，汉城，韩国总统卢泰愚就中韩建交发表声明：韩中两国数千年期间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是最邻近的邻邦，有着悠久的联系，一直维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但是，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日本的侵略、冷战体制、朝鲜半岛的分裂、中国的内战，以及韩国战争，造成一段非常不幸的历史。两国因此在几代人期间没有建交，关系很不自然。在数千年的韩中交流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两国建交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8 月 27 日，汉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国大使馆举行了庄严的开馆仪式。这是一所年代悠久的建筑，清朝时即归中国所有。1882 年 8 月，韩、清签署了《水陆贸易章程》，当时总办陈寿棠出任驻朝鲜商务委员后，大使馆现址即为其公馆。之后，陈寿棠将其改为“清商会馆”。由于来汉城从商的清朝商人愈来愈多，会馆规模愈来愈大。到袁世凯 1885 年 11 月来韩国担任总督时，公馆的面积扩增至 2 万多平方米。

今天，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裴家义和外交官在大使馆内的旗杆前列队肃立，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旗前，举行了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馆牌仪式。自此，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正式建馆。

人们注意到，中韩关系改善的影响已明显存在。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旅游者迎面碰到的一块大广告牌上写着：“欢迎到北京来——现代公司。”现代公司是韩国的一家汽车制造公司。

另一块广告牌是为韩国航空公司做的广告。尽管它还没有飞往北京的航班。该航空公司已在北京租了一个办事处，但里面还空无一人，它的牌子用一块布蒙起来，正等待两国政府达成一项航空协定。

中国的百货公司大量出售韩国的电视机和其他电子产品。

在韩国商人向中国进军浪潮中，10 大知名财团争先恐后。

9 月 27 日，北京，韩国总统卢泰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开始为期 4 天的国事访问。卢泰愚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后进入宪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开始了军人生涯。

1981 年 7 月以上将军衔退役从政。先后任内阁政务长官、体育部长官、内务部长官、汉城奥运会与亚运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长、大韩奥运会委员长等职。1987 年 12 月当选为总统。

下午 16 时许，专机降落，这位第一次来华访问的韩国总统面带微笑，走下飞机。他对前来迎接的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对外经济贸易部长李岚清说：“我很高兴能来中国访问。”9 月 28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国家主席杨尚昆举行欢迎仪式。时逢中国第 43 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市民们流连忘返，使广场呈现出浓郁的节日气氛。

1950 年国庆节时大胆作出出兵朝鲜决策的毛泽东肖像悬挂在城楼上，14 盏红灯高挂，每盏直径 3 米，重 100 斤。

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杨尚昆热烈欢迎卢泰愚一

行的来访。

关于双边关系，杨尚昆说：“两国是近邻，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几乎是鸡犬之声相闻，历史上交往密切，文化传统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日子里，两国处于相互隔绝的不正常状态。令人高兴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朝鲜半岛的缓和，中韩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对朝鲜半岛的缓和极为关注。

在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后，他说：“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北南关系逐步改善，最近北南总理会谈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今后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我们一贯支持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支持北南双方的接触与对话，支持整个朝鲜的和平自主统一，中国政府和人民将继续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第二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分别会见了卢泰愚一行。他们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支持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

40 多年前，为了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付出了伤亡 30 多万人的代价，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至今长眠在朝鲜半岛上。中朝人民并肩歼灭了 39 万美国兵，第一次打败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中国的安全。

40 多年过去了，由于美国的干涉，朝鲜战争留下的停火线——举世闻名的三八线依然存在，一个血缘的民族仍在分裂。

朝鲜半岛的天空被阳光照耀着，大地处处是鲜花和绿草。但是，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

1953 年 10 月 1 日，美韩签订了《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军根据这一条约，在停战后长期驻扎于韩国。

朝鲜战争时，参战的美军兵力总数达 8 个师，32.7 万人。停战后，从 1954 年到 1957 年，撤走了 6 个师，剩下 7 万人，进入 60 年代，驻朝美军兵力逐渐减少，约 6.2 万人。进行 70 年代，维持在 4 万至 4.5 万人左右。

目前，驻韩美军有 120 个基地。其中，100 个为地面部队基地，18 个空军基地，2 个海军基地。其中，最重要的 2 个地面部队基地是第 2 步兵师的东豆川基地和第 8 军的龙山基地，驻韩美军的大部分人为美国第 8 军兵力，其主要组成人员为第 2 步兵师，2 万人。

位于汉城中心的美国第 8 军龙山基地，占有龙山区全部面积的一半。基地墙上到处贴着“美国军用设施，禁止无故出入”。正门入口有警卫人员一一检查出入者。基地内最重要的建筑物为韩美联合司令部大楼，这是一幢朝鲜式屋顶和砖瓦的二层楼。

东豆川是一座小城市。但是，到了美军基地正门外，情景就大不一样，服装店、鞋店、酒吧间等招牌全都是英文的。每当夜幕降临时，黑白肤色的美国人从各个建筑物涌了出来，酒吧间霓虹灯闪烁迷人，商店灯火通明招徕顾客，嘈杂的音乐声震耳欲聋。浓妆艳抹的女人在贴着“禁止本国人出入”的酒吧间进进出出，到处可见。美军士兵经常戏弄过路的妇女，受到当地人的厌恶。

驻韩美军空军主要部队第 7 空军司令部位于乌山。驻韩美军可以控制韩国军队的具体机构是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为美军四星将军，副司令为韩

军四星将军，参谋长为美国三星将军，副参谋长为韩国二星将军。

“协作精神”演习是韩美联合军事训练，开始于 1976 年，每年举行一次，是在朝鲜半岛发生局部武装冲突时，能够根据既定战略进行相应报复的训练，以对付朝鲜为目的。但也有人把它看成是对在太平洋日益扩大的前苏联军事力量的军事示威。参加人数最多时达 20 万人。1989 年以后，演习规模有所缩小。

1993 年 3 月 9 日，美韩开始“协作精神 93”联合军事演习。这是自 1976 年以来举行的第 17 次。参加演习的兵力总共有 12 万人，美军有 5 万人。除了现驻韩国的 3.6 万人外，其余来自美国本土、夏威夷、关岛和冲绳等地。美国动用的武器装备有“独立号”航空母舰、新型日一 1B 远程战略轰炸机、F-117A 隐形战斗轰炸机、“爱国者”导弹等。演习内容包括海上登陆作战、空中协同作战和地面作战等。这是战后西方国家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之一，理所当然遭到朝鲜各界的强烈反对。

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正日于 3 月 8 日发布了命令，宣布朝鲜全国、全民和全军进入准战时状态。

3 月 9 日，平壤市 10 万人举行了集会和示威，强烈谴责美韩军事演习。

朝鲜各报也发表文章指出，在北南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举行“协作精神”演习毫无道理。演习不利于北南对话继续取得进展，对朝鲜北方产生压力，阻碍了朝鲜半岛缓和。

3 月 19 日，为期 10 天的“协作精神 93”演习结束。

3 月 24 日，平壤，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正日宣布，解除准战时状态。

美军在朝鲜半岛剑拔弩张，这不能不使人回想起 40 多年前，正是由于美国的粗暴干涉，扩大了朝鲜战争，威胁了中国的安全。那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战争留给人类的是对历史的回顾，对未来的思考。

第一章 李承晚入侵北方 杜鲁门出兵朝鲜

(1) 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决定出兵千里之外。

1950 年 6 月 25 日，华盛顿，白宫斜对面的布莱尔大厦，同白宫仅有一街之隔。这是一幢老式的房屋，古朴典雅，富丽堂皇。

此时，这座建筑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临时官邸。杜鲁门是密苏里州人，1945 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当年 4 月 12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杜鲁门继任总统。1948 年，他正式当选为美国总统。因白宫正在修缮，他临时搬到布莱尔大厦。

杜鲁门正在匆匆召集会议，主要是讨论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当天爆发的内战。

围坐在考究的红木圆桌周围的有 13 位负责军事和外交的高级官员，他们中有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以及三军部长、三军参谋长等。

他们首先初步了解了一天来世界的东方爆发的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

当天早晨，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发表了一条新闻。

这条消息说：“南朝鲜伪政府的所谓国防军，于6月25日拂晓，在全38度线地区向38度线以北地区开始了出其不意的进攻。

发动意外进攻的敌人，在海州西部、金川方面、铁原方面，侵入到三八线以北地区1公里乃至2公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击退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现在共和国警备队正展开着激烈的防御战来抵抗敌人。共和国警备队已击退了从襄阳方面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指令共和国内务省警告南朝鲜伪政府当局，假如南朝鲜伪政府当局不立即停止对三八线以北区域的冒险的战争行为，则即采取决定反击敌人，同时敌人须对因这一冒险的战争行为而引起的严重后果负全部责任。”与此同时，金日成立即召开了内阁的非常会议，研究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对人民军部队和警备队下达了制止敌人进攻并立即转入进攻的命令。

朝鲜战争之所以发生并引起美国如此的重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半岛的局势确切地反映了全球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而按着大国的意愿分裂民族，大大地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为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严格他说，三八线根本不是一条边界线。朝鲜是一个文明古国，居住在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同样的饭菜，穿的是同样的衣服，具有的是相同的民族习惯，怀有的是相同的民族自豪感。朝鲜在历史上、地理上、经济上和种族上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民族被三八线隔绝开来，完全是因为外国人的干涉。

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苏联和美国商定，以朝鲜国土上的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暂时分界线。

外国人的武断划分，使完整的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口约占40%，土地面积占57%，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南方的大韩民国人口占60%，土地面积占43%，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三八线成了一条互相对立的界线。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对立的情况下，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政治和军事摩擦斗争日益尖锐。李承晚早就准备统治朝鲜半岛。在准备计划中，包括捏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苏联进攻的说法。

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企图称霸世界。仅在亚大地区，就部署了1/3的陆军兵力和1000多架飞机、100多艘军舰，建立了200多个军事基地。美国此时需要这种说法，它企图以共产党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为借口，卷入计划中的武力行动。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使之变成与中苏直接接壤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前哨。消灭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以显示美国制止社会主义阵地扩大的决心。

李承晚军队和警察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边防进行武装挑衅，从1949年：月至1950年6月，共发生2000多起。随着1950年6月的临近，挑衅次数渐增。其中有的是火力侦察，参战者达数个步兵营。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侦察得到的军事文件以及后来攻克汉城时朝鲜军队搜查到的作战地图都可证明，确有这样的计划。

事态发展对美国是有利的，华盛顿一面促成李承晚实现自己的野心，

一面准备干涉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终于爆发了全面的内战。美国迫不及待地要进行武装干涉。

当天下午，纽约，成功湖，在美国策划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开始了。最后，通过了美国提案。这个决议指责朝鲜的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号召“各会员国对联合国执行本决议给予一切帮助”。“给予一切帮助”这几个字成了美国全面干涉朝鲜的法律根据。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7条规定，安理会一切有关重要问题的决定，至少需要7个理事国的同意，其中必须包括安理会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安理会当时由11个理事国组成，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5个常任理事国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当时，中国的席位仍被蒋介石当局的代表占据着。苏联代表团因为驱逐蒋介石代表出联合国的提案被否决，从1950年1月30日起拒绝继续出席会议。6个非常任理事国当时是印度、南斯拉夫、埃及、挪威、古巴、厄瓜多尔。南斯拉夫的代表力争无效，只好弃权。

此时，布莱尔大厦内，杜鲁门继续请艾奇逊详细介绍了朝鲜的局势。在那盏精致华丽的水晶灯下，艾奇逊宣读了美国驻汉城大使穆乔发来的第一份报告：根据韩国军队的报告，战争爆发的时间，大约在凌晨4点。瓮津随即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6点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瓮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栖部队已在东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9点陷落，北朝鲜大约有10辆坦克参加了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

这是美国大使的一面之辞。

艾奇逊接着说，战争发展形势出人意料，“造成巨大的混乱。”他提出了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讨论归纳后得出来的3项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向朝鲜人运送军援计划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挡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命令第7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台湾。

这意味着美国向朝鲜动用作战部队，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

杜鲁门插进一句话：应当立即命令第7舰队北上。

与会者在怎样进行援助方面存在着分歧意见。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和海军作战部长薛尔曼认为，给予空军和海军方面的援助就够了。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则认为，如果韩国的军队当真溃不成军，那就必须使用地面部队。

杜鲁门决定，立即执行那3项建议。

他指示三军参谋长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一旦操纵联合国向朝鲜采取行动的时候，能立即使用美国的部队。同时，还指示麦克阿瑟派遣一个调查组到朝鲜去，看哪一种援助最有效，和应当怎样使用麦克阿瑟指挥的武装部队。麦克阿瑟还应当以他所能提供的军火和装备供给韩国。并且授权他使用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以便确保这些供应品的运输，同时保护从韩国撤出的美国家属。第7舰队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它的基地设在日本的佐世保。

深夜23时，与会者从边门悄悄地离开了布莱尔大厦，以避免聚集在正

门的新闻记者。

6月26日，朝鲜人民军乘胜反击。

当天晚上，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集了另一次会议。

会议首先宣读了麦克阿瑟最近的一个电报：韩国第3师和第5师零星地投入汉城附近战斗的结果，并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这种进攻被认为是过去两天中敌人行动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于夺取首都汉城。敌人的坦克正进入汉城近郊。政府已南迁大邱，并已开始与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部分机构建立了通讯联系。大使和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主要负责人还留在汉城。在当前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下，远东司令部派出的前往韩国的军事调查组已下令召回。韩国的部队抵御不了北朝鲜的猛攻。敌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于拥有坦克和战斗机。

从战斗情况的指标来看，韩国的伤亡人数表明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也缺乏战斗意志，据我们估计，很快就将全部崩溃。

杜鲁门认为，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台湾岛就会腹背受敌，这是很严重的。他说：目前韩国局势的发展，我认为，就象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

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使用他指挥下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去支援韩国，还命令他把第7舰队开到台湾海峡。这一举动既武装干涉了朝鲜内政，又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6月27日，杜鲁门发表无异于宣战书的关于武装侵略朝鲜和台湾的声明：

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韩国政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

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命令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7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签定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我并已指示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及成员国的部队，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这些部队建立密切工作关系。

6月30日，杜鲁门得知麦克阿瑟视察朝鲜归来以后发来了一份悲观的报告。他在报告结尾提出了建议：守住目前战线和在今后能够夺回失地的唯一保证，就是向朝鲜战区派进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如蒙批准，我建议立即派美国一个团战斗队增援上述至关重要的地区。如有可能的话，从驻日部队中抽派两个师的兵力，及早作反攻准备。

杜鲁门同意使用一个团的兵力投入地面战斗。

这样，美国地面部队也投入了朝鲜战场。谁也无法担保这是一场什么规模的战争。

(2) 威克岛：麦克阿瑟保证中国不会出兵。

风光旖旎的威克岛位于太平洋东部。

这个不出名的海岛，面积只有约9平方公里，1898年被美国占领，岛上人烟稀少，只有几百口人，盛产椰子、香蕉和其它热带水果。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袭珍珠港时，威克岛和关岛同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所以，它与夏威夷同时遭到轰炸，并于两天后被日军攻占。

威克岛又沦为日军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1944年6月，它才重新被美国占据。

朝鲜战争的发展形势令美国人不安，促使杜鲁门选择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为侵占朝鲜半岛而进行协调。

杜鲁门向新闻记者宣布这一消息时说：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最重要和最简单的原因，是我们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接触。我认为他应该了解他的总司令，而我也应该了解在远东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麦克阿瑟在离开的许多年里，失去了同国家和人民的某些联系，他在东方已度过了14年的岁月，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东方了。我曾经通过哈里曼和其他人做出努力，使他象我们在华盛顿那样了解全世界的形势，但是，我感到我们没有取得多少成功。我认为，如果他能够直接从我这里了解世界形势，他也许会更易于使自己与之适应。中国在北京发出威胁，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消息，是我渴望同麦克阿瑟将军会谈的另一个原因。我想从他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中汲取益处。

其实，杜鲁门迫切地做出与麦克阿瑟会晤的决定，是有深刻的背景的。

美军出兵朝鲜半岛后伤亡极其惨重。朝鲜人民军大举反攻，7月上旬，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

麦克阿瑟对朝鲜人民军的军事素质感到吃惊。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大大低估了这支军队。麦克阿瑟告诉华盛顿，北朝鲜军队可以和“上次大战中任何时期的优秀军队相媲美”，要守住釜山防御阵地将是非常、非常艰苦的。要彻底打赢朝鲜战争，就要派出大量的美国军队。为此，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出了大量措辞强硬的要求，要求增援飞机、军舰和部队，再派一个拥有4个满员师的集团军及装备。他急迫地要求得到这一切。他在一封电报中写道：抓住太平洋中的每一条船，把大量支援物资运到远东来。

杜鲁门批准建议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案：在朝鲜成立一个统一的司令部，并由美国推荐一个总司令，同时授权在朝鲜使用联合国的蓝旗帜。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第二天，杜鲁门提请任命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朝鲜战争，并把美国单方面干涉朝鲜的行动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实际上，美国完全将联合国置于其控制下。将美国干涉朝鲜的意志通过联合国和“联合国军”的形式表现出来。

“联合国军”总部设在东京。参加的除了美国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加拿大、泰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等共16个国家的军队。除美国经常保持7个师的地面部队，作战飞机1000多架，舰艇近300艘外，另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地、象征性地派出一个营、一个排、到一个空军中队。7月中旬，李承晚的军队也交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除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就入朝外，其他国家的军队于1950年8月开始入朝，最迟的于1951年5月才到达朝鲜。此外，还有瑞典、印度、丹麦、挪威、意大利为“联合国军”派出了医院或医疗船。

7月12日，沃克到达朝鲜，建立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并接替指挥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至8月上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三八线以南90%的国土，美国部队向釜山滩头节节败退。美国报刊对这次退却作了报道。有的消息说，某些部队

已整个被歼灭。

美国为挽回败局，一面利用其控制的釜山港继续增加援军，负隅顽抗，一面秘密策划乘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在朝鲜人民军侧后实施大规模的登陆进攻。

东京，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麦克阿瑟以其善于雄辩的口才，说服了华盛顿派来的一个个满怀各种各样疑虑的官员，终于获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选择了朝鲜西海岸的仁川作为登陆点。

仁川位于汉城以西 30 公里，是汉城的西面屏障。仁川港水深，受潮汐影响很大。水涨落的平均差是八九米，落潮时登陆舰将搁浅在海滩上，而成为岸上炮击的目标。并且，高潮时间只有两至三个小时可以利用。在这样的环境中组织登陆作战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为实施这次登陆作战，美国抽出海军陆战队第 1 师和步兵第 7 师组成第 10 军，并抽调了 260 多艘舰艇、近 500 架飞机支援配合。

9 月 15 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在仁川实施了大规模的登陆进攻。这时，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还在洛东江一线作战，后方只有一些新组建的部队担任海防。因此，麦克阿瑟一举登陆成功。他们占领仁川后，以陆战第 1 师攻打汉城，以步兵第 7 师向南切断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正面战线上的美国 4 个师和李承晚 6 个师也于 9 月 16 日发起进攻。

在洛东江一线作战的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9 月下旬，被迫组织战略退却。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军和伪军则大举向三八线进攻。

9 月 28 日，占领汉城。

9 月 29 日，美国第 8 集团军逼进三八线，并准备越过三八线北进。

首先越过三八线的是李承晚的第 1 军。沃克的第 8 集团军于 10 月 7 日越过了三八线。

10 月 19 日，平壤被占领。

杜鲁门对中国介入朝鲜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促使他飞往威克岛。

10 月 15 日 6 时 30 分，杜鲁门乘坐的“独立号”专机在威克岛的机场上着陆滑行，很快停下来。这时正是破晓的时候。

麦克阿瑟已经等待了一会。他敞着衬衫，头戴着一顶已经陈旧的军帽。

麦克阿瑟是一位腰板挺得笔直的军人，他年已 70 岁，是一位有着 50 多年军旅生涯的五星上将，在美国，像他这样的老资格将军已经不多了。他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两次世界大战，他都驰骋疆场，战功显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任盟军总司令，指挥过许多次两栖登陆作战，一直把日军驱逐出巴布亚，占领新几内亚许多战略要地，直至攻占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屯兵日本。朝鲜战争是他一生中参加的第四次战争。

他们摆好姿态，让摄影记者拍了一通照片之后，坐车到该岛的民航管理处去。他们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讨论了日本和朝鲜的局势。

麦克阿瑟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他还告诉杜鲁门，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日本也准备接受和约。

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麦克阿瑟一些关于美国加强欧洲的计划。麦克阿瑟说他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作，并肯定在 1951 年：月有可能从朝鲜调一师人到欧洲去。他再次肯定朝鲜的冲击是赢定了；而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

7 点半刚过，他们来到了另一所小建筑物里，他们的随行人员都聚集在

那里。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美国驻汉城大使穆乔，陆军部长佩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

透过明净的窗户，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景观，大家却无意欣赏。他们听到麦克阿瑟正在发表以后常被人们引用的讲话。这位将军坚信，在朝鲜半岛，战斗会在感恩节前结束。他说，这样他就能在圣诞节把第8军撤回日本。他将留两个师和其他联合国国家的军队在朝鲜半岛，直到那里选举结束。他认为选举最迟可以在1月份举行，那时就有可能从朝鲜半岛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

似乎胜利在望，大家对战争一旦结束、复兴朝鲜所需要的援助进行了一番讨论：麦克阿瑟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接着，杜鲁门向麦克阿瑟提出关键性问题：“中国和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这位将军首先谈到中国人。他认为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其次，他谈到苏联干涉的可能。他向杜鲁门肯定，苏联空军的飞机和飞行员的素质比美军差，他看不出苏联在冬季到来以前可能调出大量的地面部队。

麦克阿瑟认为，即使有可能使中国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干涉，用苏联飞机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这也不足为患。“苏联空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根本就配合不起来。”后来，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讨论日本问题。

这次会议在9时多结束，他们决定在午饭以前离开威克岛。

杜鲁门在麦克阿瑟的胸前加上第4枚橡叶勋章，同时给穆乔大使授予一枚勋章。

杜鲁门满意地飞离威克岛。从苍穹俯瞰大地，真是妙不可言。大海依然平静而美丽，碧绿色的岛屿如同串串翡翠珍珠。

威克岛会谈以后，美军大大加快了向朝中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同时更频繁地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向中国，使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美国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了杜鲁门的关于战争不久将结束演讲。也有人问：美国胜券在握了吗？

（3）台湾岛：蒋介石大喜过望。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成都凤凰山机场，统治了中国22年之久的蒋介石凄然地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依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枪然。”4个小时后，他再从飞机往下望去，眼底已是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他哀叹，就在他飞离大陆的时刻，一个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代，从此结束。

台北市非面13公里处的草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青山环绕，林木幽深，温泉遍布，蒋介石在这里选了一所“士林”别墅作为住宅。他把草山改名“阳明山”，以标榜他一生最崇信明朝的哲学家王阳明。

1950年，直到5月，连接传来的是海南岛、舟山诸岛相继失守的消息。蒋介石脸上更加愁云密布。

5月2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台湾是进入战时了。”台湾岛民心惶惶，军心动摇。

蒋介石心里明白，150里的台湾海峡，300年前尚且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溃不成军”的国军岂能阻挡排山倒海般的解放军？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他面临的是灭顶之灾。

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危机中的台湾岛降临了转机，来自朝鲜半岛的转机到来的如此及时，真使日见憔悴的蒋介石大喜过望，有如从太平洋中捞出一根救命稻草。

6月25日一大早，刚刚起床的蒋介石从蒋经国送来的一份简报中，零星地得知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直到晚上22时，收到台湾驻韩国大使邵毓麟的报告，蒋介石才大致了解了朝鲜战况。

他反复翻阅着并琢磨着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产党渡海进攻台湾了。”蒋介石不断点头称是，打起了借助美国力量重返大陆、收复失土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的光头兴奋地沁出了汗珠。他连夜在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海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海防的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

台湾岛顿时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6月25日清晨，东京，麦克阿瑟得到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布朗和大使穆乔的战况报告。中午和下午又进一步获悉：朝鲜人民军主力指向汉城，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主要内容是：1.立即援助南韩，并建议由台湾调1个军援助南韩；2.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予以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

当夜，蒋介石收到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报，通报了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以费尔德为组长的“美国驻台湾军事联络组”的决定。麦克阿瑟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援助南韩，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请严密监视大陆共军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26日中午，费尔德乘坐的飞机抵台北机场。他直接驱车前往阳明山，蒋介石快步迎接，一番寒暄之后，费尔德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蒋介石喜上眉梢。

然后，蒋介石和费尔德在小范围进行了密谈。他俩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李承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52军3万余人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

当天下午，蒋介石向麦克阿瑟复电，大献殷勤地表示：52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战场，投入战斗。

同日晚上，太平洋彼岸，华盛顿布莱尔大厦，正宣读麦克阿瑟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和蒋介石的建议。约翰逊、布雷德利、柯林斯都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国务卿艾奇逊则坚决反对，他说：台湾是最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之一。这就是我们已经把第7舰队派到那里的原因；一方面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个

岛屿，而另一方面这个岛屿的理所当然的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的。这位委员长的军队在进入现代化战斗以前，是否还必须由我们给它重新大大地装备一番？杜鲁门听到这个信息时，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但看到双方相持不下，就没有贸然决定。

6月27日，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去电，再次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艾奇逊将电报扣下，并继续反对这个建议。

6月28日，台湾《中央日报》全文刊登了杜鲁门关于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声明。

《中央日报》接着报道：“两天后，第7舰队的9艘军舰，包括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戈。第7舰队司令史枢波访台。别忘记，在是年6月以前，美国留驻台湾的只有一个领事阶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还是位中校。”美国为了保护它在亚洲的利益，贯彻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把台湾纳入美国的战略防御体系，使之成了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

6月29日，奄京，麦克阿瑟视察朝鲜前线回来后，第3次致电杜鲁门，请求从速采取蒋介石的建议。

白宫，杜鲁门举棋不定。他头一天刚刚接见了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和胡适，接受了蒋介石的电报：愿意派遣为数达3.3万人的地面部队援助南韩。但是，台湾既没空军，也没有海军，必须由美国协助，把台湾地面部队送到朝鲜半岛，并供应他们给养。

6月30日，杜鲁门又一次召集高级军政官员开会，决定向朝鲜半岛派出地面部队，同时说：“我还请大家商讨一下，关于国民党中国方面提供的援助，是否值得接受，特别是因为蒋介石曾经说，他的3.3万人的部队在5天之内就可以上船出发，而争取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杜鲁门请大家仔细考虑另一方面：“毛泽东会有什么行动？苏联人在巴尔干半岛、伊朗和德国会有什么行动？”艾奇逊说：“如果台湾的中国军队在朝鲜出现，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因为他们可以趁此打击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以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以便他们试图进攻台湾时蒋介石难以自卫。”三军参谋长的看法是：“蒋介石所提供的3.3万人，尽管他们自己说是最精锐的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同李承晚的军队一样，无法对付北韓的坦克。此外，如果把他要求我们提供的运输力量，用于给麦克阿瑟输送供应品和增援部队，可能更好一些。”杜鲁门接受了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持有的看法，那就是应当婉言谢绝蒋介石提供的援助。

蒋介石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3次请求，终于被最后否决。

7月27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提出建议，给予蒋介石军队以全面的援助，使他们能抵抗共产党对台湾的可能攻击。

杜鲁门批准了三项具体的建议：给予蒋介石军队以广泛的军事援助；由麦克阿瑟对蒋介石军队的需要作军事方面的调查；计划在中国海岸作侦察飞行，以确定对台湾的攻击的紧迫性。

7月31日，台北，麦克阿瑟率领了一个由16名高级军事官员组成的代表团飞抵这里，亲自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他们分乘两架飞机，麦克阿瑟乘坐的是“巴丹”号。阴云密布，雷雨交加。飞机降落推迟了1个小时，候机室里，蒋介石不无担心地等待着。当飞机终于降落后，蒋介石的手捏出一把汗。

麦克阿瑟与蒋介石举行了整整两天的军事会议，蒋介石又请求出兵参加朝鲜战争。

在第 1 天会议结束后，宋美龄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国宴。麦克阿瑟的随员惠特尼写道：“大元帅在这样的社交场合英语讲得十分蹩脚。但他的夫人作为女主人的照人光彩却作了弥补。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可能只是从为这次访问进行的官方通报上听说过我们，但她却亲切呼唤着到来的客人的名字，向他们问候。”分析家们认为：蒋介石一再呼吁出兵朝鲜，不单是献殷勤，也不是如他所讲的“中华民国政府军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的友军”。而是另有企图：朝鲜战争扩大，他可以从朝鲜进攻东北，也可以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那就是他“反攻复国”的机会了。

但是，由于美国担心这一问题会变得十分白热化，有可能促使中国或苏联介入朝鲜战争，而加以拒绝。

第二章 毛泽东抉择果断 彭德怀挂帅出兵

(1) 打，还是不打，毛泽东 3 天 3 夜没睡着觉。

6 月 25 日以来，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报童们大声吆喝着：“号外！号外！朝鲜战争爆发了。”炎炎烈日下，行人纷纷驻足传阅。

中国老百姓关心着这场战争。

中南海也关注着战况的发展。

“翡翠层楼浮树抄，芙蓉小殿出波心。”这是描写中南海景致的诗句。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旧时与北海统称“三海”，又名“西苑”、“太液池”，有 800 亩土地和 700 亩水面。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是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著名的瀛台、翔鸾阁、涵元殿等一批古建筑，都已历史悠久。清代的熙、乾隆二帝曾在瀛台“听政”。光绪搞“变法维新”失败后，长期幽禁在这里。

民国时期，袁世凯等人在中南海设立过“总统府”。那时，一代伟人毛泽东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多少次徜徉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军队，建立了人民的共和国。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从来也没有到苏联学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走进了古城北京。

5 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居住，一直到 1976 年 9 月 9 日逝世。

他住在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院内，这是一座中国古代宫廷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居所面临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中南海，毗邻假山叠翠、溪流漏漏的静谷。

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住在中南海内。

连日来，菊香书屋内，毛泽东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例览一遍当天的报纸。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最不需要的就是战争。

在刚刚结束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而奋斗。并提出：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回乡安心生产。话音刚落，朝鲜内战就爆发了，美国武装干涉，并开进台湾海峡，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6月28日，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这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政治家、战略家，谈起话来气势磅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教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与会者一致以掌声表示支持。

同日，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同时，“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中南海的水载着柔柔的阳光。风乍起，水面出现微波。

这里成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统帅中枢。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多次开会，决定国内恢复经济的工作不变，在全国开展“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同时，军事上作必要的准备并争取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

7月7日，中南海颐年堂，在毛泽东提议下，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聂荣臻以及林彪、罗荣恒等人到会，会议决定组建以13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

7月10日，周恩来又召开第二次会议。

7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作出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中央军委决定，抽调13兵团及所属第38、39、40军和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以及炮兵第1、2、8师等部队，共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

关于第13兵团领导的入选，林彪、罗荣恒等都认为，该兵团现任司令员黄永胜各方面的素质都不如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第13兵团部，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粟裕因身患重病，在青岛疗养不能到职。肖劲光任刚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工作上离不开。肖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也离不开。

7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供应。军委对第13兵团的领导也进行了加强和调整。7月19

日，任命韩先楚为 13 兵团副司令员，8 月上旬，任命洪学智为 13 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毛泽东时常在大幅军事形势图前踱步沉思。

图上标明：8 月上旬，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到达中国东北靠近朝鲜边境的地区。

8 月中旬，朝鲜人民军乘胜进军，解放了 90% 的国土，正向釜山进军。

毛泽东并没有掉以轻心，他头脑清醒、冷静，马上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雷英夫带着一些图表资料，前来菊香书屋。毛泽东早早等候在那里。毛泽东说：小雷，听说你们对朝鲜战争的形势有重要看法，就谈谈吧。

雷英夫迅速打开地图，谈了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理由。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边听边点头：这些判断很有道理，很重要。又说：朝鲜人民军想速战速决，把李承晚和美国人赶下海，现在看来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

毛泽东又不时提问：麦克阿瑟是什么性格？雷英夫回答说：很倔，是倔老头，好战分子。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好，他越好战，越倔，对我们越有利。

毛泽东又问：你们对战局的判断是如何产生的？雷英夫把参谋们互相争论、集思广益、最后得出一致意见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高兴他说：这个办法好，解放思想，对抗作业，这就是辩证法。你们的意见提得及时，很好。

毛泽东、周恩来商量了一会儿，决定采取三条紧急措施。一、命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 9 月底完成作战准备；二、将中国对战情的判断尽快通知朝鲜和苏联；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视朝鲜战情变化，随时报告。同时，决定：8 月 26 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一次国防会议，将情况通报给有关领导人。

8 月下旬，中央军委又决定，调华东地区宋时轮指挥的第 9 兵团（辖第 20、第 26、第 27 军）和西北地区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 19 兵团（辖第 63、第 64、第 65 军）分别集结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止台湾国民党部队登陆袭击的部署。

组成东北边防军，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战略上的高瞻远瞩，为保卫中国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为后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不出所料，麦克阿瑟于 9 月 15 日完成“仁川登陆”，不到半个月，又要打过“三八线”，狭长的朝鲜半岛上空，一场世界性战争的阴云越聚越浓。

战火日益蔓延向中国 10 月 27 日到年底，美国空军就出动 421 次、1310 架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扫射、轰炸。

1950 年 8 月 27 日，周恩来就美机侵入中国领空，向艾奇逊提出严重警告。

8 月 30 日、9 月 24 日、9 月 27 日、9 月 30 日，警告一次比一次严厉。

华盛顿却不以为然，“我们认为中国还不至于想来上一刀吧。”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中南海红墙内外，张灯结彩，锣鼓喧天，

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天安门广场，40 万人参加了庆祝大会，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登上城楼时，广场人山人海，欢呼如潮。

人们高举着自己热爱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像，向前涌动。各式各样的、猎猎飘动的旗帜，就象翻腾的海浪。

在欢呼声中，解放军炮兵出现了，绿色卡车牵引着战防炮、高射炮、迫击炮、美式的榴弹炮、日式的榴弹炮、巨大的加农炮，一辆接一辆。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来，坦克从远而近。坦克手从炮塔里露出上身，招手、微笑、敬礼。

后来是摩托化部队，卡车上一色绿的钢盔，雪亮的刺刀。

毛泽东感慨万千：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陆军，还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

这时，朱德正向全国武装部队发命令：“进行充分的准备，加强国防建设，为解放全部国土而奋斗，为捍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同一天，上海、南京、福州、杭州、青岛、沈阳、武汉、重庆等地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阅兵式。

离北京数千里的西安，22 万群众也在新城广场敲锣打鼓、欢大喜地地庆祝。彭德怀出席了庆祝大会并检阅了游行队伍。他还充满信心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国各族人民有了空前的大团结。我们相信，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一定会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这时的彭德怀考虑着西北 3 年建设落实问题，他并未预料到，北京正在酝酿着一个重要的决策。刚卸战袍的他又不得不率师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中。

入夜，北京的国庆焰火刚刚熄灭，欢庆的人们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已经在充满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峻局势。聂荣臻向大家通报：这一天，李承晚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一天，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我，联合国军总司令，要求你（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你指挥的军队，接受由我委派下的军事监督。无论在朝鲜什么地方，立刻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中央领导人讨论通宵，一直到天朦胧亮，方才散会。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打，还是不打，他左思右想，不能入睡。

毛泽东经历了 22 年的战争生涯，他刚刚用小米加步枪，把用美国的飞机加坦克武装起来的蒋介石赶下海。但是作为直接交战对手，双方都是陌生的。

他认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手中拥有原子弹，目前，敌人正向鸭绿江边北进，直接危及中国的安全，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服过 3 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觉，又从床上爬起来，一支烟接一支烟地吸，一杯茶接一杯茶地喝。

10 月 2 日凌晨 2 时，他给高岗、邓华发去急电：“（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3）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

出动即行电告。”他建设新中国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打断了。此时，他已经下定出兵朝鲜的决心。

聂荣臻后来回忆：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定下来要打。决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须争取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这种伟大的革命胆略和真知的见，不是对党、对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具有坚强的信心，是作不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

10月2日15时，颐年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以及刚刚赶来的高岗继续开会。

毛泽东先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发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你再看看。

大家各抒己见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绝对信赖和崇敬，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他们眼中，毛泽东身上蕴藏着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一种能够改变世界、改变历史的力量。

毛泽东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认为：他同时还具有能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因缺觉和疲劳而眼睛泛红的毛泽东，坚定地宣布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决策：“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出兵入朝时间定在10月15日。

出兵参战的决策确定后，毛泽东考虑到中国参战后战争形势可能发生变化，就提出了必须作两手准备的战略思想。他说：“既然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毛泽东轻轻地吐出一口烟雾，继续说：“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國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是歼灭其第8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毛泽东设想了最坏的结果：“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毛泽东在兵力使用上决定：“将预先调东北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

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除上述 12 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 24 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着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会议至 3 日清晨结束。毛泽东提议，将中央的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电告斯大林。

安眠药终于起了作用，毛泽东终于睡着了，菊香书屋内传出均匀的鼻息声。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睡觉。他于凌晨 1 时，紧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传达一个口信：美国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

总参谋部作战室的灯光也彻夜未熄，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工作重点就移向抗美援朝。

代总长聂荣臻感到相当累。他要根据前线的敌我态势，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时，为毛泽东代拟作战电稿，待毛泽东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他很快就想到要保护好鸭绿江大桥，这是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保护好这座大桥对志愿军入朝参战是至关重要。这时，参谋人员送来东北边防军给总参谋部的电报，请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江南朝鲜境内保护大桥。聂荣臻毫不迟疑地认为还是派出好，马上就执笔起草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以待最后批准。

10 月 3 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庆活动的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献旗、献礼致敬。之后，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和吉林延边朝鲜族文工团联合翩翩起舞，抒发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

毛泽东观看时很激动，对坐在前排的著名诗人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柳亚子遂即席赋《浣溪沙》，“用纪大团结之盛况，”呈献毛泽东：“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骄阗？良霄盛会喜空前！”毛泽东“步其韵奉和，”写下《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并以浩翰的气势表达了新中国各族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辱的坚强意志。

（2）征衣方解的彭德怀又临危受命。

1950 年 10 月 4 日下午，北京，一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过早地枯黄了。

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快地驶进西直门。彭德怀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着这座具有独特风貌的历史古城：街道都是笔直的，将城市分割成许多规整的方块儿；街道两旁是一些更为窄小的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似牛毛”。灰色的四合院构成了城市的主体，使城市缺少艳丽的色彩，显得古朴而幽静。

汽车从西单牌楼向左拐，就行驶在长安街上。这条 7 米宽的石板路上，

身着新衣的人们熙熙攘攘，大家脸上都焕发着朝气，两旁的建筑张挂着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彭德怀感慨万千他说：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年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他意犹未尽他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哩！当时真想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就是前线离不开呀！

说着，汽车开进中南海。彭德怀从车内看到，劳动大军正在栽种兵荒马乱时期被砍倒的杨柳，清理野草丛生的花坛，修复破旧不堪的建筑。中南海，这个新设立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正进行着一次较大的整修工程。

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赶忙下车，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6时了。他快步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从西安赶来，都站起身来并和他握手。

彭德怀感到，毛泽东握着他的手时特别有力。毛泽东用浓重的湘音说：老彭，你来得正好。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了，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问题，大家正在发言，请你也谈谈你的意见。

彭德怀点了点头，坐了下来。他猛然发现会场内的气氛非常严肃，使人感到不同寻常。

这天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马上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没想到是赴京讨论出兵入朝的问题。风尘仆仆赶来的彭德怀更没想到，这次是毛泽东亲自点他的将。

当时毛泽东有没有考虑派别人挂帅呢？粟裕确实有病。他是湖南会同人，颇有军事才干，很受毛泽东赏识，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南京市市长，但一直在青岛病休。前些日子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封信，谈到病情很重。

毛泽东回信：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林彪也称有病。在10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透露：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会怎么样，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然而，朝鲜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派兵援朝迫在眉睫，志愿军选将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熟读《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毛泽东正在为选将绞尽脑汁时，突然，有两句诗浮现眼前：“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

毛泽东与彭德怀不仅是湖南湘潭的同乡，而且共同南征北战了20多年。彭德怀于1928年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5军。他率领部队上

井冈山，从此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东征。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历任军长、军团总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等，指挥了延安保卫战等，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解放了大西北。

彭德怀屡建奇功，捷报频传。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宁夏、甘肃的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骑兵追击上来。彭德怀亲赴前线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制订方案，设下伏兵。21清晨，一举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人仰马翻，这是万里长征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不胜欣喜，当即挥笔写诗送彭德怀，称赞他的指挥才能：“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到诗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送还毛泽东。

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个黄昏就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粉碎敌人将解放军歼灭于陕北的计划。

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又将这首诗写给彭德怀，后一句依然是“唯我彭大将军”。

1965年9月，毛泽东还曾对刘少奇、邓小平说：“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绩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么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彭德怀的名字。”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肺腑之言。

毛泽东从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久经考验的一位敢于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会议集中讨论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是老彭最合适。

与会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异议。并决定通知尚在西安的彭德怀马上赴京。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

此时，彭德怀在后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因为赶路而沁出的汗水闪着晶亮的光，那宽阔的额头，粗重的眉毛，厚实的嘴唇，还有布满钢针一般坚硬胡茬的下巴，构成粗旷的线条。

这张士兵和将军都感到熟悉的脸，表情总是威严、沉着、自信。

人们平时难得见到他笑。生气时，他还骂人、训人。但人们见了他，并不感到生畏，而是尊重。

他在静静地旁听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人的发言。

毛泽东正让大家着重摆出兵朝鲜的不利条件。

与会者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

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之前一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还不了解全部情况，对于这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但是，他内心想的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

散会后，彭德怀住进了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出的北京饭店。当晚，他躺在松软的沙发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他以为“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干脆就搬在地毯上，还是睡不着。

他辗转反侧，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又怎样显示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

彭德怀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他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头天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没有推倭。他说：“临危受命，怎么好推诿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0月5日下午，颐年堂，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讨论。

一向快人快语的彭德怀站起来表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

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短短几句话，掷地有声。

聂荣臻回忆道：“彭德怀 10 月 4 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 10 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定在 10 月 15 日。

10 月 6 日上午，中南海，彭德怀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志愿军入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名义出兵。后征求了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周恩来说。

黄炎培摇着头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周恩来问：“怎么是师出无名？”“‘支援军’那是派遣出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哦，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两个大字：“志愿”。接着说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这样产生了。

10 月 7 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传来。

10 月 8 日，毛泽东正式发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 13 兵团及所属之 38 军、39 军、40 军、42 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 1 师、2 师、8 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的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

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同一天，毛泽东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请他派人立即前往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晤。

1950年10月8日上午，彭德怀乘飞机到沈阳。金日成派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来到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谈，朴一禹转达了金日成要求志愿军迅速出动的意见。

同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飞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

邓华一见面就说：“欢迎彭总，有你任司令员，我们的仗就更好打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

邓华是湖南郴县人，1928年加入红军，出席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担任第4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组成时，先是13兵团司令员，继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彭德怀又和洪学智开着玩笑。

洪学智也是一位1929年从戎的老红军，安徽金寨县人，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时，他是15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是邓华点名让他担任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后来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会场设在东北军区招待所会议室。

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13兵团司令员邓华，东北军区13兵团其他负责人及所属的各军军长、政委等。

邓华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以及对彭德怀的任命。

然后，彭德怀开门见山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彭德怀要求各军克服困难，在几天之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彭德怀的外表是从容的、自信的，然而，他的内心并不轻松，他的肩头挑着关系到十几万官兵生命的重担。

在会议上，各军负责人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会议还在进行中，9日11时彭德怀和高岗就急电毛泽东说：高射武器全军仅有一个团共36门，不能掩护数百门重炮放列，请由广州或其他军区再调一个团速来东北应用。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及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以保初战获胜。彭德怀和13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等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部署方案后，10日致电毛泽东说：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不充分，对美帝坦克尤其空军顾虑很大。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顾虑更大。请设法速调一至两个高射炮团。安东、辑安两铁桥无任何高射设置，战斗开始两桥将完全毁坏，交通亦将发生困难。按你预定指示15日出动，20日至迟22日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集结下述地区，相机适时歼敌一部。40军集结云山，42军在孟山、德川，39军在熙川，38军在江界，炮兵司令部率两个师集结前川，另一师

集结北镇、温井。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 11 日回电同意：10 月 9 日 10 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 10 月 14 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3）志愿军出兵推迟 4 天。

10 月 11 日黄昏，彭德怀抵达安东。

苍茫的暮色中，安东的马路上随处可见美机轰炸的弹坑，商店的橱窗玻璃上贴起横七竖八的、用以防空的纸条。

夜幕降临后，这座边境城市实行着灯火管制，人们可以点灯，但必须用厚厚的窗帘把窗户挡起来，街道上一片漆黑。使人越发感到战争空气的重压。

江边源源不断地开上来许多部队，有扛着机枪的步兵，有与炮车并进的炮兵，有披着伪装网的战马……。这么多部队集结，却听不到喧闹的声音。

彭德怀不顾连日疲劳，立即前往鸭绿江北岸察看渡江地点。他仁立在江边堤岸上，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

前一天晚 2 时，彭德怀深恐 8 日在沈阳与朴一禹的匆匆会谈，内容不够详细具体，急电请示毛泽东：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晨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

一直等到 10 月 12 日晚 20 时多，彭德怀才收到毛泽东这样一封电报：

（一）10 月 9 日命令暂不执行，13 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彭德怀看了电报，双眉紧蹙，目光冷峻。他当天深夜就匆匆赶赴北京。

原来，彭德怀的电报刚刚到北京，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10 月 10 日，毛泽东也收到了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看出完全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所以中苏两党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同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没有一定的必需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是不行的。在志愿军出国之前，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为志愿军调拨补充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一面积极向苏联订购武器，并明确由苏联空军负责掩护。

10 月 2 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毛泽东当即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做好准备。毛泽东特别强调：“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 1 个军（2 个步兵师及 1 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及高射炮在内，共有 7 公分至 24 公分口径的各种炮 1500 门、而我们的 1 个军（3 个师）只有这样的炮 36 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 1951 年 2 月才有 300 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 1 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 4 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 4 个军对付敌人的 1 个军）和 1 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 2200 门至 3000 门 7 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火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 1500 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 1 个军。”10 月 8 日，毛泽东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时派遣周恩来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9 日，周恩来飞抵

黑海边的一个度假胜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等候在那里。

会谈主要协商在志愿军入朝时，苏联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支援志愿军，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令人吃惊的是，斯大林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有所变化。表示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无法出动。

会谈直到 10 日凌晨才结束，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

10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眉头紧皱。他又收到彭德怀发来的准备 11 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他掂着这两份电报，两眼目光炯炯，漾出一种士兵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那种锐气。他决定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德怀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13 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是一个敢于逆流而上、顶风破浪的人，他为自己内必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驱使，会做出惊人之举。

20 年代，毛泽东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每逢夜间有雷雨，就脱得一丝不挂，迎着风雨向山上跑。石头扎破了脚也不觉得痛，只管向前奔跑。大地就在脚下，仿佛他就是整个世界，边跑边狂喊。毛泽东为什么脱得一丝不挂，发疯了吗？不，他是苦苦锻炼自己，磨练意志，随时准备去征服世界。

许多年后，跨入古稀之年的毛泽东，放眼世界，抚今追昔，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此时，毛泽东微微一笑，嘴角朝下弯去，嘴唇两侧现出两道自信的纹络，他毅然地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我们仍按原计划出兵援朝。

政治局决定刚作出，毛泽东就给周恩来发去了如下电文：“（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从不认输，从不在任何压力下认输。他充满自信他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 6 亿人口，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

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商谈一天，重新研究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毛泽东确定，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动，先头军步行200公里至德川需7天，休息一两天，可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即要到10月28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彭德怀到德川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进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他们分析当前的军事态势是，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果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为着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他们决定还是出发26万人（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10月16日上午，彭德怀从北京飞回安东。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寒风已经开始呼啸，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准备度过漫长的冬天。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人们大都围坐在家中暖融融的火炉边，从不出门。大街上，有几个生活艰辛的小贩，他们坐在燃烧着木炭的火盆边，叫卖着熟栗子和米花。过往行人很少，偶尔见到几个顾客匆匆买点小吃。大风卷起地上的尘土，吹到人们身上。

16日，彭德怀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宣布了党中央、毛泽东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

彭德怀显得极为疲倦。他是乘了一架没有暖气的飞机返回安东的，有些感冒。

他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其走狗李承晚伪军，全力向朝鲜革命人民疯狂侵略，现已越过三八线，敌人正用一切力量，继续向北推进。目前朝鲜战局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的劳动人民遭受侵略，而且处于很严重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中央经过反复讨论，慎重考虑，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策，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的。

他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东西临海的特点，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

他针对出国作战的新情况，特别强调：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

做，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彭德怀最后强调对入朝作战要做相当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 13 兵团司令部研究渡江方案。

10 月 17 日，彭德怀和高岗飞回沈阳，正与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人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问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一）先头两军请准备于 19 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18）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10 月 18 日清晨，彭德怀、高岗再次乘飞机返回北京。

这时候，朝鲜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17 日，麦克阿瑟命令美第 8 集团军和美第 10 军向北疾进，直到鸭绿江边，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以坦克为先导，正向平壤发起了总攻。

几条指向中国沈阳的粗大而醒目的进攻箭头，已不再掩饰地出现在五角大楼的军事地图上。麦克阿瑟的发言人扬言：“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由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拟发了给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贺晋年的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 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晨 4 时即停止，5 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 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 月 18 日 21 时。”

第三章 鸭绿江大军夜渡 清川江旗开得胜

（1）没有锣鼓，没有鞭炮，志愿军悄无声息地过了江。

1950 年 10 月 19 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拂晓，北京城还沉浸在梦乡中，几辆汽车从寂静的长安街急驶而过，车轮碾在路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坐在车内的彭德怀、高岗昏昏欲睡。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入朝作战的方案，彻夜未眠。汽车到达西郊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

9 时，飞机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赶到东北军区司令部。彭德怀郑重他说：从今天起，我国就开始进入战争状态。这次志愿军入朝作战，可比辽沈战役的规模大得多，任务要艰巨得多。过去我们在国内作战，物资弹药主要靠敌人供应，现在是靠我们自己，东北地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你们要紧急动员，全力以赴。

当天下午，彭德怀和高岗飞到安东，这时，各部队正待命出发。彭德怀到了招待所，来不及进屋，就在院子里向 13 兵团领导人传达了在北京研究的作战方案。

彭德怀匆匆看望了部队。

这是一个冷风夹杂着细雨的日子。

飘飘荡荡的云雾象厚重的幕布，紧裹着鸭绿江，更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志愿军大军已经在江北堤岸上集结，此刻，他们格外依恋自己祖国的土地。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久前还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用自己粗大的手垦荒，汗水流进了黑色的沃土。一位四川籍士兵说：我们四川啥子都有。人称天府之国，真是个顶好的地方。一位云南籍士兵夸耀：我们云南的冬天和这个朝鲜不一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作什么都便易。一个东北籍士兵说：冷算什么。俄们那里煤炭用不完，山上到处是木头，保险冻不着。来自太行山的士兵怀念自己家乡的柿子。山东籍的士兵夸奖“二十个茧缫一两丝”的山蚕。祖国的一切都使士兵产生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忍不住地心里默念着：“再见吧，亲爱的祖国！祝福你的儿子们旗开得胜吧！”士兵们看到清清的江水，便摘下搪瓷茶杯，顺手舀了一碗，先尝了一口，江水甘甜而清凉，沁人肺腑，接着便一仰头，贪婪地一口气全灌下去。这是祖国的水呵！

一些士兵忙忙碌碌地拉起横幅标语。不少部队就地开了动员大会，有位士兵站在江边写了一首诗：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的关系。

不少士兵的决心书都写着“保卫和平，保卫国家，就是保卫家乡”和“打败美帝野心狼”等豪言壮语。一名连队的初级军官麻扶摇听了心情很激动，也在本子上写了“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特别是原准备回家结婚的士兵和几名新婚不久就参军的东北籍士兵，都决心“援朝胜利再回家”。这些普通士兵的情怀，使他脑海里现出了“中华好儿女”几个大字。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一份诗歌形式的《决心书》，在出国作战誓师大会上宣读：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新华社记者陈伯坚正在集结的部队采访，热情肯定了这首诗，并建议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以表现英雄气概；把“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以增强读音脆度。他将这首诗引用在他的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位战士的谈话》，作曲家周巍峙从报上摘出这首诗，谱上了曲子，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打败美帝野心狼》，当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首歌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彭德怀非常喜欢这首歌。

东北的夜幕降临得格外早，不到17时，已看不见灯光，看不见闲杂的行人。

19日17时半开始，部队开始过江，队伍像一股铁流似地涌上鸭绿江大桥。在这和祖国告别的时刻，士兵们都士气高昂、精神百倍。祖国慢慢地在他们背后了。

桥下，江水缓缓地流着。阴沉沉的天空中，只有阵阵入冬的寒风轻轻袭来，掠过江面。

此刻，从司令员到士兵，每个人都心潮起伏。有的士兵在数着这座桥有多少步长，——中国到朝鲜不过1500步的距离。

从这一夜起，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分3路先后渡江。第40军由安东过江，第39军从安东、长甸河口过江，第42、38军由辑安渡江。第50、60军也随后过江。

部队都是在黄昏开始渡江，拂晓停止。

一连几天，部队源源不断地往上拥，如潮水般泻出去，鸭绿江沸腾了。但是，敌人却一无所知。

这一天，毛泽东发电报给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负责人，告知：“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毛泽东还批准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

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这天傍晚，大部队出发之前，彭德怀在鸭绿江边与前来送行的高岗等领导人匆匆握手告别。他仍然身着从西安穿来的旧粗呢子黄军装，率先跨过鸭绿江。

汽车进入朝鲜国土，彭德怀猛然招呼停车，将头伸出车外默默地向大桥北方了望片刻。

那边朦胧的村庄，飘荡着缕缕的炊烟，连绵的群山上，点缀着苍郁的松林。他是想再望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是望一眼这随时可能遭敌机炸毁的鸭绿江铁桥呢？或是了望随后渡江的志愿军先头部队呢？他没说一句，即命令司机“开车”！

汽车在雨雪中抵达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市区一片黑暗，没有行人。汽车停在一条十字路口。这时得知：今天敌人占了平壤，现在金日成已撤离德川。彭德怀立即把五万分之一的朝鲜地图铺在地上，拿过蜡烛来仔细查看。根据朝鲜人民军的现状和敌人进攻的速度，他估计志愿军过江后，难以抢占平壤到元山的原定的防线，可能要在德川、宁元线以北和敌人打一场遭遇战。

(2) 毛泽东 8 天内给朝鲜前线发了 29 封电报。

10 月 20 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毛泽东时而审视着军事态势图，时而对总参谋部代拟的作战电稿，看得很细，很慎重，经他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从决定出兵至今，朝鲜战场形势变化得出人意料，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

民族将这样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肩头，他不会被压垮，但深深感觉这副担子的真正分量。

10 月 14 日，他和彭德怀还分析判断：“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

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他们没想到敌人北犯甚快。

10 月 19 日，志愿军出兵渡过鸭绿江，美军同时占领平壤。20 日，美空降 187 团在平壤以北实行空降。入朝的美军地面部队有 3 个军 6 个师 12 万人。麦克阿瑟坐着飞机飞临朝鲜战场上空视察，并扬言要在“感恩节”(11 月 23 日)前结束战争。敌人急速进攻，志愿军先敌到达预定地区组织防御已不可能，迫使毛泽东不断改变战役决心和部署。毛泽东没想到他们前进的

这么快，不过对手也没想到中国已经出兵。

为了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毛泽东事必躬亲，电文频繁。

10月21日：2时半，3时半，4时，20时，他一天中给彭德怀发了4封电报。

10月22日：7时，9时，两封电报；

23日：未记时，7时，14时，17时，4封电报；

24日：8时，17时，两封电报；

25日：未记时；6时，6时，6时半，17时，5封电报；

26日：2时，4时，5时，14时，16时，23时，6封电报；

27日：10时，22时，未记时，3封电报；

28日：11时，16时半，20时，3封电报。

这8天，192个小时，毛泽东共给朝鲜前线发去29份电报。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

所有这些电报都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而除了这些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外，他还要处理别的事务。8天之中一共是38份电文、批示。

20日，毛泽东彻夜未眠。次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毛泽东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凌晨3时半，电告彭德怀放弃原来的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他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凌晨4时，东方已经透出一丝鱼肚白，天空一片苍茫。毛泽东辗转反侧，仍然没有睡意。他一跃而起，在柔和的灯光下，伏案起草电文，嘱咐彭德怀：“隔断东西之敌。”毛泽东对兵法的研究有深厚的功底。他在运筹帷幄时，能够大胆实践。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开始打仗时，并没有读多少兵法书，更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指挥的，主要的是靠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他说，直到1936年，他写《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书时，才逼着他研究了一些资产阶级军事学，也研究《孙子兵法》。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法的研究、对自己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在战争中不断探索，不断提高的。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毛泽东一贯重视的战术。

23日7时，毛泽东为了达到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致电彭德怀等人时强调：“我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23日21时，毛泽东给彭德怀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

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 2 个 3 个甚至 4 个伪军师（伪 3 师将随伪 6 师后跟进，伪 1 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 6、7、8 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 1、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军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第三，如果美国再调 5 个至 10 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这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轰炸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也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战术。

毛泽东谈《宋史》时，在批注中两次称赞契丹善于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批评宋太宗“总不省”，“不知兵”，不是契丹的“敌手”。

23 日 14 时，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说：“请速令 40 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荫蔽集结，以一部控制熙川，不要去云山、宁边与敌过早接触。39 军即在龟城地区集结，亦不要去泰川。该两军侦察部队不要到定州、博川、宁边、球场去了。要注意避免和敌打响，要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诱敌进入，利于歼击。38 军应迅速前进。”中南海一直和朝鲜前线保持热线联系。

10 月 25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邓华的电报中说：

“（一）敌已开始发现我军。昨（24）日夜伪某部称：敌主要为八路军，企图经云山、温井山路，集结北镇，又空军夜间侦察报告称，敌军车辆正自江界络绎南下等语。估计今明两日被敌发现必更多。

（二）请考虑于明（26）日或 27 日，先抓住一两部敌军围攻，不使逃脱，吸引敌主力增援。是否妥当，请酌定。

（三）伪 1 师确到宁边、龙山，请告 39 军注意抓住。伪 7 师主力尚在江东。”25 日，彭德怀命令 40 军尽快通知先头部队立即停止前进，就在温井以西准备一个“口袋”，消灭进攻北镇的敌人。118 师接到命令后，是一片沉静，没有通常那种接受命令后表态和保证。这是出国后的第一仗，其胜负的影响，不能不使大家陷入深深沉思中。

118 师师长邓岳思考了足足十几分钟。他是湖北麻城人，1930 年入伍，身经百战，他终于打破了沉寂，果断他说：我看，这个仗可以这么打。他指着地图说：敌人沿温井到北镇的公路冒进，我们的部队恰恰在沿这条线的北侧宿营，我们可以依托这东木山下的若干高地，居高临下，趁敌人还未发现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邓岳看看手表，说：现在已经是凌晨 4 点钟，部队大的调动来不及了，这个仗就要 354 团打。

战斗部署决定后，指挥所里忙着下达各种战斗命令，一切情况都证明彭德怀的估计的正确。

就在这一天，早晨 7 时，晨雾刚刚散去，云山至温井公路上就响起了马达声，志愿军 40 军 120 师 360 团首先与北犯的李承晚军队伪 1 师交火。

10 时许，伪 6 师一支车队如入无人之境，沿着温井至北镇的公路直开过来。

轰！轰！公路响起一阵爆炸声，地雷响了。敌人的汽车竟没炸翻，车连停也没停一下，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看来，他们把这地雷的爆炸，只不过当作朝鲜人民军小股部队的阻击。他们想不到会有新的对手将和他们较量。

这时，又传来了一片沉重的马达声，敌人大队人马在公路上出现了，前面是满载步兵的 7 辆卡车，紧跟在后面的是两路纵队的步兵行列，后面又是吉普车、卡车、炮车……。

突然，激烈的枪炮声响起了，志愿军 40 军 118 师 354 团展开了火力袭击，353 团给予了配合。汽车停止了，车上的敌人纷纷跳下车来，并且立即向路边的一个小山包奔去，抢占制高点。志愿军士兵扑得猛，跑得快，抢上山头时，敌人还在离山头 30 多米的山腰里爬哩！他们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甩，把敌人打得昏头转向，地上躺着一大片敌人的尸体，活着的敌人回头就跑，有的竟滚下山去。

后面的敌人见势不妙，企图掉头就跑，又被拦截。志愿军士兵如猛虎下山，吼声震天，刺刀闪着寒光，战斗进行到下午 14 时，这个被敌人誉为精锐的伪 6 师 2 团加强营全部被歼灭，共击毙 500 余人，缴获汽车 30 多辆，美国上校顾问赖勒斯被擒。

当晚，118 师、120 师乘胜占领温井。这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 1950 年 10 月 25 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

25 日 21 时，彭德怀致电军委，称：“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 1 个团和 2 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这封电报很快摆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用餐时，毛泽东一言不发，边吃边沉思，似乎在考虑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饭后，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径直走到挂满墙壁的地图前，在地图上来回扫描着。一会儿，转身说：“好事多磨，恐怕又要改变计划哩！”他马上草拟了给彭德怀的电报，赞同抓住战机、分途歼敌的方针：“10 月 25 日 21 时电悉。

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伪 1、6、8 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26 日，毛泽东获悉，伪 6 师 7 团占领了鸭绿江边的楚山。这是敌人第一次到达中朝边境。他们向对岸的中国领土射击。

兵临国门，毛泽东于 28 日 16 时半，给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的电报指出：“10 月 28 日 8 日才电悉。

（一）庆祝你们的初战胜利。

（二）目前全战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之伪 7 团，不使逃脱，如此则伪 1、6、8 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 3 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迅猛有力，保证歼敌。”这是一着胜棋，毛泽东已经嗅到胜利的气息。

28 日晚，志愿军开始行动。40 军主力当晚即向温井以东之敌发起了攻奋，激战至 29 日晨，将伪第 6 师两个营、伪第 8 师两个营共 4 个营大部歼灭，随后继续向南突击。

29 日下午，39 军已从东北、西北、西南 3 面对云山之伪第 1 师构成了包围，围而不歼，吸引敌人来援。

29 日午夜，40 军 118 师向伪 7 团发起进攻，将其大部歼灭。毛泽东非常高兴。

（3）中美军队首次交火，一个神话破灭了。

10 月底，东京，6 层楼的第一大厦。这里可以俯瞰日本天皇的宫殿，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是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大楼。

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对来自朝鲜的报告不相信，鸭绿江以南出现了共产党中国的军队？真令人难以置信。

与大多数西方人一样，麦克阿瑟轻视中国军队。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军队都是乌七八糟的。所有记载中国历史的著作统统说明了一个事实：几百年来，中国军队从未战胜过第一流的外国军队。麦克阿瑟甚至希望，中国军队会撞到他的枪口上。“我每晚为此而祈祷。”情报部门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大量汇集在中朝边境，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打算介入战争。他们认为，中国一旦这样做，将会被立刻发觉，美国远东空军的侦察能力是举世公认的。麦克阿瑟对空军的优势沾沾自喜。

几天后，情报处长威洛比在一份分析中，仍然说中国人的干预是“潜在的”，而非现实。

威洛比的结论是：“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由于节节胜利的美军师全面投入战斗，因此，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麦克阿瑟吸着玉米芯烟斗，点头称是。

就在他悠然自得的时候，在朝鲜前线指挥作战的美国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克报告：在朝鲜云山，遭到了“组织有方、训练有素的生力军，其中一些是中共部队”的伏击。

他缺乏食物、弹药，缺乏一切。美军已停止进攻，撤到清川江一线。

麦克阿瑟从军事地图上好不容易才找到“云山”。

云山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周围群山连绵，是一个仅有千户人家的小城。

美军骑兵第 1 师第 8 团和伪军第 1 师第 12 团重兵云集。美骑兵第 1 师是华盛顿时代建立的开国“元勋师”，至今仍保留着“骑兵”番号。不过，他们现在不再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而是一支机械化部队了。它建军 160 年从来没打过败仗，是美国的一张“王牌”。

云山战斗是中美军队的首次交战。

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后来描述了：中国人开始向云山运动。夜幕降

临前，中国人已经包围了云山，并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包围了第8骑兵团。

下午16时左右，大批中国人在云山北部运动，这次还带着前所未见的武器——装在卡车上的四管同时发射的82毫米火箭筒。中国人开始进攻时，用特大号的铜军号吹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可怕声音，哨子吹得尖厉刺耳，看来这不是吓唬那些蜷缩在狭长战壕里和躲在树后的美国兵的，而显然是给中国部队发信号。夜幕降临时，中国人加强了攻势，到午夜时分，韩国第12团彻底覆灭；其大部分士兵被击毙或被俘虏。

第8骑兵团第3营接着又成为中国人的牺牲品。11月2日清晨，当中共军队切断它在云山东南面的退路时，该营陷入重围。该团的另外两个营——第1营和第2营——竭尽全力突破路障，尽管损失惨重。然而第3营却没有这样运气。

筋疲力尽的士兵睡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车厢上和散兵坑里，等候撤退的命令。但一连中国军队偷偷越过了警戒线，哨兵把他们当成了韩国军队给他们让路，和他们握手。突然间，军号声响彻了寂静的夜空。一个士兵后来报告说：“有人唤醒我，问我是否能听见一群马在奔跑。……接着传来了军号的滴哒声，但离得很远。接着有人吹起了哨子，几分钟后，我们这一带就打成了一片火海。”希尔中尉好象是在作梦，“我当时听到一阵军号声和马蹄奔驰声。接着，一群模糊不清的人影好象从天而降，并马上向他们所发现的任何人射击和拼刺。”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受伤几个小时以后便死去了。

鉴于该营的伤亡情况和中国人的兵力，第3营生存的唯一指望是外部的救援。但这是不可能的。11月2日白天，第5骑兵团试图进行救援，动用了飞机、坦克、重炮，但军官们很快认识到，他们无法突破中国人的封锁。战场上空弥漫着厚厚的烟尘。在当天下午的一场激战中，该团这两个营的救援尝试使其损失了350人。团长被击毙。

当天早些时候，军团指挥官米尔本将军在距前线仅数千米的一个寂静的洼地里，会见了第1骑兵团的指挥官盖伊将军。军事指挥最残忍的要求之一是为拯救多数而牺牲少数。他离开了人群，沉思冥想了片刻，然后作出了决定：任何救援第3营的企图大概都会徒劳无益，而且可能会给整个军团带来危险。

命令就这样下达了。救援的企图已被放弃；被包围的第3营现在是孤立无援了；如果它想幸免于难，就必须孤军奋战。

第二天，即11月3日，磷燃烧弹的猛烈轰击使该营意识到，中国人的最后攻击开始了。为了生存，第3营的人丢下大约200名受伤的同伴。

逃出去的人为了避开中国人，整整一夜都冒着萧瑟秋雨行进——确切他说是爬行。然而他们并未成功。有好几次，他们都认为已经溜出了中国人的防线，但中国人仍在不断出现，11月4日，他们再度被包围。大部分人在日落前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第8骑兵团的第3营不复存在了。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中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

“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麦克阿瑟不敢相信，在中美军队的第一次交锋中，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之大部被志愿军39军8个步兵团以劣势装备歼灭了。美军被歼人数达1840余人。

麦克阿瑟对华盛顿说，他的部队现在“必须由进攻转入防御”。他补充了下面这些很快就出了名的话：“投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而

且数量在继续增加。打着志愿或其他旗号进行小规模支援的任何借口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完全新型的战争。”云山之战以后也引起日本军事家的兴趣和称誉。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将这个战例作为模范战例，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作为军官的基本教材。该书说：对中国军队来说，云山战役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尽管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了解，“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4）彭德怀勃然大怒：我斩马谲的本事还是有的。

大榆洞，朝鲜四大金矿之一。

彭德怀 24 日到达这里。

在南北两座大山之间，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靠山挖了一些洞，洞内纵横相通，可以住人，只是太潮湿，就在洞口搭了一些木板棚子。彭德怀住在一个铁皮顶木板小棚里。棚子里一股寒气，板壁缝隙间冒着一股股白雾，凝着冰霜。地下一条小水沟，流着从山洞里淌出来的一股污水。屋子里唯一的家具——一张行军床，就放在水沟旁边。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住宿、办公的地方。

11 月 2 日，彭德怀一直背着手，全神贯注地看着地图，地图上标满了表明敌我双方态势的小旗。

当解方报告第 38 军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切断敌人向清川江退路时，彭德怀勃然大怒，这是彭德怀入朝后第一次发那么大脾气，他严厉说：那里敌人空虚，为什么慢慢腾腾，为什么这样迟缓？为什么因小失大，贻误战机，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违犯军令的人！我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谲的本事还是有的。

原来，云山战斗运筹的同时，彭德怀判定清川江以北敌人只有 5 万余人，且处于分散状态之中，志愿军则可集中 10 至 12 个师，12 至 15 万人作战，是敌人的两到三倍。因此，决心采取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首先消灭伪第 8、第 7、第 1 师，然后，再看情况歼灭美英军。

10 月 30 日 9 时，彭德怀把这个想法电告毛泽东。

10 月 30 日 20 时，毛泽东复电：“你们的部署是很好的。我方对敌人数量、位置、战斗力和士气等项均已明了，我军已全部到齐展开，士气高涨；而敌人对我方情况则至今不明了（只模糊地知道我军有 4 万至 6 万人）。因此，你们以全部歼灭当面敌人伪 1 师、伪 7 师、英 27 旅、美 24 师及美骑 1 师一部及伪 6 师、伪 8 师残部为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 38 军全军及 42 军 1 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在战役发起前，彭德怀命令第 38 军歼灭熙川的伪 8 师，但 38 军先头部队赶到熙川后，把熙川的伪军误认为美军，未及时展开攻击，以致迟至第二天主力赶到发动攻击时，敌人已南逃。

志愿军司令部，空气似凝固一般。大家面面相觑，都为第 38 军的失误而痛心。炮筒子脾气的彭德怀按捺不住心中的气恼，走出了木棚，布帘被他掀得“呼啦”响。

“我们 3 兵团的仗，不是这样打的！拖拖拉拉，什么作风？”彭德怀问杜平：“33 军军长梁兴初作战指挥怎么样。”杜平了解，梁兴初是江西人，1930

年参加了红军，从班长一步一步升任军长，南征北战，劳苦功高。杜平说：“梁兴初是个好同志，在东北作战勇敢，身上多次挂彩，第四野战军的首长表扬过他。这次可能是对新的敌人不摸底，指挥上有些犹豫。”“我看是右倾！”熙川扑空后，10月30日晚，彭德怀命令该军以主力向球场发起攻击，务于31日或11月1日拂晓前进占球场以南院里、军隅里、截断敌人南逃的退路。

第38军能够胜利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志愿军就有可能各个歼灭清川江以北的敌人。

此举关系重大，仅11月2日，毛泽东3次电示彭德怀等人。

3时，毛泽东电：“美2师本日从平壤及其以南地区向北移动，请告38军注意控制安州、军隅里，阻止该敌北进。125师迅速以一部由德川向顺川、成川等处活动，威胁平壤。”19时，毛泽东电：“请注意使用38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构筑坚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2师北援兵力及伪6、7、8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125师则控制德川据点及顺川、元山间铁路线。我39军、40军、66军及50军主力，则担任逐步地各个地歼灭清川江以北以西之敌伪1师、美骑1师、美24师、英27旅等部，能干半个月达成任务，即是很好的。”22时，毛泽东再次电告：“全局关键，在于我38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割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但是，第38军接到彭德怀10月30日晚的命令后开始出动，当他们11月2日赶到院里地区时，沃克感到翼侧受到严重威胁，开始全线撤退，并以伪第1师，美第2师及部分伪军掩护，迟滞志愿军突击。他们全部是机械化部队。

11月4日，敌军主力已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并占领了沿江有利阵地。志愿军徒步追击，粮弹所剩无几。

11月4日15时，彭德怀心情沉重地致电军委：“朝北反攻战役已结束，因38军攻军隅里过迟，66军将深入龟城以北之美24师后路未断绝，致使该敌安全逃脱。此次出兵朝鲜，政治动员未普遍深入，对空顾虑亦甚大。消灭之敌仅6至7个团。但此役胜利，对稳定朝北人心，使我军站稳脚，坚持继续作战，是有意义的。因消灭敌人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美、伪军还可能重新组织反攻。我军很疲劳，道路狭窄不易错车，且白日不便行动，夜间不能开灯，粮弹运输困难，且冬寒将至，早晚有时已降雪，房屋既小又少，部队长期露营，难于保存战力。根据上述情况，拟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方针。具体工作：恢复疲劳，总结经验，继续动员，修宽公路，加强运输，储存粮弹，备雪深时支用。利用大山深沟荫蔽处，掘窟洞，打土坑，糊泥棚，解决住宿。准备一切必要干部和数营兵力，配合朝鲜人民军，组织几个支队，挺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内线要点上，构筑必要工事，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击之。妥否盼示。”11月5日1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回电：“（一）11月4日15时电悉。同意你的部署，请你按当面情况酌量决定。

（二）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3时，毛泽东又发来一封电报，似不甘

心他说：“（一）我 38 军对当面之敌伪 7 师部队似尚有机会歼灭其一二个团，请令该军尽可能争取之。

（二）敌有可能乘我疲劳组织反攻一点亦请注意，令各部不要松懈。”彭德怀认为已不可能抓住敌人主力加以歼灭，还是命令各军于当天停止追击，结束了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

阻击东线之敌、保障西线主力作战的 42 军主力两个师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分别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抗击伪军第 3 师、伪首都师和美军陆战第 1 师的猛烈进攻，连续激战 13 昼夜，歼敌近 3000 人，7 日之后也向北后撤。

11 月 13 日，大榆洞，风雪弥漫，寒气逼人。志愿军召开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对第一次战役的得失作了总结：从 10 月 25 日到 11 月 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 6 个军 18 个师兵力发起第一次战役，以一部兵力在东线阻击敌人；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清川江以北歼灭运动之敌。经 13 昼夜激战，歼敌 1.5 万余人，迫使敌人退至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但彭德怀对与美伪军初次交锋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说：这次战役之所以击溃敌多（14 个营），歼灭敌人少（11 个营），客观原因是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山大林密、道路不熟等。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战术上有缺点，有的部队在敌我相等的情况下，不是采取以小部挡正面：主力从敌后和侧翼攻击；不懂得首先完全断敌退路，把自己的主力插到敌背侧攻击是最有效歼灭敌人的战法。

他表扬了担任正面攻击的 39 军、40 军及时捕捉战机，打得勇猛顽强，42 军两个师在东线顶住了敌军多次猛烈进攻，完成了牵制东线敌人的任务。彭德怀严肃批评了 38 军的领导对敌估计过高，不敢大胆截断敌人退路，使这次可能歼敌两三个整师的战役计划未能完成。

他一拍桌子，说：现在我要骂娘了！梁兴初，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是怎么搞的？你说？身材高大的梁兴初站在会场中间格外现眼。他咬着牙，任凭彭德怀的批评似狂风暴雨般倾泻下来。

稍停。彭德怀的语气缓和下来，说：当然，这次战役打得不理想，我彭德怀也有责任。

关于下一步行动，彭德怀说：此役未能歼灭敌军主力，敌人也还没有摸清我军的实力，一定会组织反攻，我军应作好迎敌进攻的准备。在我空军、炮兵、坦克未组成前，我们仍以分散敌人，尔后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彭德怀在会上严肃批评了 38 军，震动和激励了全军。

散会后，彭德怀与邓华一起散步，边走边谈。

彭德怀说：“我一辈子打仗，没有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就少流二分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那痛苦和悲伤都是难以忍受的。”返回司令部时，彭德怀又说：“今后指挥打仗要学更多的科学知识，这主要要靠你们及年轻的同志啊！”

第四章 彭德怀挥师南下 全日成重返平壤

(1) 麦克阿瑟夸下海口：回家过圣诞节。

朝鲜，进入严冬季节。暴风雪常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呼啸而至，冻裂的大地顿时便覆盖了几米厚的积雪，闪着寒冷的银光。

11月6日黎明前，驻守在清川江边的美第8集团军防线遭到志愿军一个师的攻击。但是，天刚蒙蒙亮，攻击完全停止，这支部队向北撤退，神秘消失了。

从此，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一仗，把美伪军赶至清川江以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象暴风雪一样销声匿迹在冰天雪地中。

美军从空中和地面侦察，在朝鲜境内未找到志愿军的踪影。这在东京“联合国军”总部和华盛顿的白宫、五角大楼引出种种猜测。

东京，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威洛比，这位“老中国通”同过去一样自信他说：“他们（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离开了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我预料他们会这样做的。

我早就说过，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判断，中国人为了同“联合国军”打消耗战，为了“让北朝鲜还能保持一个国家的样子，最低限度还会增加在朝鲜的兵力”。

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出现在朝鲜的北部，有三种可能。

第一，只希望建立一个缓冲区，以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电力设施。

第二，从战略上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将“联合国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

不过，他们认为中国还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进行较量，所以三种可能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11月9日，杜鲁门召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作出了两条决定：第一条，不改变麦克阿瑟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但要麦克阿瑟在军事上相机行事；第二条，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试探，以“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阻止中国进一步介入。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后来说：我们做出了荒谬绝伦的结论和决策。

麦克阿瑟根据上述决定，一方面命令第8集团军、第10军从地面作试探性进攻，向预定的进攻发起线推进，摸清中国军队虚实；另一方面命令远东空军进行两周的空中战役，炸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和渡口，并把鸭绿江以南直至美军第一线广大区域内的所有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农村一律摧毁，以阻挡中国军队可能的进一步介入。

顿时，朝鲜北部疆土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从天亮到傍晚，轰炸整日不停，大片的城镇都化为瓦砾废墟。

这时，“联合国军”第一线地面部队的兵力，已有了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2万人，比第一次战役时增加8万人，而且主力是美、英军。空军增加2个战斗联队，有1200架作战飞机。

11月6日，美军的试探性进攻开始了。

美军长驱直入，第7步兵师先头团的士兵、翻过最后一座山梁，占领了鸭绿江上游的惠山镇已被烧毁的城区，鸭绿江展现在他们的前面。河对岸

的中国境内的长白县，一片丘陵呈现出土褐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中国村庄和散落的农舍，鸭绿江已几乎完全封冻，中间的水道在急剧地收缩着，几天以后，狭窄的水道就会结上了厚厚的冰层。几位军官抵达这里，以鸭绿江为背景，拍摄了不同寻常的照片。有第 7 步兵师师长戴维·巴尔，第 10 军军长内德·阿尔蒙德。

“联合国军”目前正处于挺进中国边境的高潮之中，然而，再也不可能有美国士兵抵达鸭绿江边了。

按着麦克阿瑟的部署，东线以美第 10 军为主力，经长津湖西进，西线以美第 8 集团军为主力，由清川江北上，计划在江界以南的武坪里汇合，围歼在朝鲜北部战场的朝中军队。

然后再向中朝边境推进，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全朝鲜。

第 8 集团军与美第 10 军，两军相隔一条 30 至 60 公里的山脉地带，这样，到了 11 月中旬，这两支部队不再保持齐头并进的格局，第 10 军的推进已远远超越第 8 集团军。

麦克阿瑟的试探性进攻没有遇到大的抵抗。于是他便估计志愿军到达鸭绿江以南的部队最多也不过 6 至 7 万人，后续部队已经被阻，难以进入战场，而他的部队到 11 月 21 日已完成了战役展开。

使麦克阿瑟头痛的是，零下 20 几度的严寒几乎和对手一样厉害。滴水成冰的气候阻碍了现代化军队运动。这支大批士兵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的军队向北急进。

麦克阿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以为大功告成了。11 月 24 日 10 时，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联合国军已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描述：11 月 23 日感恩节这天，美军前线部队享用了一顿丰盛节日餐饭，鸡尾酒、夹馅橄榄、烧小公火鸡加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和咖啡。

第 10 军的指挥部，军长阿尔蒙德和其他军官也举行了聚餐，桌上居然有鸡尾酒，使用了桌布、餐巾、瓷器、银器，甚至座位姓名卡片。在一些军官看来，这种铺张场面似乎是荒诞不经地错选在一个兵戎之地。

但是，巴尔在第 10 军的感恩节盛宴上说，他紧张不安。“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指挥这次行动，他手头的补给从未超过一天的用量。在几乎是无法通行的道路上，这样做是如履薄冰。”他预感，他的师中大部分人将挣扎在由风雪严寒和子弹铸成的死亡线上。

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现在，他准备迅速结束战争。11 月 24 日，他发布了一份给所有部队的公报：“联合国在朝鲜对在那里作战的精锐军的压缩包围现已临近关键时刻。在过去的 3 周里，作为这只铁钳独立成份的各类空军，以模范的协同和战斗力发动了持续的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来自北方的补给线，这样，由此而进行的增援急剧减少，基本的补给明显受到限制。

这一钳形攻势的右翼在海军有效的支援下，现已抵达居高临下的包围阵地，把地理上可能有敌人的北部地区一分为二。今天上午，钳形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以完成包围并夹紧钳子。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队迅速撤退，并使朝鲜人民和国家得以享有全部主权和国际的平等。我们就是为此而战。”麦克阿瑟当天从东京飞往第 8 集团军设在清川江沿岸指挥部，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降落在坑坑洼洼

的跑道上，那天寒气逼人，但天气晴朗。他用大衣遮住头部，然后蹲下来，开玩笑地拍了拍一只德国犬。沃克和其他军官简述情况之后，他用了大约 5 个小时的时间乘吉普车视察前线。

麦克阿瑟说：“我已经向第 24 师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保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麦克阿瑟在自传中仅仅说，“在和一些军官的谈话中，我告诉他们布雷德利将军希望在圣诞节前把两个师调回国内，要是赤色中国不干预战争的话。”麦克阿瑟当天中午再次登上座机飞回东京时，对驾驶员说：“朝西海岸飞，然后沿鸭绿江向北飞。”这使所有的人大为吃惊。参谋们面面相觑，不甚惊恐。这种飞行是极其危险的。麦克阿瑟说他想研究一下地形，还要寻找一下对手活动的迹象。别担心没有战斗机护航，他说；敢于进行这次飞行的胆略是最好的保护。参谋惠特尼希望麦克阿瑟佩戴降落伞。麦克阿瑟笑道：“你这个绅士如果愿意就戴上它，我可要留在飞机上。”一位随行的记者对麦克阿瑟的助手低声抱怨说：“这次飞行真有必要吗？”飞机在鸭绿江口调头向东，在大约 1600 米的高度沿江飞行，这使机上人员能够清楚地看到白雪皑皑的地面。公路和小路都历历在目，但没有大量使用兵力迹象。然而雪下得很厚，足以掩盖最近任何交通的痕迹。那番景象使惠特尼感到畏惧：“极目远望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近乎于黑色的鸭绿江水被束缚在死一般沉寂的冰雪世界中。”惠特尼感到麦克阿瑟不要降落伞是对的；在紧急情况下，留在飞机上比跳到“这冷酷无情的荒郊野地上”要好些。

麦克阿瑟返回东京总部说：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要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

（2）毛泽东痛失长子。

11 月上旬以来，朝鲜北方上空，美军飞机每天都轮番轰炸。

11 月 24 日 22 时半，毛泽东极为关切地给彭德怀等人去电，叮嘱：“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人可大意，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毛泽东不幸言中。

第二天清晨，彭德怀进防空洞不久，几架美机掠过志愿军总部上空，接连扔下了许多汽油弹。看来，美机是侦察好了目标的，几发汽油弹直接命中彭德怀住的小屋。顿时木屋浓烟腾空而起，化作一片火海。

这时，突然有人发现翻译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还在里面没能撤出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美国飞机飞走了。

火，终于被扑灭了。灰烬中寻到了两具遗体，但已分不出谁是谁。据警卫员回忆，毛岸英戴的是块苏联造的手表，这才将两人分清。

大家围着痛哭。

彭德怀脱帽仁立，脸色苍白，沉痛他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批志愿兵。党中央、毛主席刚任命我当志愿军司令员，他就找我报名了！”毛岸英牺牲时年仅 28 岁。他没享受任何特殊照顾，和其他人一样，不分日夜地工作。

他从没有向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份，直到他牺牲时，总部的一般军官还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年轻、活泼、朴实、能干、好学的俄语翻译。

毛岸英的入朝抗美，显示出毛泽东那英雄的气概，伟人的胸怀，慈父

的情感。

1950 年秋天，毛岸英正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听说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立即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

党组织考虑，毛泽东虽有 3 个儿子，但由于受国民党迫害，三儿子岸龙一直下落不明；二儿子岸青身患疾病；只有长子岸英身体好，人聪明，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上也好照应。但是，毛岸英不同意，又直接去向毛泽东请求，希望父亲同意他去抗美援朝。

毛泽东见儿子神采飞扬，要上前线，非常欣喜。恰在这时，彭德怀组建志愿军总部。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当面交给彭德怀，要他带毛岸英到朝鲜去经受一番战火的锻炼与考验。

毛泽东操着浓厚的湖南乡音说：“我让他去的目的，为的是在你身边有个可靠的翻译，另一方面也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在战争中去锻炼，这也叫作送子从军吧！”彭德怀听后默不作声，后来他婉言劝阻说：“主席，你让岸英跟我到朝鲜前线去，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想给全国带个头，但是自开慧同志牺牲后，岸英从小受苦，四处流浪，后来又送到苏联学习很长时间，他长期不在你身边生活，你们难得团聚在一起，我看还是别让岸英跟我去，就留在主席身边照料吧！”毛泽东仍坚持让岸英随彭德怀一起入朝。

毛泽东当然知道援朝抗美的风险，更清楚地知道在朝鲜前线面对面地与美军作战，必然会有牺牲的危险。但是，自己最钟爱的儿子要上前线，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去作战，他毅然决然地支持。

毛岸英牺牲后，解方请示彭德怀：“这件事要不要向毛主席报告？”彭德怀沉吟一会后说：“岸英同志为国捐躯光荣，我想迟早都是要报的，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上报。”当天下午，彭德怀趴在一张小木桌上，起草了一份电报，上面写道：“军委并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 7 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 3 个参谋在房子内。11 时敌机 4 架经过时，他们 4 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 4 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 4 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 2 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志司 25 日 16 时。”彭德怀站起身来，心情沉重地将电报递给值班参谋，说：“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说罢，连帽子也没戴，一个人走出防空洞，走下山坡。

北风把满地的积雪吹冻了，踏上去簌簌地作响。彭德怀不觉得冷，他感到浑身燥热，就把风纪扣解开。他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几次来电督促自己：“你们的指挥所应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等等，辞意急切。而他每天只忙着指挥打仗，没想到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不幸，使他追悔莫及。

在毛岸英牺牲的当天，毛泽东身体不好，又忙于国内外重大事务，周恩来把电报暂时搁下。几天后，才将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并附了一封信：“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碑。”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又顺便汇报了毛岸英的牺牲经过。

彭德怀声音低沉他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

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的，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沉默良久。他拿起香烟，抽出一根，放进嘴里。右手划火柴，要点烟。可是，连划了两根，都没划着。原来，他的手因激动而颤抖，不由得用力过猛，把火柴棒划断了。

彭德怀见此情景，心情更加沉重。

毛泽东终于点燃了香烟，长长地吸了一口，强压住巨大的悲痛。然后，反而宽慰彭德怀：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现在美国已使用在朝鲜战场上的各型飞机约 1000 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这天晚上，毛泽东信步来到中南海岸边，夜空中的寒星映在水中，摇摇晃晃，却没有一点声息，似乎化为毛岸英的音容笑貌。

毛岸英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上海、长沙、广州、武汉，他都到过。毛泽东曾感慨他说：“为了革命事业，这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毛泽东很清楚记得，1927 年的夏天，酷暑袭人。毛泽东开完了“八七”会议，便将夫人杨开慧及 3 个儿子一起送到岳父杨昌济先生的老家——湖南板仓。次日清晨，他和杨开慧及 5 岁的毛岸英匆匆告别，便发动秋收起义去了。

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在长沙牺牲。中央党组织设法将毛泽东的 3 个儿子转移安排到上海。1931 年 4 月，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岸英兄弟生活没有着落，只得流浪街头，岸龙在几次迁移中失踪了，岸英带着岸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他们离开店铺，靠卖报纸、拾破烂、拣烟头、帮人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1936 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了他们，几经转折，送到莫斯科，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过 5 年，当过苏军的坦克中尉，自愿报名参加过苏德战争。

1946 年回到延安，毛泽东说：“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哩！你还应当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面。”毛泽东要求毛岸英自己背上一斗半小米和铺盖卷，到艰苦的山村吴家枣园去劳动，拜农民为师，当农民的小学生。还叮嘱他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搞特殊化。

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在农村吃苦耐劳，学会了各种农活后，受到了乡亲们称赞，1946 年下半年，回到延安。

毛泽东对毛岸英寄予了怎样的深情！他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以后，好几天，沉默不语，神情黯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一次，他慢慢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已经肃煞的柳枝，轻轻地念起《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枪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1950 年的 12 月间，一场大雪，把北京装点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毛泽东踏雪归来，走进颐年堂的办公室里，忽见桌子上放着一叠关于安置毛岸英遗骨问题的材料。他急忙拿了起来，仔细翻阅，见有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起草的、送彭德怀审批的电文，还有彭德怀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赖传珠起草的电文，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彭德怀认为这样做不够妥当，12 月 24 日 8 时特地给周恩来写信请示。信中提到：“总理：昨 24 日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理一处，似此对朝鲜人

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毛泽东看罢，点燃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

这时，周恩来进来了。他是专为此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

提起毛岸英的牺牲，父亲的心情总是很沉痛的。毛泽东深明大义，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说：“这很好，做得对。岸英也是志愿军战士，就把岸英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于是，在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增修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碑，墓碑的前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7个大字。墓碑的背面，刻了一段碑文：“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199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40年时，中国前志愿军代表团来到桧仓烈士陵园。40年过去，陵园依旧庄严肃穆，清洁整齐。毛岸英墓旁竖立了毛岸英的塑像。

（3）战争就是斗智斗勇。

志愿军总部被炸后，彭德怀等人就搬到一个作为防空洞用的涵洞里办公。这是一座长约百米、厚约一米的钢筋水泥的建筑，顶部积土很厚，杂草丛生，两端都有洞口可以出入。彭德怀等人就在这个阴凉、黑暗、潮湿、嘈杂的涵洞内用布帘子隔成一间一间的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完全靠烛光照明指挥了第二次战役，一直驻到战役取得了最后胜利。

战争是战略家斗智斗勇的棋局。

就在麦克阿瑟大事声张地发动“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时，毛泽东、彭德怀不露声色准备发动第二次战役。

11月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复电：“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1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六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毛泽东、彭德怀为了诱敌大胆进入志愿军的预定战场，设计了几着妙棋。

第一着棋就是边打边退，诱敌深入。

大榆洞，彭德怀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议，研究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布置。彭德怀分析说：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们对我军的兵力还不清楚，肯定还要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我军可以后撤30—50公里以分散敌人，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这是我军的拿手战术。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志愿军各部队在后撤时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似已溃不成军。而志愿军主力则转移到敌人侧翼，严密伪装。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消除各种可疑痕迹。

当时，朝方领导人对彭德怀后撤几十公里诱敌深入的战役部署十分不解，询问彭德怀为什么不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

美国军方更不理解毛泽东的兵法，对志愿军的突然消失不能够作出更

为准确的解释。

在 1938 年抗日战争的高潮，毛泽东以简单明了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战术。《论持久战》这本书的警句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来说是具有预言性的：“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他以反诘和反答的方式，认为撤退是一种战术：“英勇决战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中把他的战略战术归纳成一个口号，这在非正规战争的史册上是不朽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然而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却知之甚少。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本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都广为流行。但他们并未引起美国军方的注意。1954 年，伦敦出版了毛泽东的著作。翌年，纽约的国际出版家协会也出版了毛泽东的著作。但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著作在美国几乎是无处寻觅，包括国会图书馆，除了一些散布在各地的零星小册子以外，甚至在军队的图书馆中也无法找到。

由于对毛泽东在以前战争中的做法缺乏了解，美国军方便依赖没有根据的猜测。志愿军越推迟他们新一轮攻势，一些美国军官就越发自信，认为中国人不会来了。朝鲜严酷冬季的到来使他们更为相信自己的猜测。

“联合国军”更气焰嚣张地向北推进。彭德怀则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他说：“要诱鱼上钩，你必须让鱼尝点甜头，麦克阿瑟吹嘘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看看这次战役究竟谁能把谁吃掉。”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彭德怀再次电令各军仍以小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诱敌深入。

第二着棋就是释放战俘，纵敌骄狂。

11 月 17 日，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问杜平：“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好！能多放就多放一些。”彭德怀果断他说。

杜平是 1930 年参加红军的，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非常熟悉对敌工作。在国内战争中，释放战俘是家常便饭，用不着向上级请示报告，但现在是在国外，志愿军不仅是打军事仗，而且也是在打一场政治仗。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影响，将来交换战俘怎么办，但目前从军事上考虑，又必须快放。

他们思来想去，主意难定，所以杜平向彭德怀建议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彭德怀略一沉思，说：“你再考虑细一点，写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这件事，你负责把它办好！”杜平当天就草拟了电报，经彭德怀审阅后上报军委，电文如下：“军委：我们拟下一战役前，释放 100 名美李伪俘虏（内美俘 30 名，伪俘 70 名），以扩大我军优俘政策，打破敌军怕杀心理，并准备 19 日夜由前方阵地送出。是否可以？请速示。

彭德怀邓华杜平

1950 年 11 月 17 日 9 时”

11 月 18 日上午，毛泽东回电：

“（一）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 6 万至 7 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盖各国。只要我军多打

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彭德怀看完电报后说：“不要等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就放，越快越好！”“今天就放？”“对！现在是争取时间。”彭德怀对杜平肯定他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们上月入朝时，毛主席来电说：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迷惑敌人嘛！”彭德怀的用意很明确；这次释放战俘，也是对敌人的一次迷惑。

彭德怀风趣他说：“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恐怕要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们不是说，志愿军人朝不过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吗？不是说他们的空军很厉害，使我们的后方运输和交通完全瘫痪起来了吗？我们就要适应美军的这个愿望，来一个就汤下面嘛！”彭德怀首释战俘的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他在11月24日的来电中指出：“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就在美伪军进至预定发起总攻势的攻击开始时，志愿军主力也悄悄地完成战役集结。

部队运动过程中，不仅未遭空中突击所阻，而且根本未被察觉。对此，美国舆论界惊呼这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三着棋就是出敌不意，攻其不备。

彭德怀注意到，西线美第8集团军和东线美10军之间留下一个数十公里的缺口。西线敌右翼又是刚受过打击的韩国第2军（辖第6、第7、第8师），不足2万人。彭德怀决定利用这个薄弱点，向西线敌人的右翼德川发动攻击，下一步再向美第8集团军的深远后方迂回。

11月25日黄昏，西线敌人都已进入志愿军预定战场，其右翼更加暴露而且立足未稳。

夕阳隐没在群山之中，月亮冉冉升起，惨白的月光洒在大地上。在朝鲜战场上，月夜是志愿军进行夜战的最好时机，美军曾将这时的月亮称为“中国人的月亮”。就在这个月夜，伴随着令敌人心惊的军号声，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发起第二次战役。

38、42两个军担负着打开战役缺口、迂回敌后的艰巨任务。按照预定作战方案，这两个军首先歼灭德川、宁远地区的伪2军主力，然后向价川、三所里、顺川、肃川方面迂回，断敌退路，配合正面的第39、第40、第50、第66军从运动中歼灭向北进攻的美军2至3个师。

志愿军的反击排山倒海。11月25日天黑不久，志愿军穿插进沃克第8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伪2军发起了攻击。美伪军全线崩溃，自相践踏。

为了堵住战线右翼的这个突然出现的缺口，沃克把几天前才来到朝鲜的5000人的土耳其旅紧急派往那里。土耳其人匆匆忙忙地投入战斗。

可笑的是，几小时之后传来了上土耳其人大获全胜的消息：他们在首次与“蜂涌而至的中国人”的交战中守住了阵地，并以白刃格斗赢得了一场“浴血战斗”，还抓了“几百名俘虏”。美2师派遣一位翻译去审讯俘虏。他发现这些俘虏是一些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德川附近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被打死的“中国人”全都是韩国人。

11月26日，战役的缺口被打开了！

11月27日早上，美国广播新闻评论员宣称：“大韩民国军队第之军被歼灭，业已完全消灭不复存在，再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

事后，美国参谋学校专门撰写了《德川战役南韩第 2 军被歼的检讨》一文，作为研究中国军队进攻战术的范文。该文称赞志愿军进攻作战的优点是：“集中压倒兵力于企图决战方面，”“发动大规模重点的夜间攻击，深入敌阵地后方控制整个战场。”两天后，11 月 27 日，东部战场普降大雪，气候严寒，志愿军第 9 兵团攻击了美第 10 军，中国军队插到背后，将敌人围困。“……美伪军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他们吃惊的是，中国军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 8 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开始全线后撤。”从战壕至第 8 集团军司令部，人人皆知圣诞节回家的希望已告破灭，他们的目标不再是鸭绿江边，而是如何尽快后撤。

五角大楼对战局发展极为悲观。美国舆论界也在关注着美军在朝鲜的命运。美国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刊登“形势图”，图上的箭头表明志愿军正在包抄第 10 军，钳击第 8 集团军。

《新闻周刊》说：也许这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除非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出现奇迹。否则，被投入朝鲜大约 2/3 的美国陆军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以使他们免遭一场新的覆灭。

(4) 彭德怀通令：38 军万岁。

第二次战役发起后，彭德怀已经 3 天 3 夜未睡觉了：志愿军总部驻地遭美机轰炸后，大家都集中在涵洞和矿洞里办公，就是想休息片刻，也难以找到个安静的地方。

彭德怀在潮湿滴水的涵洞里坐镇指挥。对第 38 军和第 42 军的进展情况尤为关注。

战役缺口打开后，他果断下令：38、42 军迅速向敌后迂回，其余各军勇猛突击；分歼被打乱之敌。

为了切断美第 9 军逃跑的退路，打乱敌人的整个布势，正在向三所里迂回的第 38 军 113 师，越来越成为彭德怀瞩目的焦点。

三所里是价川至平壤公路的一个小村镇，它所处的地势较险要，是美军北进南逃的主要交通线之一。

彭德怀从地图上看到：我们要比敌人远几倍，而这些路程又是一些偏僻的小道，崎岖的山路，说不定还会遭到敌人的拦阻。但是，必须战胜一切困难，同机械化的敌人赛跑，先敌抢占三所里，扼住袋口，活活地把敌人扼死在袋里。

临行前，彭德怀交代任务时说：“在第一次战役中，38 军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完成阻敌任务，让敌人逃跑了，使整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战果十分的不理想。我听说 38 军过去在国内战如猛虎，很能打仗，这次我要再考验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战斗作风到底怎么样。这次阻击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部队沿途遇敌不要恋战，必须不顾一切，直插交通要道三所里，这是我军截断敌军南逃北援的一道‘闸门’，一定要按规定的时间插到底。”彭德怀来回踱了几步，又继续说：“沿途可能会遇到小股敌人的纠缠，能避则避，不能避时就冲过去。在占领三所里和龙源里后，要不惜一切代价，象钢钉一样，狠狠地钉在那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后退！”27 日，太阳还没下山，113 师就出发了。赶了 20 多里地，天才黑下来。

在悄悄降临的夜色里，队伍向着三所里疾进。走在最前面的是前卫营营长王宿启，他生动地回忆：队伍行军速度很快，刷刷的脚步声响，扰动了夜晚的沉寂，一条小河蜿蜒曲折，石头冻得溜滑溜滑的，跌进水里的士兵，

生怕自己掉队，连衣服也顾不及拧干，就跑步往前追。

在战斗行军的时候，步兵往往埋怨炮兵挡道的。这一次炮手们干脆把马留下，自己扛着沉重的炮件，跟在步兵后面跑，虽然压得呼呼直喘，但是谁也别想拉下他们一步。下陡坡时，炮手们就前头一个扛着炮，腰上拴上绳子，后面一个拽着他往下溜，争分夺秒。一个扛炮弹的士兵，把炮弹紧紧抱在怀里，从陡坡上滚下去，手脸摔破了，可他爬起来，看也不着一眼地接着往前跑，撵上前进的队伍。

离三所里还有 80 多里地，部队已经极度疲劳了，长长的队伍里，一面行进一面瞌睡的人越来越多，像醉汉样踉踉跄跄，有时摔进了山沟里，费好大力气才爬上来。队伍一停下稍息，马上就会听到鼾声。有的人怕睡得太死掉了队，干脆横在路中间躺着，这样队伍一行进就会有人踩醒他。现在时间是这么珍贵呵，士兵们充分懂得自己在战场上如果迟到：分钟，说不定就要因此多付出多少鲜血！

有个士兵瘸着腿跑到前卫团团长跟前，担心似地问：“首长，敌人不会比我们早到吧？”“这要问你的两条腿啦！”团长回答他。这个士兵使劲拍着自己的腿说：“首长放心，别看它出点小故障，一步也拉不下！”是的！现在士兵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腿疼，而是能不能在三所里堵住敌人。当他们听到肯定回答的时候，脸上就泛出笑容。部队又显得生气蓬勃，踏破了黑夜，迎接了黎明。晨曦中，当大家第一次互相看清面貌时，有的人忍不住噗啼笑起来：被汗水浸透了的棉帽沿上挂满了一层厚厚的霜，眉毛和胡子也变成银白色了。

天一闪亮，敌机就钉在头上，老是跟着旋转。如果停下，就会失掉战机，情况万分紧急。他们急中生智，全师去掉伪装，公开继续前进。这的确是一个军事上有胆有识的冒险行动，可以称得上正确运用战场心理学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尽管美军侦察机和战斗机在行军纵队上空来回盘旋，终于从这支队伍很不寻常的行动中判明了是“自己人”，放心地从空中“撤兵回营”。

越接近三所里，队伍的行进速度越快，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节省下来了，士兵们边走边吃干粮，喝着沟涧里的流水，一手端着水碗，一手拿着干粮，腿跑着，嘴嚼着……。

当前卫团指挥所赶到三所里时，听到前方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三所里以北的公路上，烟尘滚滚，昨天还在浩浩荡荡朝北进犯的敌人大队人马，现在却向南撤退下来了，一听说堵住了敌人，后面的部队走得更起劲了，简直是拔腿往前奔跑，好象长途竞赛快接近终点一样，又兴奋又激动，谁都想先赶到一步！一个士兵跑得累倒在地上，他马上爬起来，扔掉了背包，飞快地赶上了飞跑着的队伍。

走在前头的前卫营，迎头截住了敌人的汽车，抢占了三所里，控制了公路两侧的高地，像一把钢钳，钳住了美军退路。这时已经是 28 日上午 8 点钟了，敌人溃退的洪流正从北面公路上滚滚而来，他们计算了一下，只不过比敌人早到了 5 分钟，这是多么宝贵的 5 分钟啊！

副师长刘海清用无线电报话机报告：“我前卫团已抢占三所里……”彭德怀说：“好！要他们象钢钉一样钉在那里。”仅仅 14 个小时，就在荒僻的山路上前进了 145 里，终于提前 5 分钟占领三所里。

两条腿赛过了汽车轮子，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当天早晨，彭德怀同时接到毛泽东的电报：

“（一）庆祝你们歼灭伪 2 军团主力的大胜利。

（二）目前任务是集中我 42 军、38 军、40 军、39 军，歼灭美骑 1 师、第 2 师、第 25 师等 3 个师的主力。只要这 3 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

（三）美骑 1 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 42 军应独力担任歼灭该敌。

（四）美 9 军团指挥之第 2 师、第 25 师，在球场、院里、军隅里。价川一带，我 38 军、40 军、39 军应承担任攻歼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当天 24 时，彭德怀又收到毛泽东的一封急电：“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 5 个美、英师及 4 个南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 1 个南鲜师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战役准备打 20 天左右，分为许多个大小作战，中间包括几个小休整，每次少者 1 天 2 天，多者 3 天 4 天，整顿队势，接着再打。这样就全体说来，牺牲反会比较少一些，比较更节省些。望你们鼓励士气，争取大胜。”现在摆在美军面前的生死问题是：如何向南逃跑。

28 日，敌人向三所里猛攻，始终没有突破一个缺口，他们绝望了，意识到，再从这里撤退的可能性不大；在三所里西面约 10 里的龙源里，还有一条由价川、军隅里通顺川、平壤的简易公路。美军出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拼命向第 38 军 113 师扼守的龙源里等阵地和第 112 师扼守的松骨峰、书堂站等阵地，实施猛烈冲击，企图夺路南逃。

38 军部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9 日，太阳爬上了山头，山谷里渐渐暖和起来，树枝上的霜冻也开始融化。突然响起了一阵隆隆的马达声，只见公路尘土飞扬，美第 9 军先头部队 5 个多营，分乘数百辆汽车，以数十辆坦克为先导，向控制龙源里的 337 团猛扑而来。志愿军士兵敏捷地把手榴弹塞进敌人坦克的履带里，接着一声巨响，敌人的先头坦克象醉汉一样，踉踉跄跄地晃了几下，终于不动了，后边源源不断开来的车队把公路堵塞得水泄不通。敌人步兵未来得及下车展开队形之前，志愿军士兵的步枪、机枪、六零炮一齐向密集在公路上的汽车猛打，重创敌人。敌人在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的掩护下，向阵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下午 13 时，龙源里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彭德怀走到报话机前：“给我要第 113 师指挥所！”一阵急促的呼叫之后，报话员将话筒递给彭德怀。

“你是哪一个？你们在哪个地点？”彭德怀大声问道。

“我是师政委于敬山，我们在龙源里！”“我是彭德怀！告诉我，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敌人全退下来了，拥向你们那地方去。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报告彭总：敌人正向我们进攻，战斗很激烈；我们完全有信心，把敌人卡死在这里，完成这个光荣任务！”你们要加把劲，继续把敌人卡住！”“是！请彭总放心，我们坚决把敌人卡住！”113 师犹如铜墙铁壁竖立在美国军面前，使数万美军胆颤心惊，束手无策。

从清川江败退下来的美第 2、25 师及伪第 1 师一部和土耳其旅残部，被阻拦在军隅里至双龙里、龙源里之间的狭长地带，乱成一团。在南北 20 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塞满了美军的伤兵、汽车、大炮、坦克。

30 日拂晓，师长杨大易率领的第 112 师已插入松骨峰、书堂站地域，拦腰截住了美第 2 师大部及美第 8 集团军的炮兵部队和运输部队；38 军副

军长江拥辉率领的第 114 师分割包围了美第 25、第 2 师及伪 1 师各一部，从战线中段割开了敌军布势；第 113 师一部继续在龙源里堵击逃敌，另一部从南向北出击，插入敌人在公路两侧的集结地域。包围圈在一步一步的缩小。

30 日这天，美军集中了几百架飞机和各种大炮，对志愿军各部队狂轰滥炸；美骑 1 师、英第 29 旅各一部，由南向北增援；南逃之敌则以坦克为前导，采取“波涛式”的集团冲锋，实施突围。

这场载入史册的血战，集中在龙源里、松骨峰两个要点上。

早晨 5 时，南逃的美 2 师以 1 个团的兵力，与顺川方向援兵相配合，在百余架飞机及大量炮兵、坦克的掩护下，向坚守龙源里阵地的 337 团连续冲击十余次。南逃北援之敌虽相距不到 1 公里，但始终未能会合。

不久，敌人又调集 70 多辆坦克，向龙源里猛扑。他们不惜血本，用坦克开路，把堵在公路上的卡车，推翻在路旁。

然后，双方短兵相接，殊死搏斗。激战中，有的阵地几度易手。中午，又有一个阵地十分危急，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当时这个阵地只剩下身负重伤的排长刘序学，他捡起烈士们遗留下的枪弹，继续迎击爬上阵地的数十个敌人，直到再次中弹牺牲。另一个阵地上，连长郭忠田率领一个排粉碎敌人成营兵力的十多次进攻，歼敌 200 多名，堵死了大批溃逃敌人的退路，成为全军闻名的一级战斗英雄。这个排后来被命名为“郭忠田英雄排”。

在龙源里战斗的同时，第 112 师 335 团的 3 连正在军隅里南边的松骨峰，同美 2 师 9 团进行一场殊死的激战。

这是松骨峰下的一个很小的无名高地，扼制着军隅里至顺川的公路。在连续 5 个多小时里，美军用炸弹、炮弹、火箭弹、汽油弹，对这个连的狭小阵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轰击。著名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中，把松骨峰战斗称为“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

敌人的攻击一开始就是凶猛的，连续的，他们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如一股股洪水涌上来，又退下去。阵地上，火焰终日不断，空气为之灼热。阵地前，横陈着美军士兵的血污尸体。

直到中午，敌人还只是望着这座光秃秃的高地兴叹。他们气急败坏，开始了最凶猛的第 5 次反扑。十几辆坦克和几十门榴弹炮，在 30 多架敌机的配合下，猛轰滥炸 3 连阵地，汽油弹把阵地烧红了，地面一片焦土，天空一片昏暗，爆炸的气浪猛烈地冲击着 3 连的士兵，泥上、石块和弹片劈劈啪啪地落在他们的身上。敌人的督战官用机枪威逼着自己的士兵成群地冲击，那些被打得焦头烂额，浑身尘土的士兵，踩着自己伙伴的尸体扑上来，伤员在他们的脚下凄惨地嚎啕。志愿军士兵们一面扑打着身上的火焰，一面向冲上来的敌人投掷手榴弹，6 个满身着火的士兵，端着刺刀向冲上来的敌人扑去，简直像一个个冲入敌群，抱住敌人，滚在一起。这样英勇壮烈的景象令敌人震惊。

当美军最后一次像洪水般从三面涌上阵地时，有几个正在包扎的伤员也向阵地前沿爬去，未扎好的白绷带在焦黑的土地上拖着，3 连的全体士兵们就是这样用炮弹、手榴弹、刺刀、枪把和石头，用年轻的生命，同冲上来的敌人进行血搏。

黄昏！宝贵的黄昏终于到来了！

阵地上升起了信号弹，此起彼伏，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主力部队从四面八方赶到了，并且正向被牢牢截住的敌人出击。

当战斗结束后，3连阵地构成一幅壮烈的群雕！

阵地前沿堆满了几百具血肉横飞的美军尸体和打乱摔碎的枪支，这中间有许多个同敌人抱在一起、光荣牺牲的志愿军士兵，他们有的还紧紧抓住敌人的机枪，有的手里握住手榴弹，上面粘满了敌人的脑浆；有的身子压着敌尸，牙齿和指甲深深地嵌进敌人的皮肉里；有的已经认不出面貌来了。一位士兵的周围，躺着30多个美军，在他身旁有一个弹坑，看样子是炮弹爆炸的痕迹。显然，当敌人冲上来时，这个士兵是抱着炮弹冲进了敌群。

这个连的官兵全部牺牲了。但他们打死了300多个敌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主力部队会战赢得了时间，为聚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12月1日凌晨，从报话机中听到第38军的这些英雄事迹时，彭德怀和邓华、洪学智、解方及杜平都为第38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所感动。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杜平，你说得对噢！第38军的确是一支好部队！”邓华说：“他们是主力嘛！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嘛！”洪学智接着说：“上次他们没打好，受到老总的批评，这次憋足了劲儿，要打出个样子来。这支部队是老部队，有不服输的作风。”“是不是用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个电报表扬第38军一下？”杜平向彭德怀建议说。

彭德怀同意后，志愿军政治部立即起草了一个嘉奖电，全文是：“38军并转各军：此次战役，我38军发挥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虽在百余架飞机与百余辆坦克终日轰炸掩护下，反复突围均未得逞，致战果辉煌。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司令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彭德怀审阅此电时，拿起毛笔在电文的结尾处添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大概这个电报没有全部表达出彭德怀的意思，紧接着彭德怀又以志愿军首长的名义，亲笔写了嘉奖38军的命令，并通报全军和上报军委。原文是：“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彭邓朴洪韩解杜12月1日”彭德怀书写的嘉奖令传到38军，在部队中的反响十分强烈，有力地鼓舞了全军的战斗意志。称一个军“万岁”，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说：“现在我们是万岁军了，我们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这个光荣称号，不打败美国侵略者，决不回国！”英雄的业绩可歌可泣。记者李庄在采访了38军之后，写下了《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一文；作家魏巍在采访松骨峰等战斗事迹时，挥泪如雨地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著名通讯；诗人未央在阵地上热血沸腾地写下：《枪给我吧！》，来歌颂英雄的部队、英雄的士兵。

从此，一支被人们称之为“万岁军”的部队，蜚声军内外，他们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

北京，秋高气爽。远处的西山就象洗过一样，历历在目。天显得越发高了，地显得越发辽阔了。

中南海，毛泽东喜闻朝鲜战场捷报频传。作为军事家，欢欣鼓舞；作

为诗人，豪兴勃发。

他欣然命笔：

颜滴齐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这是毛泽东于 1950 年 11 月写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抗美援朝前线捷音频传的喜悦心情。

毛泽东的气概是非凡而伟大的，贯穿在他学习、工作、理论创造等各个方面，也体现在诗词创作中。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意味无穷，气势宏伟，誉满海内外。一位外国人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并不是夸张。这位诗人不仅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而且正在赢得世界东方的和平。

他从战报中看到，朝鲜战场西线，志愿军将敌诱至预定地区，以强有力的部队 38、39、40、42、50、60 军发起了强大反攻，给美伪军 3 个师以歼灭性打击；东线，宋时轮指挥第 9 兵团重创美军第 7 师和陆战第 1 师，特别是围歼了美 7 师第 31 团时，创造了全歼美军 1 个整团的记录，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唯一的一次时，怎么能不择毫泼墨呢？12 月 3 日，毛泽东获悉：敌人开始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

12 月 4 日，毛泽东电示志愿军准备挥师南进。13 时，他电告彭德怀等人：“（一）平壤敌似正准备撤退。

（二）请派出几个有力侦察队附电台，逼近南浦、平壤、三登之线，进行威力侦察，观察情况，并增加敌人恐慌。该敌现在一夕数惊，极为恐慌。

（三）我志愿军休息 5 天后，如平壤敌未退，则准备先打平壤附近之敌，然后包围平壤，研究攻城办法。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23 时半，他再次发了一封电报，指出：“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5）日派 1 个师或 1 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12 月 6 日，朝鲜北方风雪迷漫。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部队，迎着寒风，踏着积雪，一举收复平壤。

平壤在朝鲜半岛西北部，是朝鲜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 427 年，高句丽王朝建都于此，名西京。碧波粼粼的大同江和普通江流过市区，江畔绿柳垂丝，因此自古以来也叫柳京，此外还有乐浪、镐原等别名。市区的大城山、峨嵋山、云头峰、牡丹峰等都是有名的风景区。牡丹峰山上苍松蓊郁，山下碧流如带，峰上的乙密台、清流壁、浮碧楼和濒临大同江的大同门、普

通门、练光亭，江中的绫罗岛以及古平壤内城的北门七星门为有名的“平壤八景”。此外还有郊区的万景台、乐浪、胜湖等名胜，无不引人入胜。

当士兵踏上平壤的街道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幕幕令人心碎的景象：到处是断墙残壁，建筑古物几乎没有一处存在。著名的金日成大学，美丽的歌舞剧院，掩映在一片青绿中的人民议会大厦和文化宫，还有大同江桥、水电厂等，都被炸毁。

这一切都过去了。

劫后余生的平壤市民，终于迎来了分别了 48 天的人民军，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街上出现一群群的市民，有的头上顶着饭盆和罐子，有的两人抬着一个木桶，纷纷向志愿军士兵拥来。前面的一个白衣老人老远就摆着手用中国话喊道：“好啊！中国东木，我们可盼到你们啦！”他一边小跑步，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激动地嚷道：“你们来的真快，真像天兵一样呵！25 号听说你们还在清川江以北，这才几天，你们就解放平壤啦，真是天兵下降啊！”接着老大娘、老大爷和青年妇女都一拥而上，把大米饭、咸菜、包子、开水都堆到面前，七嘴八舌地嚷着：“同志呵！吃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接着就往志愿军士兵手里递。士兵们解释，志愿军的纪律是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怎么也不能吃这些东西。这时，从人堆里挤出一个 70 多岁的老大娘，头发花白，额上扎着一条白毛巾，遮住了半边脸，眼眶里含着泪水，一步一步地走到一个士兵跟前，抚摸着士兵的军帽，忽地一把抱着士兵的脖子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被美国兵害死了。她说，她孤苦零仃的一个老人，现在她做点饭志愿军为什么不肯吃，士兵们默默地解下毛巾给老大娘擦干眼里的泪珠。

一条条宽平的公路上，到处散弃着一堆堆美国军装、皮鞋、徐着白色星徽的美军铜盔、文件和军用电线。火车站还堆积着敌人没来得及搬运的装甲车和火炮、整车皮卡宾枪和自动步枪。铁道两边堆着山一样的罐头和粮食。

16 日西线敌人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克在途中因车祸身亡。

同日，志愿军进逼“三八线”。

12 月 24 日，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胜利之大，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敌军主要集团，歼敌 3.6 万多人（其中美军 2.4 万多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广大地区，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半岛，迫使退到三八线以南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志愿军出国前，毛泽东曾经设想在龟城、泰川、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构筑阵地坚守，半年以后再谈攻击问题。现在，志愿军出国两个多月就打到了三八线，毛泽东是很高兴的。他于 12 月 18 日起草的一份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电报说：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第一次战役“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第二次战役“迫使敌军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对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关键意义。

此役如果志愿军失败，那么战争的结局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换句话说，中国军队在清川江、长津湖一带一举击退了美国军队，便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胜局，就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象征一样，此役应被视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象征。

第二次战役被西方军事历史著作列为本世纪海陆空决定性战役之一。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撰写的《清长之战》一文结尾处写道：“中国人从他们的胜利中冒升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中国军队在清川江、长津湖一带赢得的军威，在其后3年中一直良好地保持下来，从此以后，中国的军事威力就在世界大小国家的首都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上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会很不一样。”

第五章 美国兵败如山倒 红星旗飘扬汉城

(1) 毛泽东轻蔑地说：原子弹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

1950年11月30日，华盛顿，白宫。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遭到连珠炮似的提问。

杜鲁门谈到朝鲜局势时，引起了一场使用原子弹的风波。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问：总统先生，进攻中国东北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杜鲁门答：是的，完全是这样。

莱维罗问：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杜鲁门答：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问：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答：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问：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答：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之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杜鲁门为什么挥舞原子弹呢？原来，麦克阿瑟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一、二次战役中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急令美军全部撤退。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在后撤路上因车祸身亡，麦克阿瑟鼓吹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敌人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消息传回国内，美国报纸认为这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杜鲁门认为：朝鲜局势的发展已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法国等普遍对朝鲜战争局势表示忧虑，更害怕战争进一步扩大而妨害其自身利益，削弱其在欧洲的力量。它们希望杜鲁门保证“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焦头烂额的杜鲁门为了寻找摆脱危机、挽回败局的出路，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并同麦克阿瑟磋商。他们认为，朝鲜战争现在已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但是，对战略重点的估计上出现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一种意见认为，欧洲至关重要，美国不应该陷在朝鲜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主张“放弃朝鲜，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实的危险在亚洲，如果在亚洲失败，欧洲也就没有希望，

主张必须在朝鲜取胜，麦克阿瑟甚至主张扩大战争范围，袭击中国东北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台湾的中国人对付中国。

英法等国则主张，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

杜鲁门反复权衡，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决意保持其在朝鲜和整个亚洲的地位。

11月30日这一天，杜鲁门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在朝鲜的使命，将从3个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即坚持朝鲜战争、加强欧洲防务、加强美国军事力量。”随后，他把答记者问时暗示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警告中国人。

合众社者资深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认为，杜鲁门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走得大远了，他追问：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你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了吗？答：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国际新闻记者罗伯特·狄克逊问：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杜鲁门插话：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记者提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原子弹的问题上。

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问：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

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便不能使用原子弹……答：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对共产党中国的行动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使用，正如他以前常常做的那样。

美联社和合众社马上把杜鲁门的这番话传播到全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混乱。

英国议会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大使馆称“这是1945年工党上台以后下议院就外交事务所进行的最为激烈、焦虑和负责的辩论。”大约100名工党议员在一封递交给艾德礼首相的信上签名，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联合国大厦内，西方国家的大使极为震惊。西欧其他国家的大使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即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投入战争。

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美国的盟国反而被吓坏了。

杜鲁门不了解中国，不了解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不伯压，不信邪的人。他曾经蔑视他说：原子弹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

他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时谈到：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

由于事与愿违。杜鲁门不得不授权新闻秘书于当天向记者解释：“总统希望，他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使用原子弹所作的回答肯定不至于引起误会，自然，自从朝鲜的敌对行动爆发以来，我们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考虑就跟我们的部队在作战时考虑使用所有的武器一样。”“然而，应该着重指出，按照法律，只有总统有权批准使用原子弹，而直至现在还没有发布这样的命令。如果到了该发布这种命令的时候，他将授权战区军事司令官负责战术上投送这种武器的任务，”“总之，今天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任何问题所作的回答，并不表示上述情况有任何改变。”12月4日，杜鲁门又表示：“准

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12月14日，成功湖畔，在美国默许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印度等13个国家提出的朝鲜停战方案，内容是：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先在三八线停战。以便进行协商。

同时，美国争取喘气时间，加紧“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将军队从250万人增至350万人，并要求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在一年之内分别提高4至5倍。

12月26日，东京，“联合国军”司令部，麦克阿瑟接见了走马上任的李奇微。

李奇微穿着一件佩带手榴弹的马甲，挎着一支枪，头戴一项引人注目的毛边帽子，翻起的衣领佩戴着三颗星和伞兵徽章。他是伞兵出身，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美国第82空降师师长，还当过军长，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在中欧战场颇有一点名气。

这个月，他55岁了。他接替已死的沃克任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

麦克阿瑟说：你的任务是，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守住最前方阵地，尽量靠前地坚持下去。

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也将由你统一指挥。

麦克阿瑟特别告诫李奇微不要小看中国人。他提醒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们的纵深发起进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人惯于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当天中午12时，李奇微动身前往东京羽田机场，乘飞机去朝鲜。

下午16时，他走下了飞机，踏上朝鲜东南部大邱的停机坪，在冬季的寒风中微微有些打颤。随后，李奇微视察了部队，部队异常低落的士气使他吃惊。

他写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一封信中说：“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将临、动荡不安的气氛，一种惊慌失措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业已丧失信心。从他们的眼神、步态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他们长官的脸色——从军士直至最上层军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反应迟钝，不愿交谈。他们完全缺乏那种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那种警觉性和进取精神。”李奇微认识到：“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解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李奇微在写给柯林斯的信中，尖刻地把美军在战场上的毅力同志愿军作了比较。

李奇微截停了韩国一支正在后退的军队，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命令他们返回前线。这一命令是在由李奇微带到现场的宪兵的卡宾枪下得到执行的。

李奇微后来说：“我想告诉战场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林、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朝鲜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

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牛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输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服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李奇微乘飞机视察着前线。一面整顿士气，一面调整部署。他吸取了前两次战役被志愿军穿插迂回的教训，加强了防御纵深，在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部署了5道防线，第一道基本防线设在三八线上，第二道基本防线位于汉城以北，还有三道机动防线。李承晚军队8个师放在一线，美英军放在二线，可打可撤。命令部队修筑钢筋水泥工事，加固地堡暗道，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防卫一条从临津江到三八线的总战线，”如果一旦被迫放弃阵地，则“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后撤。”李奇微还采取了“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昼间则以步兵坦克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的方法对付志愿军的进攻。

12月31日中午，李奇微飞到汉城的前进指挥所。

(2) 除夕，彭德怀发起攻击。

1950年12月中旬，一股寒流袭来，寒风横扫着朝鲜半岛，草木枯萎，一片苍凉。瓦灰色的天空和呼啸的狂风都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降临。

喜欢这种天气的人似乎只有彭德怀一人。

志愿军司令部已迁移到朝鲜北部的君子里。

彭德怀照例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然后在附近跑步。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后，用凉水洗脸。他称，这样做有40年了，已成为一生不可改变的习惯。

6点30分，彭德怀用早餐。同时阅读一些电文。除了粥外，早饭有时也有湖南风味的红辣椒。他总是吃得很慢，细细咀嚼着每一口饭。彭德怀的胃不太好，这是因为在长征途中有一个星期，他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有毒性的食物，然后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

早饭后，彭德怀来到设在一个大矿洞内的司令部作战室，密如蛛网的电话线从各部队集中到这里。和野外的严寒比，洞内温暖舒适。墙壁上悬挂着的大幅军事地图，图上醒目的各种各样的标志符号，把三八线南北敌我态势一目了然地标示出来。

彭德怀和韩先楚、洪学智、解方、杜平等筹划着第三次战役。

他们刚刚接到毛泽东于12月13日发出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

“(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歼几部分敌人。

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以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三) 明年1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

(四) 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这时，志愿军已连续打了两次战役，伤亡数万人，部队需要休整补充。同时，朝鲜进入深冬季节，气候严寒，部队物资补给困难。而志愿军二线兵团两个月后，才能完成各种准备入朝作战。彭德怀原来设想，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数十里进行休整补充，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接到毛泽东电报后，彭德怀立即放弃自己的设想。

彭德怀等几个人正在讨论，时而争论得面红耳赤，时而沉默得令人窒息。他们积极部署着第三次战役。

12月15日，彭德怀向部队下达了挺进三八线的命令。

打，还是不打，决定之后，彭德怀对怎么打的问题一连琢磨了几天，饭后下一盘棋的唯一嗜好也中断了。

这天一吃完饭，彭德怀把饭碗一搁，就拉着韩先楚“杀”起来。韩先楚是一位土家族高级将领，曾任班、排、连、营、团、师、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1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大家一见彭德怀又有了这样浓的兴趣，知道他已经有了主意，都高兴地围上来观战。韩先楚是一个急性子，他看见彭德怀走棋不慌不忙地，就催他快一点，彭德怀哈哈大笑，说：“这就叫稳进方针。”说着，他把棋盘一推，和大家一起商量起第三次战役的作战方针——稳进，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

彭德怀强调：“突破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打得太远了。太深了，否则我军困难很多，于我不利。歼敌能歼多少是多少，多点更好，少点也没关系。总而言之，突破二八线以后要看情况适可而止。”12月19日24时，彭德怀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陈述了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政治上，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可能退守釜山、仁川、群山等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

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对目当疲劳外，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也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过三八线作战。得13日复电，现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4个军首先歼灭伪：师后，相机打伪6师。如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3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21日，毛泽东复电指出：“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

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

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

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师、伪6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

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时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彭德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拟出了第三战役的作战计划：集中西线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以突破三八线，重点消灭伪军为目的，重点突破三八线西部的临津江，如发展顺利，相机占领汉城等。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2月31日。

这一天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有月亮的晚上，更能发挥志愿军夜战优势。所以打仗最好要在月圆期。但发起战役的时间，不能选在月亮正圆时。选在月圆时攻击，越打月亮越小，越暗。最好选在月圆前几天，志愿军的战役一般是7天，打到战役高潮时，月亮正好最圆、最亮。

他们查了一下日历，阳历12月底，1月初，正好是月圆的前几天。错过这个时间，一直到1月上、中旬都是月亏期。要再过一个月，月亮才能再圆。12月31日是月圆的前几天，又是阳历新年除夕，美伪军对过新年感兴趣，容易松懈。选择这个日子，更可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

经过充分研究，彭德怀和大家商定，把战役发起时间选在除夕，即12月31日的夜晚。

12月28日晚，彭德怀将计划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于12月29日回电：“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除夕。

前几天，一股寒流袭击了朝鲜半岛，气温骤然下降。这几天，狂风怒吼，风雪肆虐。放眼宽阔的临津江，铺着银色的冰雪，江两岸，还是银色的群山。

即将作为突破口的临津江是汉江的支流，位于汉城以北70多公里处，江面宽阔，敌人在江南倚着山势，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汉城的报纸吹嘘他们有“铜墙铁壁的临津江”。

39军突击部队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右翼的突击地带江水湍急、浮满冰凌，江水凉得象针似的扎骨头。部队既要经受敌人强大的火力考验，又要经受令一般人难以忍耐的严寒的考验。左翼的突击地带江水虽已封冻，但江面宽300米，敌人在江岸上布满了地雷，岸边的悬崖陡壁有10米多高，部队要冒着炮火冲过江面，攀登悬崖。战斗的残酷激烈是可以想象到的。

30日夜间，夜色把临津江两岸包围起来，两岸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部队悄悄地潜至江边，一夜之间上万人马全部隐蔽起来。第2天黎明，只见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大地。

中午，江面上雪花夹着烟霭飞舞，阵地上又披上了一层天然伪装。

指挥部里的气氛格外紧张忙碌，但不是为了迎接1951年元旦，而是为了迎接一场投入了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战役。

彭德怀一直坚守在指挥部，低着头，来回踱步。

彭德怀有点担心，这次是中朝两国军队第一次联合作战，也是志愿军

进入朝鲜以来第一次对有准备的防御之敌发起的进攻战役，潜伏在皑皑白雪中的中朝军队 30 万大军能不能突破防线，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彭德怀心里明白：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准备仍不是很充分。面对敌人三八线坚固的防御工事，志愿军的炮火明显不足。

12 月 31 日 17 时，风雪交加，白茫茫一片。总攻的时刻到了。一串串灿烂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志愿军上百门大炮发出怒吼。刹那间，一阵阵天崩地裂的炮声打破了三八线的沉寂，成群的炮弹象旋风一样卷向敌人阵地，敌人的阵地掀起一片烟雾火海，无数被摧毁的碉堡、铁丝网、栅栏的碎片残骸飞向空中。

消息传到彭德怀耳中：志愿军炮火成功地压制了敌人的炮兵和火力点，不少敌人的炮兵阵地，在志愿军炮击的几十分钟内没能打出一发炮弹。彭德怀听罢，面露满意的微笑，我们的大炮数量还不到敌人的 1/7，而且多数是中小口径的，炮弹很有限，每门炮只有百多发，却把优势装备的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志愿军入朝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炮兵，就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了不起！只可惜，炮弹不足，炮兵机动能力又差，不然效果会更好！

彭德怀跑到室外，帽子上落满雪花。他仿佛看到，绵延数百里的战线上，敌人的防御工事前在铺天盖地的炮火猛烈打击下摧毁了，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士兵象不可遏止的浪头冲向江面。

经过短促的激战，17 时 40 分，南岸升起了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彭德怀心里像打开了一扇亮窗。

除夕夜，他高兴地喝了好几杯酒，又和洪学智杀了两盘棋。

汉城，美第 8 集团军前进指挥所里，告急的电报、电话连绵不微，吵成一片：几百公里长的三八线上，到处都被志愿军突破，一线的韩国军队几乎没什么抵抗，一夜之间就已经溃不成军。

新到任不足 1 周的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追述了从三八线溃逃时的真实情景：“元旦上午，我驱车从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韩国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多人操作的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的。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于是，我跳下吉普车，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韩国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

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美第 19 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邻近的韩国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

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的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完成。”《韩国战史》中也有详细的描写：“联合国军士兵扔掉了所有的重炮、机关枪等支援武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挤得连个小孩都不能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

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3) 志愿军攻占汉城。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1951年1月4日傍晚，幽暗的雪花轻轻飘落着，志愿军第50、39军各一部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进入汉城。

第一次进入汉城的中国士兵惊异地看到，汉城如同古老的北京一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繁华昌盛的城市，有着辉煌的宫殿、典雅的城楼、狭窄的街道。此时，汉城已遭到美伪军的严重破坏，大火在蔓延，马路上的几辆汽车被毁坏。在一个石塔周围，躺着10多具手被反绑的、早已僵硬的尸体。政府大楼顶部重新飘扬起一面红、白、兰色相同、中央有一颗红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朝鲜战争初期的1950年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曾解放过汉城。美军于9月30日占领汉城后，曾发狂地庆祝自己的胜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联合国对占领汉城的伟绩建立“纪念碑”。杜鲁门也称赞麦克阿瑟的“辉煌成就”，并认为“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就会完结了。”他们没想到，3个月后又弃汉城而逃。

李奇微也没有想到，走马上任1周就迫下令弃城。

原来，1951年1月3日，下午，志愿军司令部的参谋跑来向彭德怀报告说：“刚才收听到美国无线电报话机里传出要撤离汉城的对话。”彭德怀果断地命令各部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中朝两国军队在数百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了排山倒海般的追击。尽管敌人是机械化，跑得快，志愿军靠两条腿很难抓住大股敌人，但士兵们依然士气高昂，扩大战果。

志愿军第50军的部队在追击途中，碰见了在议政府担任掩护美军撤退任务的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及皇家来复枪团第1营。英军第29旅是蒙哥马利的部队，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很有名气。志愿军勇往直前，截断了他们的退路，使英军“皇家重坦克营”陷入了死地。

1月3日晚，一场惊心动魄的步兵打坦克的好戏开始了。

朦胧的夜色中，英军的大队坦克像一群钢铁怪物，向志愿军埋伏圈逼近。轰！轰！轰！一阵手榴弹爆炸声过后，为首的一辆装甲车首先遇到阻击。

这辆横冲直撞的装甲车慌了神，猛地一掉头，冲下公路的沟里，一时进退不得。敌人用各种火器射击，很快被志愿军士兵的火力制服了。步兵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在月亮下，刺刀闪烁着寒光，一位志愿军士兵用英语大声喊叫：HA，HALLO！DON'TACT！LIFTHANDS！他是刚刚学会这几句英语的，没想到，还真管用。车上的几个英军士兵非常听话，几乎同时举起手。

5分钟后，山谷里又开来了3辆坦克。它们毫不在乎地绕过那辆熊熊燃烧的装甲车，一边向四面疯狂射击，一边气焰嚣张地向志愿军埋伏圈冲来。

这些中国士兵过去都没有见过坦克，许多人还是头一回看到坦克。他们粗壮的大手提出了汗，开始不免有点心慌。他们发射的机枪子弹打在坦克铁甲上，像敲小锣一样只是当当的乱响，迸出耀眼的火星。坦克却没有停下来，反而轰隆隆地开得更快了，公路震得发抖，坦克上的机枪喷出血红的火焰。

这时，一个黑影冲上去了。他刚贴近公路，一辆坦克开了过来，他拼命把爆破筒插进了坦克履带里。但是，爆破筒没有插牢，被甩在公路上，稍后才爆炸了。

又一个黑影飞奔上去，他抱着一个炸药包，刚刚放在公路上，坦克就碾过去。这一次，又因为导火索太长，坦克开过去后才爆炸，又没有成功。

正所谓事不过三，四川籍士兵李光禄个子不高，机灵得很。他立刻一猫腰跃上公路。他两眼紧盯着坦克的行进，脑子里一直琢磨着导火索燃烧的时间和坦克行进的速度。当这辆坦克开到适当的距离时，李光禄身手敏捷地把炸药包推到公路中央，接着一个鱼跃，滚到路边。只听震耳欲聋一声巨响，这辆坦克晃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被炸断的履带甩在路边。

不久，另两辆坦克也被炸毁了，大火冲天而起，和划过夜空的照明弹一起，把战场照得如同白昼。

敌人像输急了的赌徒红了眼。又一辆坦克迅速地开过来，不住地喷射着火焰，公路两侧当即就燃烧起大火来。

李光禄此时显得老练多了。他不慌不忙地一纵身跳上了坦克，尽管几次险些被甩下来，他却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坦克，另一只手装好炸药，用嘴咬下导火索。这次，他又成功了，坦克燃起了一簇簇大火，真的变成了“喷火坦克”。

这一夜，李光禄机智勇敢，奋不顾身，只身冲入坦克群，一人就击毁了3辆坦克。他荣立特等功，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与此同时，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战场到处是火焰，到处是射击、爆炸声音。敌人爬到坦克外，集中各种火器射击。志愿军重新组织了火力，集中全部机枪，猛攻坦克外边的敌人，先把他们消灭。然后从容地爬上坦克，用手榴弹敲打坦克的外壳，大声喊叫，让敌人投降，这些敌人终于举起手，有的已经吓坏了，举起的手始终没有放下。

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公路上、田野里，到处燃烧着的团团大火，这是被击毁的31辆英军坦克在燃烧。

一群群英军士兵举着双手，盯着志愿军士兵手中的爆破筒和炸药包，困惑他说：“天上的飞机是我们的，地下的坦克、大炮是我们的，可是，谁知道，最后当俘虏的却是我们。”李奇微见大势已去，于3日下午15时下令放弃汉城。

他意识到：即便如此，能不能顺利撤过汉江，还很难说，“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们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10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韩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炮）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人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进，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李奇微通知美国大使和李承晚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15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15时以前撤离汉城。几时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1月4日晚，中朝军队解放了汉城。

5日白天，朝鲜人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金日成发布了命令：“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发动强大的攻势后，已在1951年1月4日解放了我国首都汉城。我军解放汉城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胜利……要使美帝国主义认识到：现在是他们从朝鲜滚出去的时候了！在这个解放汉城胜利的时候，我要感谢那些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有特殊功绩的所有战士们。朝鲜人民对于在反抗美国武装侵略者的斗争中给我们以英勇支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极大的感谢。为了纪念这次的胜利，我命令：今天，1月5日20时（平壤时间），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以240门大炮鸣放24响，进行庆祝。”志愿军和人民军攻占汉城后，8日又乘胜进军仁川，直逼三七线附近，歼敌1.9万余人。

有些人在胜利面前产生轻敌速胜思想，力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从朝鲜半岛赶下太平洋。

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脱离实际的，在军事上是有害的。他耐心地说服这些人：美国从日本和国内抽调新生兵力，约4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撤退的兵力，也集结在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30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人意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劳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彭德怀分析战局：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3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3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军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我军已有3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人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1月8日，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中朝军队收复汉城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中国人民走上街头，热烈欢呼。1月5日，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消息是《中朝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急进》，同时刊登通讯《午夜的欢声——记北京大学同学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和社论《祝汉城光复》。1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1月7日，头条新闻又是《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

远在异国土地的彭德怀从收音机中听到国内人民欢庆胜利的消息后，却感到焦虑不安。

祖国人民为志愿军取得的胜利表现得如此高兴，这对志愿军是极大的鼓舞；但他感到国内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面临的严重困难并不了解。

他说：新华社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光复汉城，因为敌我力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次我军虽然前进了100公里，但未能大量消灭敌人主力部队，我们是一军（陆军）对敌人三军（陆、海、空军），敌人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放弃汉城不过是应急措施，肯定还会反攻的。目前我军并无力防守，如果敌人重占汉城，我们怎么向祖国人民交代呢？

第六章 李奇微骑虎难下 彭德怀处变不惊

（1）李奇微先笑了。

1951年1月，朝鲜半岛仍是严冬季节，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大片土地

被积雪覆盖着。

脪州，一个荒凉的河滩上，李奇微从汉城仓促撤出后，就在这里设置了第8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

1月22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这里，讨论了李奇微向北推进的计划。

他们在帐篷里举行了会晤。麦克阿瑟颠簸了一天，倚靠在一小汽油取暖炉旁舒服地暖着冻得半僵的手脚。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作战图。

李奇微踌躇满志地告诉麦克阿瑟，他从汉城撤出后，利用现代化的运输条件，很快就补充了人员和粮弹，调美10军北上，一线兵力达到23万人，超过了志愿军。经过几次战役的较量，他发现了志愿军补给困难，持续作战能力不强，每次战役只能维持7至10天，他称为礼拜攻势；他还发现，志愿军只能在月朗星稀的夜间出击，他称为月圆攻势。但他对志愿军的兵力不摸底，心有余悸。于是，李奇微在志愿军结束第三次战役一周后的1月15日，在西线发起了试探性进攻。

李奇微还派出大批侦察飞机进行侦察，并亲自乘坐一架速度很慢的飞机，搜索志愿军的踪迹。飞机掠过树梢飞行，“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活动的生物，也没有篝火的烟雾，没有车辆的轮痕，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能表明大量部队的存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李奇微判断，志愿军已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动进攻。”因此，应当立即发起一系列进攻，夺回失地。

麦克阿瑟满意地飞回东京。

李奇微对杀人流血在所不惜，他计划发动的一系列进攻中包括了一个代号为“屠夫计划”的进攻。这个计划告诉五角大楼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马上就提出了异议。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共和党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美军会付出重大的伤亡。

李奇微坚持认为，战争就意味着杀人。他承认，为了打回并渡过汉江，为了再次包围汉城，第8集团军会付出很大的牺牲。

就在李奇微发起试探性进攻的同一天，彭德怀和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的负责人正在研究毛泽东前一天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于1月14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对朝鲜战争的发展前途作了几点估计：

“（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

（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作充分准备才能再战。

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彭德怀等还分析了志愿军的现状：经过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减员甚多，兵员没有得到补充，一线兵力只有志愿军6个军21万人，人民军3个军团，而敌人有23万人，随着战线南移，我运输线已长达550公里至700公里，再加上敌机狂轰滥炸，运输更困难，粮弹物资供应严重不足。我军面临的困难非常突出于是决定，下一次战役放在两三个月后的春季进行，主力部队抓紧2个月的时间休整。同时决定，1月25日召开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

就在1月25日这一天，李奇微集中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兵力，全线发起攻击。他把美英军主力放在西线，以汉城为主要攻击方向。目的是重占汉城，将中朝军队压回“三八线”以北。

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没有料到李奇微会这么迅速恢复战斗力并发动这么大规模进攻，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春季攻势的准备上。

李奇微笑了。但是，他笑得太早了。

夜深了，月亮爬上树梢，夜空似乎深不可测。彭德怀眉头紧蹙，裹着大衣在皎洁的月光下来回踱步。在出乎预料的情况下，统帅者就要处变不惊，充分调动自己的全部经验、智慧，千方百计地后发制人。

彭德怀思忖着：敌人进攻的重点主要放在西面，以美英军为主力，东面以伪军为主力。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怎样才能稳住阵脚呢？他叫来韩先楚、洪学智、解方商定：节节抗击，西阻东放。西线方向组织38、50军和朝鲜人民军1军团，阻击敌人的主攻兵力。东线则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主力39、40、42、66军实施反击，争取歼敌1至2个师，进而向敌人纵深发展突击，从翼侧威胁西线敌人主力，动摇其布势，制止其进攻。

1月27日，彭德怀打电报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考虑，并建议第19兵团开往安东，以便随时调赴前线。

毛泽东于1月28日复电要求：“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高干会上进行说明”。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复电，当即决定中朝军队停止休整。

1月29日，是联席会议的最后一天。彭德怀表情庄严地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报，部署了第四次战役的作战任务。

中午，会议匆匆结束。与会者立即赶回部队。

这时，彭德怀还要靠前指挥，志愿军司令部又迁移到金化。

在金化以北的大山里，到处是茂密的树林。司令部选在一条山沟里，匆匆做些伪装，彭德怀就住下了。

(2) 彭德怀还击了。

李奇微实施进攻的第一周，突如其来的暖雨使冰封的大地变成了20至50厘米厚的褐色粘滑泥浆。

骊州，李奇微的心情象天气一样恶劣。就要到口的肥肉却吞不去，不能不使他焦虑。

1月25日，西线的美：军首先发起攻击，接着美9军也于28日开始进攻。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主要沿公路进攻的办法，开始注重爬山头、抢占制高点。由于水原至汉城是一片平原丘陵交错地带，比较便于机械化大兵团行动。李奇微扬言，要在5天以内打过汉江，重占汉城。他们发挥机动快、火力强的优势，分成多路同时进攻，最多时达15路，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志愿军防御要点反复进行空地立体攻击。

这是朝鲜战争以来志愿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防御作战，其激烈程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

李奇微没料到，志愿军在汉江南岸进行了23个昼夜的顽强防御，迫使美军付出一万多人的代价，仅仅推进了18公里，每天平均还不到1公里。

使李奇微不可思议的是，第 50 军是 1948 年由国民党起义军队改编的。在中国解放战争中，这支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部队一击即溃。入朝后连续参加了第一、二、三次战役，全歼了英军皇家重坦克营，解放了汉城，战功卓著，所向披靡。

军长曾泽生是云南人，1922 年习武，后来先后入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学习，颇受蒋介石赏识。任国民党军队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副司令，1948 年在长春率 60 军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 50 军军长。

这一次，曾泽生和 38 军这支解放军老部队配合，不甘示弱，一直在第一线坚持指挥，在每一要点上都同敌人反复争夺，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为东线志愿军的反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 月 31 日，彭德怀通令表扬了 50 军。

至 2 月 9 日，进攻东线的美 2 师 23 团及法国营被阻于砥平里，伪 5、8 师进至横城以北地区，呈现向北突出之形，就好象在整个战线中央突出一个包，造成了志愿军反击的有利态势。

那几天，彭德怀面对作战图常常喃喃自语：先打哪个为好？由于志愿军力量不足，不能同时出击砥平里和横城两处的敌人。彭德怀反复权衡：先打砥平里，可以直接震撼西线的敌人主力。但对手是美军，战斗力较强，如：至 2 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可能陷于被动；横城之敌虽多，却是伪军，战斗力较弱，势态突出，翼侧暴露，有利围歼。

彭德怀打电报征求了韩先楚和邓华的意见，又找来洪学智、解方一起研究，最后决定，以志愿军 4 个军和人民军两个军团先攻横城地区战斗力较弱的伪军 5、8 两个师。

2 月 11 日黄昏，太阳的余辉很快便从天空消失了，月亮在无边的黑暗中闪烁着微光。

横城反击战拉开了帷幕。

在短促的炮火袭击后，志愿军士兵踏着积雪泥浆，利用夜幕的掩护，发起猛烈的攻击。

伪 8 师的前沿阵地被迅速突破，敌人纷纷逃向横城。他们作梦也没想到，退路早已被切断。

志愿军的 39 军 117 师 350 团神速地插进敌人后方，埋伏在通往横城的公路两侧的山头上。

12 日，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晨雾随着阳光的照射而逐渐消逝。败退下来的美 2 师之个营和伪 8 师 2 个营涌向志愿军的伏击圈，越聚越多的汽车和坦克把公路堵死。志愿军 351 团的士兵首当其冲，沉着应战。他们暗暗他说：美国佬，这回你可逃不了了！

走投无路的敌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志愿军埋伏的山头进攻，敌人已爬上了山脚，志愿军的阵地还是一枪不还。敌人象一群蚂蚁似地往上涌，钢盔和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眼看已逼近了山头。突然，志愿军还击的枪声象一阵急风暴雨，一下子就把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坡上。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一个阵地上只剩下指导员、通信员、炊事员等几个人，仍艰苦奋战，守住了阵地。

突然，又一个阵地上的枪声停止了。原来，战斗最激烈时，志愿军士兵的弹药已经全部打光了。他们隐蔽起来，等敌人冲上山头后，用石头猛砸

敌人，把敌人砸得蒙头转向。然后，高喊着：“刺刀见红，杀呀！”举着刺刀，消灭了逼近山头的敌人。敌人又一次绝望了。

夕阳西下，雾气又低低地弥漫着，山也暗淡了，天也暗淡了，树也暗淡了。敌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汽车，然后跟随在坦克后面慢慢地向南移动。坦克向公路两旁的阵地猛烈轰击。

趁此时机，汽车开足马力向南急驰。

前往支援伪 8 师的美 2 师 1 个营遭到另一次埋伏。幸存的一位美国列兵说：“中国人打中了最前面那辆车的司机，整个一列车队都停止不前。人人手忙脚乱，只要一个人倒下，中国人马上来抢走他的武器。有人喊叫道：‘这里有一个！，我就开了火。但是，那只是一棵树。有人喊道：‘我们从这里冲出去！，我晕头转向，好象整个世界在我脚下爆炸了。真是血流成河，当时我知道我完蛋了。”噩耗传到李奇微的耳中：横城之战是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军生命损失较惨重的一次，530 人丧命。至 2 月 13 日晨，横城之战结束时，伪 8 师 3 个团，美 2 师 1 个营，美伪 4 个炮兵营及伪 3、5 师各一部，被歼 1.2 万余人。

李奇微后来写道：“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 2 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到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韩第 8 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 2 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韩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韩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出现在南韩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韩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伪 8 师被歼后，横城及其以东敌人纷纷向后收缩，志愿军乘势收复横城，向前推进了 15 至 20 公里。

彭德怀命令迅速歼灭砥平里之敌。

砥平里是一个敌人固守的、突出的小镇。有情报说，这里的敌人已部分南逃，剩下不到 4 个营 3000 余人。实际上是美 2 师 1 个团和法国 1 个营共 6000 余人。敌人兵力比估计的多，且已构筑了较强的防御工事。而志愿军火炮少，参战部队协同动作差，以致当晚未能解决战斗。

14 日，美、英军开始东援，当晚又未解决战斗。

15 日，美、英军大批援军开始逼近砥平里，彭德怀认为要大量歼灭敌人或迫使敌人全线退却，可能性已很小。为避免处于被动，他于 2 月 15 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自 16 日开始，部队先后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转入防御。

西线敌人仍继续对在汉江南岸坚守的 38、50 军一个团猛攻。志愿军始终守住阵地，牵制敌人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志愿军在东线的反击作战。彭德怀命令他们先后于 16 日和 18 日撤回了汉江北岸。

志愿军从砥平里撤退后，取消了向汉江以南进击的计划，第四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了。

2 月 17 日，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和洪学智、解方等人就下一步作战部署进行了研究。

彭德怀认为：志愿军虽然在第四次战役中摆脱了被动局面，但消灭敌人不多，敌人还在继续北犯。志愿军一线部队已十分疲劳，兵员减少。他果断决定：部队转入运动防御，准备争取两个月时间，掩护第二番部队开进，

以再次发起反击。

彭德怀指示各军：在敌人优势火力面前，不应死守一地不动，也不应在一个阵地集结很多部队，以避免过多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力量为原则。各部队可依据情况，分成数个梯队，轮番阻击，换班整补，只要我们能争取两个月的时间，后续部队即可赶到前线。

由于战争出现了反复，彭德怀于2月20日返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

(3) 毛泽东说：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

2月21日，彭德怀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他从西郊机场下飞机后，乘车赶到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当时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静明园。彭德怀又乘车返回西郊。

他风风火火地进入静明园，毛泽东正睡午觉。秘书劝他等会儿。彭德怀表情严肃，大声地说：“我有急事要向主席汇报。”说罢，推门而进，唤醒毛泽东。

毛泽东事先已得知彭德怀要回京，立即起床，一边穿衣服，一边开玩笑他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时间闯进来提意见。

毛泽东又问：你吃过饭了吗？

彭德怀回答：没来得及吃午饭。

毛泽东关切他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必须先吃饭，你若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彭德怀只好到食堂匆匆扒了几口饭。赶忙返回毛泽东住处。

看见彭德怀明显地消瘦了，眼睛布满了血丝，毛泽东关切地问候了他。彭德怀说：我今年53岁了，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就是睡觉太少了。

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说明战争不能速胜。他说：“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与在国内作战有突出的不同之处：一是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现在志愿军伤亡很大，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削弱。二是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使缴获敌人的装备；因缺乏技术人员，不能使用，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三是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都是海，寒风袭人。战士衣服单薄，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四是几十万志愿军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给，更得不到新鲜的蔬菜，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

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共损失汽车780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方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毛泽东听后沉思了一会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他一边作着手势，一边强调下一步的战略方针：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

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个月当中，敌人当占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 60% 至 70% 能达前线，有 30% 至 40% 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来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之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 9 个军 30 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 3 个军（有 2 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 9 个军 27 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 4 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 6 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 4 个军共 10 个军 30 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 6 月中调用。上述 10 个军中的 4 个军，因打了 5 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 2 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 4 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 10 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 12 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 30 万人，再补充 30 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 1、2 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 3 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失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的只有 6 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甫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 9 个军于 4 月上旬到达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 6 个军及朝鲜人民军 4 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 9 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 4 月 15 日至 6 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告诉彭德怀：

中央军委决定，3 兵团（12、15、60 军）、20 兵团（67、68 军）和 47 军自 3 月起陆续入朝参战。同刚刚入朝的 19 兵团（63、64、65 军）共 9 个军 27 个师作为第二番轮战部队。

中央军委还决定：加速装甲兵的参战准备，加速完成高炮 3 个师及 22 个营、战防炮 2 个师、火箭炮 9 个团、榴弹炮 3 个团的扩充和训练，决定改装在朝部队和即将赴朝部队的轻武器，第一步先改装 36 个师。

毛泽东对这两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

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非常注意解决一个问题：在现代战争中，如果没有必需的火炮，就不能有效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不能

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没有必需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就不能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坦克；没有必需的飞机和防空武器，就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空军和掩护自己的战场，更不能直接协同步兵进行有力的攻防作战；没有必需的现代化的通信技术和侦察手段，就不能有效地实施作战指挥，在现代条件下，进行现代化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化技术装备，一是要有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现代化作战艺术的人。志愿军在这方面远远不如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改变这一劣势。在国内为志愿军调拨补充武器，向苏联订购武器。

在战争初期，志愿军虽然依靠兵力的优势、政治上的优势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受技术装备的限制，没有海军和空军参战，坦克、火炮也很少，通信技术和侦察手段又相当落后，使得作战效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以致未能歼灭敌人重兵集团。

对几个战役毛泽东记忆犹新：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在三所里、龙源里拼死包围了不少美军，由于敌人是4个轮子跑，志愿军是两条腿追，结果绝大部分敌人绕道跑了。

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包围了砥平里的敌人。由于没有制空权，白天敌人的飞机轰炸很厉害，只能晚上调动兵力，特别是我火炮少，弹药又不足，敌人兵力、火力集中，因而未能解决战斗。

毛泽东决心积极创造条件改变这一劣势，逐步缩小技术装备的差距，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着重抓了两项工作：第一，大力改善技术装备，加速各军兵种的建设，在国内加紧军工生产，充分利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生产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逐步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1951年朝鲜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同时，从中国经济状况出发，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筹集资金，从苏联购置自己尚不能生产的，必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以加快特种兵建设和部队装备的改善，全国捐献飞机的款项可购买3710架驱逐机。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一人就捐献了一架。

战争发展证明：步兵逐步都换成了苏式装备；炮兵、装甲兵等待种兵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初期只有地面炮兵3个师，高射炮兵1个团，之后陆续加强了地面炮兵10个师18个独立团，高射炮兵5个师27个独立团，坦克兵2个师，先后赴朝参战。陆军的其他兵种和空军、海军在战争中也有较大发展，特别是空军和海军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空军很快参战。志愿军愈战愈强，最后赢得了战争。同时，也促进了解放军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过渡，向现代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这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历史性的转变。这是后话。

第二，组织部队轮番参战，通过实践锻炼部队，提高军官组织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总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夜以继日，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得疲惫，毛泽东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战况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日匆忙离京。

彭德怀在沈阳和安东两地与军政领导人研究了落实中央各项决定的措施后，于3月5日乘吉普车返回朝鲜。

入朝的第19兵团后续部队也沿公路向南开进，遇到道路拥挤阻塞时，彭德怀就命令司机在路旁停住，让部队的车开过去。他想的是，部队是开到前线打仗的，应让他们先过去，以便争取时间休息和作进攻准备。

途中，彭德怀看望了 16 日入朝的 19 兵团。

兵团掩蔽部里，用炮弹箱垒起了个长方桌，并点起了六七支蜡烛。一个参谋看到彭德怀，跑过来敬了礼，搬过来一个垫着军毛毯的炮弹箱当椅子。彭德怀揭下了炮弹箱上的毯子才坐下。

彭德怀说：“我可不是专门来看你们的，早就想来，但是情况不允许，这次是毛主席要我回国汇报，我拐了个弯，来看看大家，代表志愿军党委来欢迎你们。”杨得志问：“你就坐吉普车回国吗？”“那有什么办法。”彭德怀说：“我们又没得飞机，不过也好，我要有飞机，这次就见不到你们了。这次，秘书杨风安给搞的那个‘硬席坐铺’，还是满不错的！”彭德怀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部队怎么样？”彭德怀问。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也是湖南人。1928 年参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抗战期间，驰骋敌后；解放战争后期，跟随彭德怀进军西北，任第 19 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说：“还好，只是战士负荷太重，行军很艰苦，非战斗减员不少。”彭德怀说：“我们的两个肩膀两条腿，要与敌人的履带轮子比赛。”他接着说：“我们已经三战三捷了。眼下正在进行第四次战役。出国前不少人很担心。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不象咱们在西北打马家军那样有底，打了”几仗后，底数就清楚了。麦克阿瑟也没长三头六臂嘛！还是主席早就讲过的——纸老虎嘛：当然，还得承认他们是一只虎，打的时候还要当真虎打，一点也不能马虎。三次战役打下来，他有点撑不劲了。前不久，又从美国补充了一些老兵，把李奇微也拿上来了。敌人一定还要作大的反扑。他们装备占绝对优势，天上、海上也都被他们霸占了；地面上，我们的双腿要和他们的卡车较量。要告诉我们的战士，在朝鲜作战不同于国内，打美国鬼子不同于打蒋介石。要准备打恶战，而且要准备场场都打恶战。”彭德怀离开 19 兵团时已经接近午夜了。

3 月 9 日晨，彭德怀回到志愿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脱大衣，邓华等就来报告：敌人已自 7 日开始，集中 20 多万兵力，在凡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动了攻势，并于当天晚分两路强渡汉江。

彭德怀一边脱掉大衣，一边站在地图前。他分析，这次美国是企图从中朝军队阵地中间突破，迂回包围，重占汉城，进而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当机立断地决定各军于 3 月 10 日后撤，缩短供应线，等待后继部队，吸引敌军深入进至中朝军队歼敌的有利地区，然后对敌人实施战役反攻。

3 月 11 日，彭德怀电告周恩来：“敌 7 日又开始全线进攻，为缩短我军防线，决定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3 月 14 日，中朝军队主动撤离汉城。

在夕阳的余辉里，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将飘扬在政府大厦顶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徐徐降落下来。

当暂时撤离汉城的命令下达时，汉城市民推起早已准备好的车子，许多人背上自己的婴儿，从各个巷口里走出来，向民主政府事先指定的地区秩序井然地走去。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大炮向着汉江南岸的美军轰击，掩护着撤退的人民，到半夜，汉城市民已经走完了。

中朝军队撤出汉城，彭德怀预料在国内会产生震动，他作为司令员不安他说：我们要是有足够的大炮飞机，有可靠的物资供应，能把汉城丢掉

吗？。

他想来想去，最后掏出钢笔，趴在炮弹箱子上，给中央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报：

周总理、陈（云）、薄（一波）并高（岗）：为便利消灭敌人，缩短供应线，我军已于 14 日撤出汉城。如敌继续前进，拟逐步诱敌进至三八线以北，此一行动可能引起国内市场波动，请注意。

彭德怀 3 月 16 日 9 时

4 月初，志愿军全线转至三八线以北地区。李奇微发现志愿军后续兵团开上来，不敢再攻了。第四次战役结束。从 1 月 15 日至 4 月 21 日，在 87 天中，志愿军共毙、伤、俘敌 7.8 万人，敌人每天前进不足 1.3 公里，从而赢得了时间，掩护了轮番作战的第二批部队开进和集结，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4）华盛顿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

4 月 11 日凌晨 1 时，白宫，新闻秘书肖特召见记者，当场宣布了令人震惊的决定，解除了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记者目瞪口呆。了解内幕的人透露，这是麦克阿瑟与美国全球战略发生尖锐矛盾的结果。

随着朝鲜战争的拖延，杜鲁门认为，最大的危险仍在西欧，美国必须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决不能陷入亚洲的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

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初步制定了如下的政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命令李奇微在可能的情况下，顽强防守，打一场消耗战。如果这不能奏效，撤出第 8 集团军去保卫日本。

如果成功，寻求停火，然后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 1950 年 6 月前的状况。越雷池一步，就可能使苏联介入战争。

麦克阿瑟的观点几乎与此截然相反，他认为与共产主义的决战是发生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他认为赤色中国应被摧毁，应对中国海岸实施封锁，废除对台湾的“中立化”政策，鼓动蒋介石反攻大陆。他将轰炸中国东北的军事设施，他将用联合国新的部队和蒋介石提供的军队，大大增援在朝鲜作战的美军第 8 集团军。他将把中国人赶过鸭绿江去，占领全朝鲜。不这样做，就是“绥靖主义”或“投降”。

艾奇逊同在朝鲜驻有部队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相协商，起草了一份准备由美国总统发表的声明，呼吁实行停火。

3 月 21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这些考虑。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政府采取正面攻击，以破坏达成停火的任何企图。

3 月 23 日（华盛顿时间），他发表了声明：如果联合国决定改变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的容忍态度，把我们的军事作战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的话，那必将会使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

这一声明使华盛顿大为吃惊。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 12 月 6 日颁布的、未经五角大楼事先批准、不得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的训令。而这个声明暗示了政策上的变化，即战争也许要扩大。

杜鲁门读到这个声明时，下腭绷得紧紧的，张开的手掌猛拍着桌面，他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

翌日，白宫，杜鲁门召集了高级会议。杜鲁门后来写道：我那天唯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我从未低估过我同麦克阿瑟之间的困难，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能尊重总统的职权……我认识到我本人除了解除这位国家的最高战场指挥官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这一天，他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

不久，麦克阿瑟又放了一炮。

他回复了美国众议员马丁的一封信：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共产党，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而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马丁于4月5日在众议院宣读了这封信。此事又轰动了全世界。

第二天，4月6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这间特大型屋子位于白宫西侧后面，天花板直至地板的落地大门正对着玫瑰园。

杜鲁门再次召集高级会议。用一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以何种方式和何时撤除他的职务。

4月9日，这些人再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最后，杜鲁门透露了他自己的想法，当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他就下决心要撤他的职了。他的一切职务将由李奇微接替。

新闻界很快知道了这一消息。第二天将由《芝加哥论坛报》发表。

杜鲁门急忙指示新闻秘书肖特于4月11日凌晨1时召见白宫记者团。肖特散发了几份文件，第一份宣布了令人震惊的决定：“我深表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的指挥。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者。”第二份文件是杜鲁门给麦克阿瑟的：“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完成计划前往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

关于撤销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东京，并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收听到这则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官邸招待客人进午餐。

他闻讯后，面部表情一下变得呆滞了。一刹那，他像石雕一样地沉默，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的妻子，用一种感情复杂的声音说：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4月16日，李奇微在东京机场为麦克阿瑟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

面无表情的麦克阿瑟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在军乐队奏起的《美好的往日》乐曲声中，慢慢地走上飞机舷梯。他走到舷梯顶端，转过身，向人群挥了挥手，又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目光充满了伤感和惆怅。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在朝鲜战场上不光彩地结束了。

李奇微走马上任。

接替李奇微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是范弗里特。59岁的范弗里特也是中将。同李奇微一样，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与艾森豪威尔同时拿到毕业证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欧洲参战。

第七章 百万兵集结朝鲜 三八线双方对峙

(1) 大战前夕的彭德怀心情异常平静。

4 月上旬，朝鲜半岛严寒消退，进入了生气勃勃的春天。被硝烟熏黑了的树木顽强地抽出了新枝；被炮火翻耕的土地上，星星点点的小草铺成了一片嫩绿；河间的冰层破裂成碎块，拥挤着向下游流淌。1951 年的春天就这样悄悄地走来了。

志愿军司令部于 4 月 9 日迁移到朝鲜中部的临津江西岸，群山环绕的空寺洞。这里离激烈战斗的前线只有很少的路程。附近的山岭上，美机投下的汽油弹烧着了树木，闪出红红的火焰。

掩蔽洞外有几间破旧的木板房，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内，军用地图几乎占满了一面墙壁。一张粗糙笨重的大方桌立在房子的中间。桌上摆着炮弹壳做的笔筒、两瓶墨水、一个打开了的四方墨盒，桌子四周摆着几条长凳。彭德怀坐的也是这样的长木凳。房子的另一头，摆了一张帆布行军床，白床单、黄被子平平整整的，床头旁几个炮弹箱垒在一起，上边立着半根蜡烛，还有几本书。

正在散步的彭德怀昂起脑袋，默默望着头顶那片明朗而深邃的天空，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许多人看出，彭德怀苍老了许多，额头的皱纹如车辙碾过似的深刻，眼囊也显见的凸出了。

他在想什么？

解方刚刚提供了两个新情报。一是敌人海军加强了对朝鲜东部最大的海港元山及东海岸港口城市新津、清津的炮击、封锁和对沿海岛屿的侦察、袭扰活动；二是敌人正在调遣援兵，似有大动作。美国军方宣布，从本土调两个师赴日本，准备增援朝鲜战场。敌人一线地面作战部队已有 34 万人。敌人加紧进行登陆准备，可能先在东海岸的元山、通川登陆，配合陆上进攻，企图打到三九线以北，对志愿军造成极大威胁。

志愿军第 19 兵团、9 兵团及大批待种兵已开进朝鲜，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开进。志愿军一线作战兵力已有 3 个兵团 11 个军 54.8 万人，加上后勤部队 18 万人。

双方在狭小的朝鲜半岛集结了百万兵力，新的决战如张弓之箭。

彭德怀对这次战役寄予了厚望。

他刚刚召开会议，布置了第五次战役，参加会议的有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第 9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第 19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第 3 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还有各军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朝鲜人民军部分高级军官。

会场设在一个大掩蔽洞里。

彭德怀环视了一下与会者。他拿出几张纸铺在桌上，显然是他的讲话提纲。可是，他讲话时很少看。他声音洪亮他说：这次主要是研究第五次战役的作战问题。

他说话时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快得象连珠炮，他很不耐烦慢条斯理他

说话，他特别强调了中央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

彭德怀着重分析了战场形势，他说：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在第四次战役中进攻三八线后，不但还要继续北进，而且从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也大，其目的是为了占领三九线。这将对我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避免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我军必须先敌发起攻击。

他缓了一口气，又说：第四次战役打到此时，敌人已十分疲惫，伤亡、消耗尚未补充，预备兵力尚未赶到，我军立即组织反击最为有利。但是，我军第二番轮战部队的集结进展也尚未全部完成，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如果敌人进展快，我即于4月20日开始反击，如果敌人进展慢，我便于5月上旬组织反击。

彭德怀对在场的高级军官们说：这个仗怎么打，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第二番轮战部队的高级军官刚刚进入战场，都想大显一番身手。他们情绪高涨，议论风生，都认为与前四次战役比，这次战役的部署，无论是投入的兵力、战线的阔度、还是预期的战果都要大得多，是一个了不起的、振奋人心的部署，都要抢硬仗打。

听了大家的看法后，彭德怀心里很高兴，但宽厚的嘴唇微微动了动，还是没有显出笑容，眼神仍是严峻的。他说：这场战役关系到改变朝鲜战局，是一场大恶仗，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

他的这番结束语是不容商量的。

4月10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下令各军准备于20日左右开始出击。如敌人停滞不前，则于5月上旬再出击。以便有充分时间进行休整补充。

4月1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对敌情的判断和下一个战役的部署方案。

毛泽东的回电指出：

“（1）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

（2）为防敌从元山登陆，拟须以42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大战前夕，彭德怀的心情异常平静。他在山坡散完步，又杀了几盘棋。

由于敌人登陆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彭德怀果断决定：4月22日发起战役。

21日15时，彭德怀批准发出给各兵团、军的“关于五次战役具体部署”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以一部分兵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鉴于敌人主要兵力部署在西线，将志愿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实施突击，东线由朝鲜人民军担任牵制美军的任务。

西线志愿军又分为左、中、右三个突击集团。第9、19兵团为左、右突击集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第3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从正面突击。力求在歼灭三八线以北的美伪军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首先集中力量歼灭伪1师、英29旅、美3师、土耳其旅、英27旅、伪6师，然后集中力量会歼美25师24师。

彭德怀在电报上特别批注：此部署只准口头传达到师长，不得用文字与电文下达。

（2）周恩来说：要让“三杨开泰”。

4月22日，酝酿已久的第五次战役终于打响了。

17时，中朝军队在西线以12个军的优势兵力，突然全线发起猛烈的反突击。左翼第9兵团迅速突破敌人防御，于23日午夜突入敌人纵深30多公里，突击到“三八线”以南地区，完成了战役分割任务。担任中央突击集团的第3兵团从国内到达出发阵地仅10天左右，还没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在突破敌人纵深后，遭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歼灭美3师一部。担任右翼突击集团的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发起进攻后，于23日凌晨突过临津江，攻占了江南几处要点。这是19兵团赴朝以来投入的第一场大仗。

之前，一支支队进抵临津江北岸。任务是突破临津江，歼灭当面的英29旅、伪、师，并切断美5师、美25师南逃的退路。

处于激战前的片刻寂静中，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想起赴朝前毛泽东、周恩来的厚望。

早在1950年12月17日，毛泽东就提出让19兵团赴朝参战。他在一封电报中提议：“如果在两三个月内有使用更多兵力的机会，亦可考虑将杨得志兵团使用上去。但杨兵团亦须加强装备，补充人员（该兵团11万人，能作战者约9万人）。如使用该兵团，亦以在明年1月下旬或者2月开动为适宜。”12月21日，毛泽东在另一封电报中又一次提议：“杨得志部现已集中徐州、济南间地区，开了干部会，朱总去讲了话。如有必需，3月中参战无问题。目前仍以在徐、济间整训一时期为宜。待要使用之前一个月可开至沈阳、安东间，补一部新兵（该兵团9个师，平均每师只有6千余人，极不充实），如友方装备那时已到，可将装备改换即开朝鲜参战。”更令杨得志难以忘怀的是，1951年2月5日，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接见了即将赴朝的杨得志、李志民。

在一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内，周恩来让他们坐定之后说：你们为祖国而离开祖国，我在北京为你们送行，就是这么个意思。

周恩来的一番话似乎平常却充满深情，厚道的杨得志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恩来介绍了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也讲述了彭德怀当时指挥的第三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还讲了志愿军赴朝参战后在世界上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反映。

这时，周恩来站起来，语重心长他说：你们19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开泰”！周恩来的话使杨得志情不自禁站起来。

周恩来提及的“三杨”都是久经沙场、战功显赫、颇有指挥才干的高级将领。后来于1955年同时授予上将军衔。并分别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

轰隆的炮声，使杨得志的思绪回到眼前的临津江。

40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次突击：他是第一次面对这条穿过朝鲜中部的大江，江面宽百米，由于受海潮的影响，江水时深时浅，涨潮时水深齐岸，落潮时也有一米以上。江南岸是连绵的群山，敌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堑壕、地堡、铁丝网、地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山头，江中布有铁蒺藜。

突破临津江是相当困难的。

杨得志把兵团指挥所设在江岸的一些矮小的掩蔽洞里，洞子小得很，

直不起腰来。连地图也没法张挂，只好贴在雨布上，再把雨布挂起来。又逢绵绵春雨，洞里不住地滴水，在地上激起一个个小水潭。就在这样的环境恶劣的掩蔽洞里，杨得志组织和指挥着战斗。各部队的情况送到洞里；给各部队的作战命令又从这里发出去。

他下令：开始攻击。

敌人全力阻击，密集的炮火向江岸、江心轰击，飞机不停地轰炸扫射，每个桥梁、渡口、徒涉点都被严密地封锁了。

杨得志迎着江风，清楚地看到江面和主要突击方向的情形：江岸延绵 20 公里都弥漫着硝烟和炮弹的烟尘，敌人汽油弹打着了的树林在熊熊地燃烧，但是，这都阻止不了渡江部队。士兵们勇敢地冒着炮火，涉过百尺宽、齐腰深的江水，向对岸冲去。

4 月 22 日 23 时，杨得志接到了前面部队的报告：部队胜利突破天险临津江。

突破临津江，占领了江南岸桥头阵地后，各部队迅速向敌人纵深推进。

杨得志指挥所紧跟着过江。那天下着小雨，雨雾蒙蒙的。杨得志看到岸上到处是被炸烂了的铁丝网、被排出的地雷，公路两旁还有被炸毁的坦克。缴获来的坦克正开向江北岸。路上，迎面可看到士兵们兴高采烈地押送着一群群的俘虏走下战场。俘虏们形形色色，一个个无精打采，蓬头垢面，有的裤子穿得前后颠倒，有的还吃着志愿军士兵给他们的干粮。俘虏们说：他们被打败之后，好几天没吃上饭，是被搜山时搜出来的，还有的钻进山洞里饿极了，听到志愿军士兵喊话以后出来缴枪的。

63 军 187 师 561 团 20 岁的士兵刘光子一人俘虏 63 个英国兵的事，成了当时部队流传的一大新闻。除了刘光子战绩突出之外，还因为被俘的这些英国兵是英军著名的 29 旅格罗斯特团的。

战后，63 军召开英模代表大会，杨得志听取了刘光子的发言，深受感动。

原来，志愿军过江之后，主力继续南进，于 25 日 18 时突破了伪 1 师及英 29 旅主要防御地带。著名的格罗斯特团的士兵被突然的打击打得狼狈不堪，如惊弓之鸟，，股股地向南逃窜。

天刚蒙蒙亮时，一小股英军士兵跑到了刘光子埋伏的小山脚下。敌人以为这里是安全地带，可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竟埋伏着志愿军士兵。这些疲倦不堪、浑身尘土的英军士兵刚想喘口气，有的在小河沟边洗脸，有的寻找东西吃，有的准备躺下睡一觉。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敌人一下乱作一团，有的吓得呆若木鸡、端着枪不动，有的缩着脑袋、胡乱朝天放着枪，有的干脆低着头、直打哆嗦，有的丢下枪支、满山乱跑。

这时，战场上掀起了捉俘虏的热潮。士兵们象猎人似的围猎那些在山野里抱头鼠窜的英国士兵。

刘光子抓起手榴弹和冲锋枪朝敌人冲去，一直冲到一块大岩石后面蹲下来，朝着慌乱的敌人投出一颗手榴弹。没想到，从石头下边呼啦啦地涌出来一大群敌人。刘光子端起冲锋枪，跳上大石头，大喊一声：不许动，缴枪投降！这些英国士兵一个个动也不敢动。刘光子不会说英语，这两句“不准动，缴枪投降”的喊话，是到前线后才学会的。他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来还带着宣传品，便一把给俘虏们扔过去，又作了手势，命令俘虏排好队，举手朝山上走去。当他一个人押着俘虏往回走时，才在路上暗晴地数了数，整整

63 个。

格罗斯特团团团长卡思，先是躺在尸体堆里装死，被志愿军士兵发现后，只好从尸体堆里爬出来，自动摘下缀有“荣誉”帽徽的军帽，垂着脑袋，走入俘虏行列。

志愿军年轻的士兵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英国皇家陆军。一人突然喊道：真怪！怎么他们帽子上有两个帽徽呢？这标志着什么呢，事后才知道，这就是英军中唯一缀有两个帽徽的著名的格罗斯特团。

早在 1801 年，在远征埃及的殖民战争中，该团因为突破包围，转败为胜，受到英皇赏赐，从此，该团每个士兵帽子的前后都缀有“皇家陆军”的帽徽。在时隔 150 年后的今天，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威风扫地。

刘光子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孤胆英雄”的称号，并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4 月 24 日，西线中朝军队全线向南发动进攻，全部抵达或越过三八线。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原设想以 14 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猛烈的突击，一举再将敌军打回三八线以南，相机重新攻占汉城。

但李奇微掌握了志愿军士兵必须自带粮食、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只能乘夜间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战术的规律。在中朝军队开始进攻后，李奇微采取节节抗击，逐步撤退的战术，其主力部队每天下午先撤退，留少数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保持接触作掩护，当志愿军利用黄昏发起攻击时，其掩护部队迅速撤退 20 至 30 公里布防；当志愿军步行追击至拂晓停止时，恰好暴露在敌人炮火控制之下，被其炮火杀伤而难以活动。这样，中朝军队经过 3 天 3 夜的进攻，虽然迫使“联合国军”逐步撤至三八线以南的第二线阵地，但其被围部队大部分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跑掉。中朝军歼敌不多，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4 月 26 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

“新到日本之敌军共有 15 万余。估计敌或以一部加强正面，同时有在我后方登陆的可能。此役原拟于 5 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 4 月 22 日开始。但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敌在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致作战 3 昼夜，没有达到迂回议政府、截断敌人退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登陆企图。朝鲜地形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的便利条件。志愿军党委多次考虑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因此我军主力目前不宜南进过远。敌军一旦登陆成功，我之咽喉即被扼住，我正面部队即使能打到釜山，亦最终不得被迫撤退。此次我军拟在突破敌军抵抗后，以 5 个军相机追击至三七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则以小部队监视袭击之，使敌后备兵团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为应付万一，我必须立即修好熙川至阳德公路，以保障主要运输供应线。深盼军委对空军加速准备，配合作战。”此时，彭德怀最担心的是敌人重演仁川登陆，占领朝鲜蜂腰部、使中朝军队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一幕。

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最为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们复电彭德怀：“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4 月 26 日，中朝军队继续向敌人纵深发展进攻。28 日，敌人主力被迫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这时，新任美军第 8 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将美骑：师也调到汉城，组成密集火网，诱志愿军攻城。

彭德怀识破了敌人的诡计，认为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战机已失，命令西线主力停止进攻，只派一部兵力逼近汉城，一部逼近汉江，一部渡过昭阳江，与敌人保持接触，掩护主力准备转移到东线作战。

这样，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到4月29日就结束了，作战地图上的箭头表明：7天内，中朝军队全部进抵或越过三八线，歼敌2.3万人。

李奇微承认：南韩军队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苦恼。实施进攻的中国军队再次将一支又一支的南韩部队追赶得抱头逃窜。溃败之中，这些部队又丢弃了大量贵重而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又采取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和迫击炮的掩盖下发起了进攻。这次攻势开始于朝鲜中部的山区，拂晓时在整个朝鲜半岛全线展开。敌人采取了南韩军队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又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

中国人狠狠打击南韩军队，迫使其仓皇逃回“犹他线”以南。以后，敌人进入了这一缺口，力图包围两翼的美国部队。范弗里特将军立即令第1军和第9军在这一威胁面前逐步撤往“堪萨斯线”，放弃新近夺取的全部阵地，换取宝贵的时间并严惩敌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封住了由退却的南韩第6师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敌人进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敌人以一次突然的打击把南韩第：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内。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军一再设法援救格罗斯特团的第：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打垮。

中国人一切断汉城以东东西走向的主要公路，就集结兵力，准备向首都发起大规模突击。他们事先就吹嘘该城不久就要回到他们手中。当位于汉城正北的议政府受中国人威胁时，我们被迫将其放弃。接着，范弗里特着手建立一道新防线，以固守汉城，并将敌人阻止在汉江以北。

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李奇微对作战地图沉思良久。最后判断，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可能从中线突击。因而调美第7师、伪2师，加强美第9军的防御。

《韩国战争史》称：李奇微从敌人部署情况预测，敌人可能以中共军为主力，从中西部战线发起进攻，以中共军队3个军和北韩1个军团为助攻方向，向汉城方向进攻。

他估计错了。彭德怀大智大勇，确定志愿军第二阶段的主攻方向不是中线，而是东线。

彭德怀为什么将战场从西线转移到东线呢？在第一阶段的攻势中，中朝军队西线右翼集团向南前进了50多公里，直抵三八线以南的汉城地区，将整个战线形成了由西南逐渐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斜线态势，使防守在东线的李承晚军队暴露。彭德怀判断，美军主力决心死守汉城，志愿军难以取胜，而东线韩国的军队的战斗力较弱，比较好打。他临机应变，决定立即向东转移兵力，以李承晚军队为主要打击对象。首先集中力量以歼灭县里地区伪3、7、5、9师为主要目的，然后视情况继续歼伪首都师、伪11师。

5月16日18时，志愿军的大炮怒吼了。密集的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阵地上，在炮火掩护下，志愿军第3、9兵团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于当晚全线突破了东线县里地区敌人阵地。

东线战役开始后，彭德怀昼夜守在指挥所。他有一个习惯，战役发起后，就让参谋不断地在地图上插小红旗，标明哪个部队突破了，是什么时候突破的，各部队进行到什么位置。

5月18日晨，被紧紧包围在县里地区的伪3、9师开始突围，志愿军2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七军团乘机发动进攻，战至19日，敌人大部被歼，残敌丢弃了重装备，溃退进深山丛林中。

与此同时，在中线的志愿军第3兵团也发起攻击，歼灭美军4个营和法军营大部及李承晚军队一部。牵制了美军第7师，使其无法东援。

中朝军队在东线发进攻后，部署在西线的第19兵团3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于5月16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上游实施佯攻，对敌军阵地积极攻击，形成迂回汉城和渡江南进的姿势。彭德怀声东击西的妙棋果然见效。当一部分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时，李奇微连声惊呼：汉城正面临着第二次危机。

直至5月20日，美军统帅部才发觉，志愿军主力已东移。急令西线美军3个师及3个旅于当天向西线志愿军19兵团阵地猛烈攻击。19兵团逐步转入防御，同日，美军第10军主力沿战线东移，美3师也自汉城东南方向迅速东援。美军是摩托化部队，移动的速度很快，西线至东线150多公里的距离。不到一天就全部到达，堵塞了中朝军队的战役缺口。敌人又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的防线。

5月2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

翌日，毛泽东复电：“以前各役携带5天粮食可以打7天仗，因就地可筹借部分补充之。现带7天粮食，只能打5天仗，因在战斗中消耗，就地不能筹补。现洪川之敌顽抗不退，使我东线作战部队无法运输接济，而美第3师东调后堵塞了洪川、江陵间缺口。我军第五次战役西线出击伤亡3万，东线出击伤亡万余。一月之内进行了东、西两次作战，部队有些疲劳，需休整总结经验。现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且雨季已近，江河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军的师、团建制，敌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翌日，毛泽东复电：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5月22日，中朝军队停止攻击，结束了第二阶段战役。

6月10日)敌人停止了进攻，第五次战役到此结束。

这次战役结束后的第3天，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承认：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惊呼：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在连连失败之后，被迫接受了停战谈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论说：一个美国司令官，在美国政府命令下，插起了白旗前去和敌人举行谈判，在美国开国175年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

(3) 彭德怀急电救援180师。

6月25日，空寺洞，树林里搭了一个很大、很宽、很长的掩蔽棚。棚子是用粗木搭的，上面覆盖着土，搭上了树叶，从空中看不见，可以防止空袭。

彭德怀在棚子里召开了一个军长、政委参加的会议。会上，彭德怀总结了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第五次战役自4月22日至6月10日历时50天。志愿军共投入15个军（含人民军4个军团），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摆脱了志愿军在第四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也迫使敌人对中朝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在百万以上。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6、7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因我军技术装备大落后。全歼美军一个团，一个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的敌人打退。60军180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人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了数千人。

彭德怀把60军军长韦杰叫了起来。

韦杰是1927年入伍的高级将领。1951年入朝，就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彭德怀说：韦杰，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你们被包围了？你们并没有被包围，敌人就是从前面过去了。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后面也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敌人，就是过去了吗，晚上完全可以过来嘛，为什么要说包围了？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毁的、接着，又问：你这个韦杰，军长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除了彭德怀讲话的声音，没有人作声：原来，5月22日，李奇微发现志愿军北撤时，改变了以往稳扎稳进的战术，以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了突击部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向志愿军纵深迅速穿插，配合后续部队包围志愿军后撤部队。

当时，志愿军全线出现了多处空隙。5月24日，志愿军第60军所属180师后撤时，正好赶上美军从一条公路插过去。他们就隐蔽在山里，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180师师长郑其贵是安徽人，1929年参加红军，1951年入朝后参加了这次战役。他看见白天公路上敌人的坦克轰轰隆隆地开过去很多，就以为自己是被包围了。其实，他那个地方离志愿军控制的地区就隔一条公路，完全可以晚上撤回来。但是，郑其贵怕敌人测向，发现他们的位置，命令把电台砸了，把密码烧了。这样，军、兵团和志愿军司令部无法与他们联系。他们藏的那座山很大，树林很密，他们不发出信号，接应的部队不知他们藏在哪里。

5月26日，180师召开紧急党委会。

会议气氛非常沉闷，每个人都沉默寡言，紧锁眉头，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十分严峻：电台被毁，与上级联络中断，弹药快要用尽，粮食早已吃完。由于没有经验，让可供食用的数百匹骡马跑散了。忍饥挨饿达3天的全师被围官兵，在重兵压境之下，如何摆脱困境呢？终于，有人提出了采取在国内作战时各自分散突围的办法。在朝鲜战场，地形不熟、语言不通，分散后力量不集中，很难突破敌人的防线。

然而，师长还是命令分散突围，最后，师长及少数跑散了的人陆续回来了一些。

郑其贵因临危动摇，指挥失措，受到军纪处分。后来回国，先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参谋长、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90年去世。5月27日，美军又一次发起了攻击，被围人员中，少数抵抗到了最后英勇牺牲，其余大部分则

因弹尽粮绝，无力抵抗而被俘或失败。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毛泽东和彭德怀极其关心 180 师的突围。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询问：“60 军 180 师的情况如何？甚以为念。”

彭德怀亲笔疾书电文，命令救援 180 师。

60 军军长韦杰接电文后，立即命令部队接应 180 师突围。但是，所有接应均未成功。

彭德怀认为，180 师师长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的。他如果不命令分散突围，是完全可以部队的撤回来的，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只是把他们与大部队的隔断了。另外，美国机械化部队晚上是不敢行动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夜晚往回走嘛。12 军的第 91 团，比 180 师插得远多了，孤军深入，还是很有秩序地、完整地撤回来了。180 师师长只看见公路上敌人汽车、坦克不停地过，就慌了，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彭德怀气愤他说，这是志愿军的耻辱。

这次会议一直到中午才结束。

入朝 8 个月了，战场的夜晚首次出现较长时间的宁静，但这种宁静不是万籁俱寂，只是相对于激烈的拼杀而言。在引而不发的两军阵前，时而几发炮弹打破宁静，时而照明弹又划过天空。在照明弹短暂的光亮下，双方士兵抓紧时间，在三八线两边修复着工事，整理着枪支弹药。阵地之后，双方的统帅者也在瞻前顾后，重新运筹。

彭德怀凝视着夜空，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上。

他感慨万千：从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6 月为时 8 个月，志愿军连续进行了 5 次战役，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从双方军事位置上看，战线从鸭绿江边又被推回到 400 公里以南的三八线附近，同时，据志愿军统计，中朝军队共歼敌 23 万余人，其中美军 8 万人（美国公布的数字是美国战斗损失 5 万人）。志愿军作战减员也达 16 余万人。志愿军在既无飞机掩护，又无坦克支援，仅拥有少量炮兵的情况下，能够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并取得胜利，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少有的。现在，战线基本上固定在三八线附近了。

然而，彭德怀此时的心情并不轻松，在夜幕的掩护下，双方都在准备迎接更长期、更艰巨的战斗。

（4）毛泽东预见：战争进入战略对峙阶段。

1951 年 6 月初，中南海。

杨成武走进丰泽园，眼睛突然一亮，几棵大海棠树，开满了密密层层淡红色的花，繁花从树枝开到树梢，斑斑驳驳的阳光洒在庭院里。

丰泽园的颐年堂内，毛泽东召见了即将赴朝的 20 兵团司令员杨成武。

杨成武是 1929 年参加红军的；跟随毛泽东走过二万五千里；抗日战争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重创日军，声名大振；解放战争时任纵队、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刚刚接到就任志愿军 20 兵团司令员的命令。

杨成武行军礼的时候，毛泽东很随和地打个手势，说：坐下吧。请坐。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40 周年之际，杨成武在北京接受采访时，深情回忆了那次难忘的会见：

落坐后，毛泽东就说，我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兵团已做好了入朝的准备，这很好。

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指战士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要有准备，思想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再打它几个胜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继续在全国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

毛泽东谈到朝鲜战场局势时说：目前，中朝军队将敌人打到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战争双方已转入了战略对峙阶段。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我们还得准备打它几仗，现在中央已决定，今后要“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 21 个军分三批在朝鲜轮番作战。你们这次去，对部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毛泽东边抽烟边喝茶边谈。他时而拿一支烟，并不马上抽。而是说着话，手上捏弄着烟，把烟捏松。当几句话告一段落，才拿根火柴，使劲擦着，点上烟。他有时一杯茶喝光，只剩茶叶时，便把杯子端起来，用两个指尖当筷子，把茶叶扒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缓缓地咽下去。他还保留着湖南人吃茶叶的习惯。所有这些动作使谈话产生一种特有的气氛。大家都无拘无束，随着毛泽东的谈话，自由地插话，整个气氛融洽、热烈。

毛泽东说：呵，是的，你们是京津卫戍部队。他以浓重的湖南乡音，伴以随意的手势，回到朝鲜战争的话题上来。谈战争如聊平常事，千军万马犹从眼底过。当一位工作人员走进门来，在毛泽东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毛泽东忽然站起身说：吃饭，我们一起吃饭去。

毛泽东要留吃午饭，这是杨成武没有想到的。他有点为难，说：主席，你吃饭去吧，我们走了。

不，吃了饭再走，一顿便饭。毛泽东边说边以手势招呼大家往门外走。

时间近正午，颐年堂门外阳光明媚。门前空地上搭着一个简易席棚，席棚下的阴凉里有一张木质方桌，桌上的菜是几碟家常菜，特别一点的就是摆了：瓶酒和几个酒杯。酒是红葡萄酒，杯子是高脚玻璃杯小毛泽东举起一杯酒，说，我祝你们一杯酒！

杨成武站起身来说：主席，应该是由我们来敬你的酒。

不，我来祝你们的酒！祝你们到了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打胜仗！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反侵略的，是为了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

大家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毛泽东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抗美援朝，也就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志愿军要尊重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谦虚谨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他们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这是胜利的基础，要和朝鲜人民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

毛泽东第二次举起一杯酒：再来一杯！

大家饮了第二杯酒。

毛泽东说：经过五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入

朝后一定要眼观全局，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结束这场战争，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你们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要坚持这个战略方针，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换句话说，你们 20 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杨成武说：主席，我们都记住了。他想代表 20 兵团敬上一杯酒，刚要举杯，毛泽东却第 3 次举起酒杯：来，干了这杯酒。

毛泽东喝第 3 杯酒时说，要注意战场上的局势，注意军事的和政治的形势。

杨成武深受鼓舞，3 杯美酒，几番叮嘱。每番叮嘱都包含了重要的内容。

7 月 2 日，黄昏时刻，杨成武乘吉普车缓缓越过鸭绿江桥。后来，他指挥部队参加了 1951 年阵地防御作战和 1952 年巩固阵地作战。

第八章 上甘岭两军鏖战 秦基伟寸土不让

（1）秦基伟俯瞰上甘岭，紧锁眉头。

朝鲜半岛连绵起伏的山峦上生长着成片成片的高大的常青树木。险峻的绝壁从山岭上陡然直下。秋天景色非常迷人。夏日悄然离去，覆盖着茂密的林木的山野变成了金色、黄色和令人陶醉的红色和褐色。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朝鲜半岛两边的大海一望无涯，深透明净。

1952 年的秋天，接替五圣山一线防御的 15 军军长秦基伟爬上五圣山顶。他微蹙的双眉浓密刚劲，挺直的腰板显示出军人的威武健壮。

秦基伟久经战火考验。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红军。在战争年代，从参谋升任军区司令员。1949 年 3 月任 15 军军长，率领这支部队作为 4 兵团先遣军强渡长江，参加广东、广西和滇南战役。1951 年率 15 军入朝参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此时，秦基伟站在 1061.7 米高的山顶，极目望着眼下铺展开的大地。

上甘岭位于五圣山南麓，其南面的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是五圣山志愿军主阵地前的两个支撑点，只有 3.7 平方公里。五圣山地势险峻，西临平康平原，东扼金化经金城通往通川之咽喉，是志愿军中部防线战略要点。而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象五圣山伸出的两个拳头，楔入敌人阵地，可以俯瞰敌人金比一线全部纵深，直接威胁敌人的金化防线。如果敌人一旦夺取了上甘岭的两个高地，不但解除了对金化防线的威胁，志愿军的五圣山阵地就会受到直接威胁。五圣山万一失守，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朝鲜战局就要受到影响。

秦基伟不禁紧锁起眉头：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 5 次战役，把美军从鸭绿江边一步一步地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从此，战争格局大变，中朝部队由运动战转入了阵地战，先后进行了粉碎敌人 1951 年夏秋局部攻势、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不仅把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

定下来，而且进行多次胜利反击，使敌人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迫使他们前来谈判。

从 1951 年 6 月开始，朝鲜战争就形成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

能否守住北朝鲜这半壁江山，金日成担心，毛泽东也关注。

秦基伟嘴角又露出一丝笑意。秦基伟对自己的部队充满信心。部队从前沿阵地送来一大卷信。这些热情洋溢的信里报告：上甘岭前沿的战斗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在一封士兵的来信中写着如下的誓言：“要攻，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要守，只要我们活着，阵地决不会让给敌人！”士兵们这种行动，更增强了秦基伟的信心和责任感，他决心要指挥好这一战役。

秦基伟向板门店方向望去，想到：“10 月 8 日，美国在板门店宣布无限期休会，同时，纽约将要召开联合国大会。不难估计：美军要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以打破战场上的对峙状态，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是横贯朝鲜 200 多公里的战线上，敌人会从哪一点上发动进攻呢？”“敌人在东线已连遭惨败，西线志愿军阵地也固若铜墙铁壁，敌人不会到那里去碰壁的。他们从中线突破以拉平这条战线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中线长达 60 余公里，在这样长的宽正面上展开全面进攻，敌人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如果进攻，它可能选择一点，这一点选在哪里呢？平康是平原，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但是，凡是对敌人有利的地方，就必然是我们守备最坚固的堡垒，这一点是敌人从历次的惨败中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他们从平康进攻的可能性不大。”秦基伟凭直觉感到，“敌人的进攻点很可能选择在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一线。这些日子，美军第 8 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到金化视察了 3 次阵地，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部队逼近上甘岭前沿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演习，侦察机反复进行低空侦察，并不断以小股部队的出击来侦察志愿军阵地的地形……。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烟幕遮盖下进行的。他们白天用汽车装载少数兵员西运，夜间却把大批大批的兵员运到这里来，看来，美国将军们想声东击西，以保证他们在主攻方向发起攻击的突然性。”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秋季攻势要开始了。覆盖着五圣山的郁郁葱葱的松林，似乎也感到战火的迫近，忐忑不安地骚动不息。

(2) 一天内，30 万发炮弹把上甘岭岩石炸成了粉末。

10 月 14 日，黎明提前来临了。

3 时，排山倒海般的炮火，突然打破夜空的寂静，敌人向 597.9 高地、537.7 高地北山开始了毁灭性的轰击。

秦基伟感到，大地忽然震动起来，坑道顶上的沙石哗啦哗啦地落下，烛火跳动了几下熄灭了。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向上甘岭阵地开始进攻了。

敌人向这个共 3.7 平方公里的狭小高地上，一天发射了 30 万发炮弹，飞机投掷了 500 枚重型炸弹。透过浓浓的烟雾，只能看见太阳暗黄色的轮廓；大火熊熊不熄，浓郁墨绿的松木烧成了炭柱，灼热的空气令人窒息；花岗岩的石头炸成了粉末，山头都被削平了。敌人集中了 7 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分成几路向阵地扑来。

隆隆的炮声牵动着秦基伟的神经，他遥望着笼罩在烟雾中的前沿阵地，他深信，自己的士兵一定不会辜负祖国的期望。战后，他欣慰地看到一位步兵连长高永祥写自战地的报告：15 军 45 师 135 团 1 连坚守在“537.7”高

地北山上最前沿 11 号阵地。当敌人炮火向这个山头开始猛烈轰击时，箱子上的油灯被震得跳了几下，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最终熄灭了。一个用弹箱做的柜橱，也吮当一声倒在地上。一阵疾风，把几个士兵的帽子吹跑了。

坑道里黑洞洞的。这时负责观察敌情的一位士兵气喘吁吁地来报告，半天没听到他说话。连长高永祥着急他说：“你被炮弹吓昏啦！什么情况！快说！”那个士兵向前迈了一步，大声说：“我报告完了，连长。”这时连长高永祥才明白，由于炮声震耳欲聋，自己竟没有听到报告，士兵又重新报告了一遍。

坑道里所有的人包括轻伤员都霍地站起来。

不一会儿，那个士兵又跑进坑道报告：“敌人炮火延伸了，步兵已接近前沿 50 米。”高永祥想向营里报告，但电话线断了！派人回去，已是不可能，暴风骤雨样的火力网是无法钻过去的。只有独立作战了。

6 点，敌人两次进攻被打退后，高永祥走出坑道。他吃惊地看到，阵地上，所有的掘开式工事都仿佛被只巨手一把抹去，荡然无存。刚才还是一人多深的堑壕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士兵们只得趴在弹坑里。只见山前像赶庙会一样，到处是敌人的钢盔在晃荡，估计足有 3 个营的兵力。看样子，敌人为了拿下这个小小的阵地，真是不惜“血本”了。高永祥命令已准备反击的士兵即刻返回坑道，保存力量。

刚回到坑道，敌人就开始了轮番不断进攻。

7 点左右，轻伤员也都包扎一下伤口又去作战了。他们已打退敌人 21 次进攻，牺牲了 15 人。

敌人展开了更疯狂的进攻。狂妄的机枪手连腰都不弯，边走边扫着冲上来。但当他们受到阻击又败退时，督战官却不让他们回去。只见白旗一摇，机枪就迎头向他们的士兵开起火来，敌人终于把预备兵力也投入战斗。前边是那些被打得狼狈不堪、精疲力尽的士兵，后边是刚投入战斗的士兵，他们自相践踏，疯狂进攻。

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有的志愿军士兵干脆摔掉棉袄，用手雷狠狠向敌人砸去。有的士兵打光了子弹，端起刺刀冲入敌群。这场战斗，全连用完最后几根爆破筒和手雷，只有高永祥身上的两颗手榴弹。

敌人又从两翼迂回上来，阵地被包围了。高永祥向主峰阵地眺望，浓重的烟雾遮住了视线，他知道火力支援暂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时间不能再拖了，他立即命令士兵们转入坑道。

45 师师长崔建功给秦基伟打电话汇报战况：“经过顽强的阻击和反复的争夺，两个阵地上共杀伤 1000 多个敌人，现在战士们已全部进入坑道。”他接着说：“按照作战计划，趁敌人立足未稳，我们正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从表面阵地上把敌人扫掉。”“应该这样，先给它个脸色看看！”秦基伟干脆地回答。

不久，志愿军反击的炮火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了，无数颗炮弹无情地倾泻到敌人头上。

士兵们勇猛地从坑道里冲出来，把刚刚攻上山顶的敌人赶下山。

“597.9”高地上，135 团 7 连排长孙占元带领士兵，乘着夜色，争夺 2 号阵地。

孙占元是河南林县人，1946 年参军，1951 年入朝鲜作战。在朝鲜战场上，他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 年阵地防御作战和 1952 年秋季战术性反击。

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

此时，随着一阵密集的机枪声，前边出现 3 个残存的火力点，十几挺轻、重机枪射出密集的火力。

战斗中，孙占元身负重伤，两条腿被打断了，仍忍着剧痛爬行。敌人集中火力，拼命射击，子弹使前进的志愿军士兵抬不起头来。为了掩护战友完成任务，孙占元的机枪响了。顿时，敌人的火力被吸引过去。两个火力点接连都炸毁了。士兵们要接近最后一个火力点，敌人火力点严密地封锁着山崖的斜坡，很不容易攀登。孙占元在血泊里挣扎着打响了机枪，士兵们趁机用手雷炸掉了它。

孙占元在于弹打完了，成群的敌人蜂拥而上冲到他身边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滚进敌人群中。孙占元的遗体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还有一个人压在他的脚上，两边山坡上也躺着不少尸体。

孙占元后来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追记特等功。朝鲜给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5 日中午，秦基伟和政委谷景生给志愿军司令部发去电报说：“在上甘岭地区，14 日 3 时起，敌继 12 日连续两天航空兵、炮兵的火力突击，又进行两个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凌晨 5 时，以美、伪军各一部共 7 个营的兵力，在 105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 300 余门、坦克 30 余辆、飞机 40 余架的支援下，分 6 路向我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两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是日，敌人对我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以一个排至一个营的兵力采取多路多波的方式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冲击。共发射炮弹 30 余万发，飞机投弹 500 余枚。我 135 团两个加强连在战斗开始时，仅有山野、榴炮 15 门和八二迫击炮 12 门支援作战。战至 13 时，我野战工事几乎全部被毁，人员伤亡较大，表面阵地大部被敌占领。我防守部队转入坑道作战。19 时，我乘敌立足未稳，组织反击，又恢复了阵地。

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

上甘岭战役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3) 美军一个连长点名，只有两个兵答到。

15 日以后，上甘岭战役进入了反复拉锯状态。

连日不熄的炮火象巨大的犁铧，无休止地反复地耕耘着上甘岭的每一寸土地。敌人潮水一般地涌上来，又潮水一般地退下去，高地上血肉横飞，阵地上杀气森森。双方士兵之间相距很近，经常一在几十米、十几米之内相互射击，甚至扭打在一起进行肉搏。

战斗发展到空前白热化的程度，双方都把自己的精锐部队逐次投入到这两个原是连阵地的小小山头上。

李承晚军队的一个排长在战斗后回忆：“由于天翻地覆的炮击和白刃格斗，每当高地易手时，不到 1 平方公里的狙击棱线（即 537.7 高地北山），便被鲜血染红了。”18 日，敌人以各一个团的兵力，分别向两个高地发动轮番攻击，经过一天的较量，志愿军前沿连队伤亡过重，退守坑道。

上甘岭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

15 军军部，秦基伟正在眺望五圣山，悉心分辨前沿阵地的枪炮声，参谋将 45 师的战况呈送过来。

秦基伟看完后，一声不吭地径直走进作战室，拿起电话，对 45 师长崔建功下了死命令：守住阵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秦基伟的语气虽然平和，却含着不可更改的威严。崔建功刚想说：“那当然。”那边已放下了电话。

1935年参加红军的崔建功是河北魏县人，解放战争以来一直是秦基伟的部下。秦基伟任大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9纵队司令员、15军军长时，崔建功分别任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第9纵队27旅旅长、15军45师师长。1951年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平康、金化地区防御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他深知军长的秉性，不是决以死战，军长不会说这么重的话。

45师指挥所里，崔建功面目冷峻，脸色铁青。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几乎没合过眼，愣是靠吸烟硬撑着。因缺觉和过度疲劳，他原本浑圆的脸瘦了一圈，显得干枯憔悴。

他握紧拳头，在掂量着手中的力量。

崔建功猛地曝了一口烟，把烟屁股掘灭在石块上，横下一条心说：“打吧！”19日傍晚，急袭的炮火惊天动地。

45师的部队发起收复阵地的冲击。紧跟着强大的炮火，135团某营一口气收复了597.9高地上的几个阵地。眼看这条起伏的山腿就要被全部收复时，敌人零号阵地上残存的火力点突然复活了，几挺机枪交织成一片火网，把志愿军压在主峰下面零号阵地的山脊上。这时，志愿军的炮火已按时向前延伸轰击了，火力点必须靠自己来清除。

这场战斗中出现了一位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英雄黄继光。

22岁的黄继光是四川人，1951年7月参加志愿军。

到了朝鲜，黄继光所属部队正在开庆功大会。许许多多功臣英雄的事迹，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在前线阵地上的坑道里，他看了苏联影片《普通一兵》。苏联军队的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英勇地以自己的肉体堵塞敌人枪眼的英雄形象，使他难以忘怀。在战壕里，在阵地上，在战斗中，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几本描写战斗英雄的连环画册，他暗暗地决心也要做一个人民英雄。

他在一个步兵营营部当通讯员。他经常穿过敌人层层炮火封锁线到前线阵地去传命令、送弹药，并且在战场上主动地参加各种工作，两次荣立三等功。

这天晚上，黄继光所在的营在激烈战斗之后，进攻暂时受阻。必须首先打掉敌人火力点。指挥战斗的营参谋长接连几次派人去爆破，但是都在途中伤亡了。离天亮只有40分钟了，上级的命令是要在天亮前把高地攻占。营参谋长焦急地考虑着：“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这时站在旁边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任务。他向营参谋长递过一份参战决心书和一封他母亲托人写来的一封信。母亲的信上说：“儿：人民政府对我们人民志愿军家属照顾得太好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就只想你有没有立功当英雄。告诉我你杀死了多少敌人？”母亲的期望也就是祖国人民的希望，极大地鼓舞着黄继光。他向营参谋长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营参谋长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令他当组长，带领战士吴三羊、萧登良去执行爆破火力点的任务。

他提起两个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勇敢地迎接战火的考验。临走时，他对营参谋长和坑道里的战友们说：“让祖国人民听我的胜利消息吧！”敌人火力点里的8挺机关枪组成一个密集的火网，疯狂的子弹像暴雨一样地打来，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地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火力点不

远的时候，忽然吴三羊倒下了，接着萧登良也倒了下去，紧接着黄继光也倒在地上了。

黄继光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他回过头来望了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痛，向着火力点一步一步地爬去。机枪子弹雨点般地落在他的头前、脚后和身边，溅起的碎石打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不顾一切，继续慢慢地向火力点爬去，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米时，他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扔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他的胸膛上被射穿了5个洞，鲜血止不住地流着，他昏迷过去了……一阵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头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吼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

用负伤的左臂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然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在一刹那的沉寂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敌人的地堡是被打塌了，但没有被炸坏的两挺机枪还在发射着子弹，虽然火力没有以前那么猛，但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阻击在山坡上。正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这时天快亮了，40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他感到，身后有许多的目光在望着自己，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这时，黄继光不高而结实的身体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这位中国普通士兵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正在狂吼的机枪声低吟了两下，哑了。

“同志们，冲啊！”刹那间发生的这一切，使大家热血沸腾，他们跃起身，激动地高呼着，冲了上去，收复了零号阵地。

黄继光牺牲后，他的名字出现在“火线出版社”编印的特号捷报上，传遍了上甘岭阵地。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特等功和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

然而，战后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黄继光的名字叫黄际广。在战争中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有多少血洒疆场的战友，查不到他们的真实姓名；还有在追悼会上，名字写在烈士灵牌上的战友，又突然出现在面前……黄继光、黄际广，到底那个名字对呢？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的战士绝大多数都牺牲了，黄继光也没能留下写有卧己名字的遗物。而揭开这个秘密，还是在部队回国之后。黄继光的母亲从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特意来到部队看望战士们。当问黄继光的名字时，黄妈妈笑笑说：“过去有时写继光，也有时写际广，这两个字都好！”原来，黄继光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7岁丧父，12岁放牛，没有上过一天学，在参加志愿军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啊。

毛泽东会见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时，黄妈妈向毛泽东说：“继光是你教导的好子弟。”毛泽东向黄妈妈说：“你生的好儿子！黄继光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座和平的丰碑。

攻占零号阵地的同时，537.7北山表面阵地也全部收复。但反击的胜

利仅保持了一天。20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大炮的全力支援下反扑上来。又是个血肉横飞的残酷日子，双方反复争夺几十个回合。45师反击部队伤亡大大，傍晚时被迫退守坑道。两高地绝大部分阵地得而复失。

至此，激战7昼夜。敌人先后投入了17个营，伤亡达7000多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崔建功手上21个步兵连伤亡也惨重，有的连队仅有数人。7天里，伤亡总数达3200余人。

(4)敌人生在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

战火纷飞的597.9高地和537.7北山上，除了597.9高地西北山腿的三个阵地外，志愿军士兵全部退进大小40余条坑道，坚持坑道斗争。秦基伟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指示，命令第45师重点转入坑道作战，以争取时间，为进行最后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的决定性反击作准备。

敌人虽然占领了表面工事，但实际上早已坐在了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上。

后来，志愿军举办的“抗美援朝展览”里陈列过如下的数据：3年来，挖的坑道长达1250公里，等于从中国东海岸连云港起，横穿江苏、河南，跨过黄河，直达陕西西安的一条石质大隧道；挖的各种堑壕、交通壕共长达6249公里，相当于万里长城的长度；修的10万多个地堡，出土在6000万立方米以上，如果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1米的长堤。它可以围着地球赤道转一周半。

毛泽东对朝鲜战场上形成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52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坑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敌人连续用手榴弹、炸药加硫磺弹破坏坑道无效后，就在坑道左右修上暗地堡，配合炮火来封锁与摧毁坑道，这种频繁的破坏，使虚土、碎石子在洞口越堆越高，几乎堵塞住了。

可是志愿军更顽强，它炸，志愿军修，上块碎石子随落随清除。

敌人加紧封锁。他们用密集的炮火，切断五圣山至两高地的通道，使各坑道弹粮告罄。

而断水是更危险的威胁。有时后方拼出几条性命的代价，送上来一袋饼干，但它无法通过干燥的食管。坑道里出现了拿着饼干挨饿的情景。大伙往干裂的唇上抹牙膏，趴在坑壁上舔湿润的岩石。最后终于有人不顾羞涩，小心翼翼地提出用尿解渴。提议立即被采纳。每人轮着尿给大家喝，军官带头端起尿来：“喝，就当是光荣茶嘛！”这是为求生的极端之举了。而且严重脱水的人所排泄的尿，经体内的高度浓缩，味道格外难闻。

电影《上甘岭》中记叙了一个关于苹果的真实故事。河南省信阳军分区原副参谋长张计法就是影片中张连长的原型。许多年过去了，他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一位不知名的火线运输员，年龄顶多不过20岁，身体矮瘦矮瘦的，他给597.9高地一号阵地的坑道士兵送弹药时，身上带着一个苹果。他自己走得口干舌燥，但舍不得吃，留给坚持坑道的战友。他先递给连长张计法。

夕阳西照，借着洞口闪进的亮光，大家看到这个年轻人，满身尘土，裤子经过一路上在炮火下爬行、打滚，已经撕了好几条口子了，脚脖子上也划破了好几处，浸着血迹，大家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地问：“哪里来的苹果呀？”

“我在半路上拾的。吃了润润喉咙吧！”

大家 7 天以来只吃了一块萝卜，没喝过一口水。喉咙早就干得冒火，烟熏火燎般地难受。

连长张计法是一位朴实的河南人，1944 年参加八路军，1951 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

他对运输员说：“你们运输辛苦，还是你吃了吧。”

“不，我在路上可以喝凉水。”小伙子羞怯地笑着，推让着，固执他说什么也不肯吃。

大家知道，通向后方的 3 里路根本找不到一滴水。

连长激动地举着手上这个显然是用心擦得很干净的苹果，它青里透红，香气诱人。这会儿，不要说一个，就是 10 个 20 个，一个人也能吃完。

“给谁吃呢？”连长拿着苹果想。这时步话机员李新民正在声音沙哑地向上级报告战斗情况。这个平时爱说爱唱的小伙子，这些天来一直坚守岗位，嗓子全哑了，嘴唇干得裂开了好几道血口子，血迹还凝在嘴唇上。连长把苹果递给李新民，让他润润喉咙，好继续战斗。

李新民出神地看着这个苹果。他回头看了看睡在洞子里面的伤员蓝发保，把苹果接了过去，没有吃，又给了蓝发保。

蓝发保被炮弹打断了右腿，现在躺在那里，很少听到他的呻吟。他的脸黑黄黑黄的，嘴唇干得发紫。他拿起苹果正准备吃，突然向周围望了望，又闭住嘴，把苹果放下了。原来他发现一共只有一个苹果。

“连长，你几天没喝水了，你吃吧，吃了好指挥打仗。”蓝发保把苹果递给了连长。

于是，连长又递给了司号员，司号员立刻转给了卫生员，卫生员又交给了伤员。最后，苹果转了个圈儿，还是原样落在连长的手中。

连长决定由 8 个人共同分吃这个来之不易的苹果。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志们，我们能够夺回阵地，赶走了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吃掉这个苹果吗？”大家谁也不吭气，他带头先咬了一口，就传给李新民。李新民只轻轻地咬了一小口，就交给身旁的胡景才。然后，一个人接一个人地传下去。转了一圈，苹果还剩大半个。

“是谁没有吃？”张计法问。

没有人吭声。

张计法刚想责备几句。可是，忽然觉得坑道里的空气格外凝重。借着洞外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线，看见每个士兵都在用手擦眼睛。一瞬间，张计法激情澎湃，象有什么东西塞住了喉咙。在这战火纷飞的夜晚，他被这种人类的真情深深激动着。他和战友们坚守了坑道 14 天，歼敌数百名，守住了阵地。

这段故事后来被电影《上甘岭》真实地再现了。

秦基伟注视着坑道部队的艰难处境。为了使这些部队钉牢在上甘岭，他下达了死命令：不借任何代价，把物资送进坑道，并要求多送些解渴又止饿的大萝卜。

可是，火线运输员一拨一拨地派出去，一拨一拨地倒在封锁线上。多少萝卜、苹果、药品、弹药，都滚落在血泊里。更使志愿军官兵感动的是，朝鲜人民无私无畏的支援。

上甘岭战开始了。英勇而勤劳的朝鲜农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便迅速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投到支前的洪流里。

10月15日，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朝鲜劳动党金化郡委员会委员长安龙河率领了80名青年赶到志愿军前线指挥所里，向指挥员说：“给我们任务吧！”这支运输队首先被志愿军接受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更多的朝鲜农民的支前要求，近到火线上、远到离火线百里以外的农民们都赶来了。不管是在火线上，在山沟里，在公路上，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朝鲜青年、老人、妇女、姑娘和孩子们。他们说着同样的一句话：“为了祖国，支援志愿军。”他们组织了无数的运输队、担架队、茶水站……为了不让志愿军士兵们受冻，他们在山野里砍柴，烧成木炭送到前方去。这是一支8000人的支前洪流，其中有900多名是妇女。

一个夜里，敌人的炮火封锁着接近火线的道路，炮弹不断地在路上爆炸。43岁的朝鲜农民朴在根，抬着志愿军的伤员从火线的救护所里走出来。虽然他满身热汗，气喘嘘嘘，他还不时用手摸摸伤员的身体，看看是否太冷，问问要不要喝水，然后又把盖在伤员身上的被子四角塞好。突然，敌机又来了，他加紧两步，把伤员抬在一个山角下隐蔽起来。一颗炸弹就在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在这紧急的关头，他马上放下担架，立即爬在伤员的身上。敌机又投下一颗炸弹，在他们的头顶上爆炸了，一块弹皮打进了朴在根的身体，朴在根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而牺牲了，人们称他是朝鲜的“罗盛教”。

朝鲜农民们为支援志愿军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青年农民金万培告诉父母要去参加运输队时，他的父母非常高兴。金万培在第三天牺牲了，他的48岁的父亲金新华，掩埋了儿子后，带病参加了运输队。志愿军看他年老有病，几次谢绝，他却始终坚持着，他对志愿军官兵们说：“我的儿子牺牲了，我要继续为了我们的祖国和儿子，你们不要拒绝我。”他不幸也牺牲了。于是金万培家的最后一个人——年老的母亲，又从家里走出来，为志愿军做饭。

她经常对人说：“爱护志愿军就是爱护我们的祖国。”上甘岭战地的朝鲜农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着志愿军。当战士们坚守坑道、几天喝不上水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储藏的萝卜和买来的苹果送进坑道里。金化郡梅桧里的农民捐出了1500斤萝卜洞里的农民白景龙，听到老乡们谈到志愿军在坑道里喝水有困难，便连夜跑了180里路，赶到县里，用自己半年来节省下的1万元朝鲜币，买了300个苹果，全部送给了志愿军。

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士兵们更深刻地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坑道里，大家背靠着潮湿的石壁，脚没在稀泥里，一边吃运输员送来的萝卜、馒头，一边议论：“不能再叫运输员送东西了。为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流血牺牲了！我们吃的不是萝卜、馒头，简直是血！”上甘岭，当时成了令人瞩目的热点。

志愿军总部根据战场态势，决定15军邻近部队先后向敌人10多个重要目标发起猛攻，直接配合上甘岭的坑道作战。

同时，志愿军总部命令，15军利用坑道部队将敌人拖在上甘岭所赢得的时间，迅速组织一场决定性的反击，大量杀伤敌人。

在 15 军作战会议上，腾腾的烟雾中，秦基伟斩钉截铁地拍板：先集中全力反击美 7 师占领的 597.9 高地，从而震慑动摇 537.7 高地北山上的伪 2 师的军心：反击开始了，45 师、29 师的连队参加。

10 月 30 日 21 时，15 军炮群的 104 门大口径火炮，以持续猛烈的火力，炮击 597.9 高地。

此时，志愿军的装备空前加强，已大规模使用了大炮。仅上甘岭上，就发射了 40 余万发炮弹，亦属空前。毛泽东后来说：“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为致胜的要素。”美 7 师一个上尉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处。”每秒钟一发炮弹美军就怕极了，殊不知上甘岭战役的第一天，45 师官兵经受的是每秒钟 6 发炮弹的袭击。

在炮兵的全力支援下，3 个坑道连队配合反击部队分东西两路反击。血战 5 小时，恢复主峰阵地。

10 月 31 日，凌晨 4 时，敌人开始更大规模的反扑。由伪 2 师 31 团和埃塞俄比亚营充当主要攻击力量。4 个营的敌人共发动了 40 多次进攻，仅仅打了一天，伪 31 团便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韩国战争史》记载，这个团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也没能恢复元气。

11 月 1 日，战斗愈演愈烈，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打钢铁的现代化战争。双方炮群都瞄准了 597.9 高地，你炸一遍，我轰一通，你拦击我的增援，我袭击你的反扑。阵地上浓烟遮目，火光冲天。8 米厚的坚石坑道都被打塌了，土松得连机枪都没法架，只好用麻袋包垒个射击台。敌人集中了数十架飞机、70 余辆坦克和大量火炮，共发射了 12 万余发炮弹。

傍晚，作为战役预备队的 12 军 91 团也投入连队参加战斗，一直到战役结束。

这支部队涌现出胡修道等一批英雄人物。年轻的胡修道是四川人，是初次参战的新兵。

11 月 5 日，在 597.9 高地上，他在其他人都伤亡的情况下，独自坚守了三号阵地，打退敌人 24 次攻击。烟雾中，他发现十号阵地前面黑压压地爬过来一大片敌人，志愿军士兵全部伤亡。胡修道急忙冒着敌人的炮火赶去，打退了密密麻麻涌上来的敌人。他创造了志愿军一人一天歼敌 280 余人的记录，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他还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美 7 师终于被打垮了。美国军方向新闻承认：“到此为止，联合国军在三角形山（即 597.9 高地）是打败了。”11 月 4 日，北京，中央军委根据对朝鲜战场敌情的分析，指出：上甘岭地区作战“敌虽然攻势受挫，但仍有可能抽调力量继续向我攻击，特别是集中炮火、坦克及飞机向我轰击”。因此，指示志愿军“注意火炮的调配，加强该方面的作战。”11 月 5 日傍晚，志愿军首长对巩固 597.9 高地和夺回 537.7 高地北山的作战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 12 军 31 师 3 个团全部投入作战，45 师除炮兵外全部撤出战斗。

换防的士兵随意抓了一把土，摊平手心数了数，竟有 33 个弹片屑；随手拣起一截焦黑的树干，吃惊地发现，这截不到 1 米长的树干上，密密麻麻地嵌着 100 多个弹头和弹片；一面战旗上面，烟熏火燎地布满了 281 个焦糊的弹洞。战后，它成了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珍品。

11 月 5 日，志愿军首长联名致电上甘岭地区参战部队，祝贺收复 597.9

高地作战胜利，指出：（你们）与敌血战 20 余日，敌虽集中了空前优势的炮火飞机坦克及大量步兵集团冲锋，不仅不能夺去我阵地，而且丧失了 1.5 万余人的有生力量及大量炮弹。你们则高度发挥（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我军伤亡亦逐渐减少，特别是 2 日，毙死敌 1500 余名，我仅伤亡 190 余名。这样打下去，正如中央军委所指出“必能制敌死命”，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

11 月 7 日，中央军委对志愿军的部署作了批复，指出：

你们对加强 15 军作战地区之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的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夺取全胜而奋斗。

11 月 8 日，毛泽东将志愿军司令部转报的五圣山地区的战斗情况及作战部署批转全国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这对五圣山地区的作战是极大的鼓舞。

不出秦基伟所料，597.9 高地的收复，强烈地动摇了 537.7 高地北山伪 2 师的斗志。

11 月的朝鲜半岛，天气已冷，气温最低达到零下 30 度。11 日下午 16 时 25 分，志愿军集中 114 门山、野、榴、迫击、火箭炮对北山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炮火急袭，阵地上顿时一片火海。

黄昏，北山全部收复。铺天盖地的炮火，使敌人尚未恢复清醒。

11 月 25 日，进攻了 43 天的美伪军伤亡惨重，美 7 师、伪之师被迫撤下整补。上甘岭战役至此全部结束。

敌人从此再也没能在朝鲜战场上发动过如此规模的战役。

12 月 1 日，朝鲜前线，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部队召开祝捷大会。经过这场悲壮而残酷的战斗，接受军功章的战争幸存者为数太少了，被授予“特等功 8 连”称号的、坚守 597.9 高地 1 号坑道的 8 连，只剩下 3 个人。

入夜，天色愈阴暗了，竟下起雪来，雪花大似梅花，纷纷扬扬，血污的战场覆盖上一层厚实的白雪，伤痕累累的大地又显得洁白美丽起来。

炮火停熄了，美国军方无可奈何地承认：“战斗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美国报纸评论：“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计划“金化诸山岭的战役”的军事专家说，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阻击兵岭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美国军事顾问门卡宾中校说：如果你在爸爸山上面投一个原子弹，你会发现那里仍有中国军队。在三角山，虽然联军的大炮实际上已将山顶打得不成样子，但是中国军队还能筑成一条铁的防线。”1952 年 12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上甘岭的战斗，虽然仅仅是一个狭小的阵地上的战斗，但它的激烈程度与我军的勇敢顽强，是世界史上少有的，已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在长达 3 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共涌现出 30 多万英雄模范功臣。仅上甘岭一战 45 军就为志愿军英雄增添了以特等功 8 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 200 多个；以黄继光为代表的英雄模范功臣 1200 多名。

50 年代，“上甘岭”成了 6.5 亿人口泱泱大国的英勇顽强的代名词，革命英雄主义的同义语，感染、引导过整整两代人。

40 年后，担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在他的北京寓所里接受采访时，谈

起上甘岭战役时依然那样动情。他说，在上甘岭战役的日子里，有时敌人占了山顶的表面阵地，我们退守坑道；有时我们部队冲出坑道，把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肃清。阵地上的情况往往一天之内多次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的人始终没有离开上甘岭。

上甘岭战斗从敌人第一次发起进攻到我们最后一次把敌人驱逐下山，总共经历了 43 天，范弗里特在这两个加起来也不足 4 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先后投入了美军第 7 师，美军空降第 187 团，李承晚的伪 2 师、伪 9 师，及埃塞俄比亚营和哥伦比亚营等总共 6 万多兵员；出动了 3000 多架次飞机，投掷炸弹 5000 余枚；使用 105 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 300 多门，发射炮弹 190 多万发；出动坦克 170 辆，有时为了冲击一个小小的山包，敌人往往使用 3 到 5 个营的兵力进行集团冲锋，甚至：天达 30 多次。当战斗结束时，山顶上的岩石已被炸成：尺多厚的粉末和碎渣，山峰被削低了 2 米，我军的几条坚石凿成的坑道被打短了三四米。

志愿军士兵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可战胜的顽强精神迎接了敌人凶狠的进攻。我军伤亡 1.1 万多人。祖国人民已经熟知的黄继光、孙占元、朱保才、王万成等英雄的名字，不过是在上甘岭战斗中涌现的上万名英雄模范人物中的代表罢了。作为曾经参加这个战斗的指挥员，我为自己有这么多英雄的战友而感到光荣，我为我们祖国有这么多的英雄子弟而感到骄傲。

不管敌人在进攻中用了多么多的兵力，使用了如何残酷的手段，但是，我们英雄的志愿军战士们，却像一个钢铁的巨人，始终屹立在这个英雄的阵地上。

敌人在这次穷凶恶极的进攻中得到了些什么呢？他们除了付出了 2.5 万个士兵的伤亡之外，我没看见他们在上甘岭上得到任何一寸土地。

上甘岭本来只是无人知晓的普普通通的山峰，但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把它作为一种象征，谁也不会忘记它。在我们的心目中，这种象征、这种力量，就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永远鼓舞后人前进的精神财富。

是的，时至今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86 年版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不到海拔 1061.7 米的五圣山，却标出了上甘岭。只是那个赫然醒目的黑三角图例旁，没有标高数字。事实上也无法标高。但是，眺望历史的崇山峻岭，人们一眼就看见了它，那就是上甘岭。

第九章 李承晚节外生枝 “卡秋莎”最后发言

(1) 毛泽东复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

1953 年 6 月下旬，朝鲜金城前线，精力充沛的杨勇爬山越岭，到前沿阵地进行了现地勘察，了解了地形和敌情。前方炮声隆隆，两侧树木还在燃烧，飘着浓烟。

他看到，金城以南，是对方战线的突出部，约 25 公里宽。突出部是以轿岩山为主的一片山地，山高坡陡，易守难攻。而西部、西北部山势较低，尤其是金城西南地形开阔，双方阵地相距近千米，不易接近。突出部的东侧

是长达 317 公里的北汉江，江水深约 5 米，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对方在这一带担任防御的是李承晚的首都师和第 3、6、8 师，这几个师都是李承晚的精锐部队，特别是首都师，是他的一张“王牌”。

这或许是朝鲜战争的压轴戏，这台戏该怎么唱？这是杨勇察看地形时一直在冥思苦想的问题。

杨勇眯着眼睛，眺望远方，想到很多：就在 2 个月前 1953 年 4 月 18 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毛泽东在中南海那间宽大简朴的办公室里，挥动着遒劲有力的大笔，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项新的任命：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兵团司令员。

杨勇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接到新的任命的。杨勇与杨得志、杨成武是人民解放军著名的三虎将。1930 年参加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他曾多次要求参加志愿军。尽管周恩来也曾说过，要把“三杨”拿出去，让“三杨开泰”。但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已先期赴朝，而杨勇一再要求参加志愿军，请缨杀敌。他常常面向军用地图久久地凝视和思考，在地图上画出各种标记，记熟了许多朝鲜地名，好象自己已经置身于朝鲜战地似的。他和大家认真学习和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如今杨勇终于如愿以偿。命令一下达，杨勇迅速交代了工作，带着简单的行装，急不可待地奔赴朝鲜前线。

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肩负的使命；作为一名将领，他比一般人更清楚朝鲜的形势：进入 1953 年后，朝鲜战局仍处于对峙状态。年初，美国陆军第 8 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动了“陆空联合作战”。范弗里特在指挥朝鲜前线地面部队作战的两年多时间内，战绩一直不如人意。他就要退役回国了。选择了“丁字山”这个有利于进攻的阵地作为最后的攻击目标，1 月 25 日发起了这次进攻。

那天，范弗里特邀请了一批高级官员和各国新闻记者，亲临战场前来观看他一手导演的“陆空联合作战”。那些应邀到场的客人们，每人抱着一本彩色精印的“进攻路线图”和“作战进程时间表”，以为这场“陆空联合攻击”会很快地占领山头。可是结果呢？伤亡比例是 9：1。

美国合众社报道说：他们看到的是“联军这次进攻，被那些联军以为已被大炮和飞机打得粉碎的共军击退了。”英国记者也报道：“‘丁形山’上深沟据守的共军，使联军丢了脸，联军在 3 个月以来所进行的最猛烈的攻击竟被共军击退”等等。

美国国会许多议员纷纷向国防部提出质问：“不管采取什么方法，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更长。”范弗里特就这样离开了朝鲜。这时，狭长的朝鲜半岛集结了 300 万军队，“联合国军”总兵力为 120 万人，朝中方面总兵力达 180 万人，已超过对手，火力也有很大加强。

双方实力的转换迫使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不得不又一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1953 年 4 月 20 日，中断 6 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复会。杨勇由衷佩服毛泽东早在半年多前就预见到这一天。

毛泽东那时就指出：

“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

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上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1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3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100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杨勇听到毛泽东入木三分的分析，不能不佩服这位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杨勇一入朝，正赶上志愿军胜利结束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准备，并从5月13日发动夏季反击战役第一、二次攻击。

志愿军的卡秋莎火箭炮部队一个师首次参加了战斗，大显神威。晚上21时，卡秋莎准时发射，炮火形成数道火光，象刮大风似的飞向敌人阵地，红透了半边天，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被全部覆盖，迅速燃烧起来了。

志愿军夏季反击战役这种势在必打、势在大打的架式使停战谈判中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最后一项问题——遣返战俘问题，终于在1953年6月8日达成协议，并公布于世。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正在筹划签字仪式。双方心照不宣，都有一个大体的停战日期，即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这一天举行签字仪式，结束战争。

就在彭德怀从北京前往朝鲜签字途中，李承晚从6月17日深夜起，“就地释放”了2.7万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

李承晚企图利用北朝鲜和中国战俘问题，破坏和平谈判，并使战事再起。李承晚宣称，如果需要，韩国军队将单独战斗到“最后胜利”。

李承晚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那段时间，杨勇从报刊上、内部材料上不断看到一些国家对李承晚的强烈谴责。

《印度时报》说：“局势要求我们以全力拯救停战……必须尽一切力量追回被释放的战俘。必须给予严重惩罚，包括在必要时用立即把李承晚撤职的威胁来迫使南韩政府在这个工作中进行合作。”美国国会内对此议论纷纷，一部分议员甚至也认为美国应追回被劫夺的战俘，一个参议员说：“我们应尽我们可能尽的力量追回一切战俘，这样就表示了我们的诚意，然后，我们应该坚持立即停战。”另一个参议员指责李承晚是“老牌的、失败的、变化无常的统治者”。

英国首相邱吉尔于6月22日在下议院宣读了英国政府致李承晚政府的照会：“……作为一个有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侵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权限的背叛行为，这种权限是韩国在1950年曾经同意的。”邱吉尔说：“事态显然非常严重充满着危险”。“现在看来，追回被放的战俘——象中国与北朝鲜共方所要求的——是十分明智之举”。

6月20日22时，彭德怀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途经平壤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毛主席：20日晨抵安东，南北朝鲜均降雨，故白日乘车至大使馆，与克农、邓华均通电话。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万5千人（6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1万5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21日见金首相，22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彭德怀同志：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彭德怀亲自主持开会研究，决定立即在全线发起夏季第三次攻击。彭德怀说：“要捏紧拳头，狠敲李承晚军队一家伙，把它彻底打痛。”杨勇和兵团前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王平参加了会议，并接受了主攻任务。

24日，他向志愿军司令部电告，以5个军的强大兵力，在金城以南实施进攻，并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歼灭伪首都师、伪6、伪8、伪3师为战役目的。7月上旬完成战役准备，7月10日前后发起进攻。

此时，杨勇亲临视察前沿阵地。他看到，志愿军正分成多路纵队向南挺进。公路、山沟和弯曲的山道上，到处都拥挤着长长行列，汽车、坦克和各种口径的大炮，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飞奔。大白天有这样雄壮的进军场面，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想到的，那时候几乎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是在夜间进行，如果在外面谁想点支烟，都要先听听有没有敌机的声音。

特别令他振奋的是，志愿军的坦克从山谷中浩浩荡荡地开上公路，编成纵队急速地驶向前方。隆隆的响声，震荡着山岗和原野。

天黑下来，坦克放出了强烈的灯光，从远处看去，颇为壮观。在炮塔里站着防空哨兵，警惕地监视着夜空。敌机的封锁已不能阻挡住这股钢铁的洪流。

东方泛出一片灰白色，这支强大的坦克队，在轰轰的炮声中进入了待命阵地，无数门威风凛凛的坦克炮对准了敌人阵地。附近的步兵跑来亲切地

和坦克手们说：“敌人在谈判桌上常常大叫，要用他们的大炮、飞机来争辩，这一回，该咱们用坦克好好回答他们一下了。”杨勇还看到，一辆辆炮车急驶向前方。仅卡秋莎火箭部队就有两个师。步兵非常欢迎卡秋莎炮兵师，称之为炮兵之王。那时他们的车号是“84”，部队一见“84”车号就主动让路。

(2) 7月13日，杨勇一天没吃下饭。

7月13日，兵团指挥所，杨勇觉得这一天格外漫长。整整一天，杨勇对桌上摆着的烙饼和红烧肉罐头无动于衷，焦虑地来回踱步，一会儿举手看看表，一会儿抬头望望天，他牵挂着从昨晚开始就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突击部队3000多名官兵。

金城以南突出部山峦起伏，河水湍急，敌人第一防御地带为一座横断山，山势陡峭，居高临下，整个地形宜守而不利於攻。敌人的防御工事由堑壕、交通壕相连接，阵地前沿设有十几道铁丝网。

杨勇为保证战役进攻的突然性，出其不意地进攻，利用夜幕秘密潜伏了一支突击部队。

他们潜伏的这条山沟三面环山，周围都是敌人。

沟底是一条小溪，流淌着清澈的涧水。小溪两旁，稀疏地长着一些小松树、灌木丛和弯弯曲曲的藤条。现在，突击队员就隐蔽在这些树丛的下面，从枝叶的空隙中，两眼凝神地仰视着山顶敌人的阵地。

四周寂静得很，听不到往日的封锁炮声和枪声，只有淅沥沥的雨点声和眼前小溪的流水声在不紧不慢地作响着。每当有一点风吹草动，杨勇的心就紧缩起来。士兵们隐蔽在稀疏的灌木丛中。天明以后，敌人俯视这里，就象看它的脚面一样清楚。因此，他知道士兵们就要经受严重的考验，身体麻木了不能翻身，炮弹落在身上不能吭声，必须一动不动地埋伏18个小时，才能瞒过头顶上敌人的眼睛。

朝鲜7月黎明的风吹在脸上，好象刀刮一样的冰凉难受。雨忽大忽小，浇湿了士兵的全身，从山上流下来的泥水，又从身子下边悄悄地淌过。湿淋淋的衣服紧紧地沾贴在身上，人们的身上早已一点热气都没有了，两排牙齿冻得不住地打架。但士兵们始终一动不动地紧贴着地面。

夜色渐渐退去了，地面上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晨雾。敌人开始施行火力警戒。子弹掠过突击队员的头顶，炮弹在潜伏区内不时地爆炸。考验的时刻来到了。

杨勇后来得知，一阵爆炸的烟雾消逝之后，士兵张湘元脚部挂花了。他忍着疼痛一声不吭，又一排炮弹爆炸过后，炮弹片击中了士兵严德贤的腹部。他的脸色一会变得苍白，一会变得铁青，头上的汗珠像豆粒似的往下滚，眉毛也一蹙一蹙地颤动着。他咬着牙，双手紧紧掐住腹部的伤口，忍受着可怕的疼痛，直至牺牲。

指挥所山洞里，摇曳的烛光，不时把杨勇那魁武的身影缩短又拉长，杨勇不停地来回踱步。“这些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士是完全可以战胜困难的，他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想到这些，他焦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杨勇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在偶尔传来的稀疏的枪炮声和临战前的相对宁静中，拿起毛笔，写下了一篇战地日记：“今天是7月13日，我离开北京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前，我由可爱的祖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被敌人破坏的朝鲜。城市变成了废墟，顽强的朝鲜人民在敌机炮火下，满怀仇恨和信心在劳动，在斗争，憧憬着光明幸福的未来而生活着，战斗着。朝鲜本是一个

青山绿水的美好地方，可是由于敌人的破坏和轰炸，使这美好的河山已破碎不堪，到处满目疮痍。此乃正激起吾人之勇敢，为国际主义，为捍卫自己祖国免遭蹂躏而战斗下去，直到完全胜利为止。”洞外，浓云密布，欲雨未雨，大地笼罩着沉闷的空气，使人憋闷得喘不过气来。

黄昏终于来临了。

时针指向 21 时，杨勇一声令下，信号弹冲上夜空。分布在纵深几十里以内的各个山头上的上千个炮口，同时喷出火柱。辽阔而又宁静的夜空回荡着滚雷般的炮声，炮弹往敌人阵地上倾泻，像疾风骤雨，像瀑布飞流。开始还能听出连续的浑厚的巨响，后来就像刮起台风一样，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了。

卡秋莎火箭炮也发了言，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尾呼啸着飞过去，敌人阵地上立刻腾起团团浓烟，烧起熊熊大火，把黑色的天幕映成赤红色。

炮手们挥汗如雨，一发紧跟一发地把炮弹送进炮膛，又一发紧跟一发地发射出去。炮手们的脸上大汗淋漓，好像被大雨湿透了，可是他们谁也没去管它，只是用冷水浸透的棉衣，一次又一次地盖在打得发红的炮膛上。

20 分钟内，1900 余吨炮弹倾泻在敌人阵地上。

坦克部队也初试锋芒。仅 215 号坦克在部队发起冲锋前，以 5 分钟的时间，将直接威胁步兵前进的敌人 3 辆重型坦克干净利落地消灭。敌人第 2 天反扑时，215 号坦克又击毁重型坦克 2 辆，击伤 1 辆，成为志愿军坦克部队一面光荣的旗帜。

杨勇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痛快过。

兵团的 3 个突击集团向李承晚军队 4 个师 25 公里防御正面展开了突然而猛烈的突击。

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和炸药包爆炸声连成一片。火光闪闪的夜空里闪现出一幅幅异常壮观的画面。

1 小时后，捷报频传：志愿军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

西路突击集团突破前沿后，迅速向纵深发展。68 军 203 师 609 团一个加强营，其先头分队化装成伪军，由排长杨育才带领，急速向纵深挺进。14 日 2 时许，这支仅由 13 个人组成的分队，巧妙地骗取敌人口令，顺利地闯到了二青洞附近，也就是首都师白虎团团部所在地。他们戴着李承晚军队的钢盔，穿上大头皮鞋，顶着雨，踩着泥，在敌人后方公路上飞快地前进，大部队跟在后面。

快到“勇进桥”了，过桥不远就是白虎团团部。杨育才不由地紧张起来，命令后面士兵提高警惕，作好战斗准备！

迎面开来两批满载着敌人增援部队的大卡车，足有四五十辆，他们没有理睬，从路旁杂草丛生的深沟里闪过去。

到了“勇进桥”，影影绰绰地看见警戒桥头的哨兵在游动；联络员金大柱机警地紧赶了几步，冲着敌人哨兵大声喝问：

“干什么的？口令！”

“古轮姆欧已！”

两个哨兵望着这一队人，迟疑了一下，前边那个端起枪走来，看样子是要查问。

但就在这当儿，韩淡年大摇大摆、神气十足地一步跨到哨兵面前，大声喝骂：“干什么？还不赶快到前面去警戒，未见我们有紧急任务？瞎眼的东西！”他这么劈头一骂，两个哨兵慌忙闪在一旁，队伍从公路当中大摇大

摆地走过去了。

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就到了白虎团团部的沟口。

这一带的公路修得格外平整，通向沟里的那条特别惹眼，几道铁丝网拦在公路两旁，看着戒备森严的。

忽然，六七辆载着敌军的大卡车开过来，车上坐着的士兵还吱哇吱哇地乱喊着。杨育才命令迅速动手，全部干掉它。车上的伪军士兵被这突然打击揍昏了，哇哇地乱叫着，不到两三分钟，连人带车统统报销了。

先头分队趁着混乱插进沟里，分成 3 个小组，直奔敌人团部的作战室、电台和警卫排。

杨育才带着一个小组扑向作战室。那里灯光明亮，特别是屋里那 500 瓦的大灯泡，照得室外也明晃晃的。老远就看见许多人由里往外搬东西。门口停着两辆卡车，他们借着树木阴影隐住身子向屋里望去，只见一个瘦军官正在地图旁边打电话，另一个胖家伙提一根指挥棒不住地走来走去，还有几个军官模样的人坐在桌旁，紧盯着打电话的那个人，像是查问刚才沟口发生了什么情况。

一阵枪响之后，他们把外面的敌人消灭光了，冲进作战室，从墙上取下了白虎团的“虎头团旗”，兴奋他说：“这是个证据，免得李承晚那老小子再赖帐！”他们在另一个屋角里搜索着。刚打开衣橱的门，只见那排挂着的衣服簌簌地抖动起来，一个军官举起手哆哆嗦嗦地走出来。原来这就是白虎团人事课长，他证实倒在门口血泊里的就是自己的团长。

10 分钟战斗结束。

白虎团旗给杨勇送来了。杨勇下令给杨育才记特等功。杨育才后来被授予“中目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荣誉称号。

这场战斗后来被编为著名京剧《奇袭白虎团》。

李承晚军队首都师副师长朴益淳被捉，更具有戏剧性。

14 日凌晨，敌人的一线阵地被攻破后，溃逃的敌人是如此狼狈，他们丢掉了汽车和炮群，扔下了装满子弹的武器和冒着热气的饭锅；汽车碾过尸体，坦克又撞翻了汽车……。

志愿军一个排顺着公路一直追下去。突然发现公路两边草棵子里乱晃动。志愿军士兵停下身来仔细一看，原来是 3 个敌人：有一个胖子穿着一件满是泥巴的衬衣，鼓着个大肚子，一会儿搔搔脑顶，一会儿又抓抓头皮，一会儿又把手遮在眉毛上，东张西望；另一个是细高个儿，活像根电线杆子，站在胖子旁边；离他们不远还有个好像是卫兵模样的家伙。在他们前边是一条约有 20 米宽的河，浑浊的河水在翻滚着，急促地向北流去。

一个志愿军士兵绕到敌人后侧，用枪一逼，大声喊道：“吆包！站住！”3 个家伙一听，扭头就跑，排长端起机枪朝天空放了一梭子弹，胖子和细高挑儿吓得连忙爬在地上，细高挑儿头一个跪在泥里交了枪，胖子趴在旁边，双手举得挺高，脑袋死往泥里钻，好像老母猪似的，哆哆嗦嗦地弄得周围草棵乱动。志愿军士兵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了起来。

胖子一抬头，只见他浑身都是泥浆，满脑袋看不见一点肉色，泥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只是额角上不知被什么划破了一点皮，涂得红糊糊的一片。

排长用生硬的朝鲜话给他讲解了一下宽待俘虏的政策。胖子苦笑了一下，然后忙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和手表递给排长，排长严正拒绝了他，并又给他解释了半天宽大政策，最后拍了他两下肩膀，胖子才算安定了。他点点头，

随后又用手拍拍肚子“怕必！‘怕必！”地乱叫，伸出两个手指表示两天没吃饭了。给了他两块饼干，这家伙一张口就填进去了一块，一面吃，一面伸出大拇指说：“志愿军顶好！”他就是首都师副师长朴益淳，汉城广播电台正喊他失踪了呢。

战斗仍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

杨勇密切地关注着战局。

14日拂晓后，云浓雨大，敌人空军不能出动。志愿军各路攻击部队遵照杨勇的命令，乘机发展进攻。

攻击轿岩山的199师，在激战13个小时后，于10时25分，终于把红旗插上768.7主峰。杨勇走出作战室，一起分享这胜利的喜悦。

经过21个小时的激战，志愿军已全部突入对方纵深阵地，不仅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推进95公里，而且给伪首都师、6师、8师和3师以沉重打击，歼敌1.4万余名。至此，战役第一步任务全部完成。

由于睡眠不足，杨勇那双明眸里布沥了血丝，充满着焦虑和忧喜，流露着疲倦。

“老杨，去睡会儿吧。你太辛苦了，起码掉了5斤肉”。20兵团政委王平关切地对杨勇说。

“掉点肉好哇，过两天咱们去爬轿岩山，走起路来不是更轻快嘛。”杨勇乐观而又风趣他说。

杨勇抓起电话耳机，很快又下达了新的指令。

(3) 李承晚终于坐不住了。

在金城前线活跃着一批勇敢的美国记者，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发出了大量的前线报道。

15日，美联社描写朝鲜战场的战况说：“今天沿着20英里的荒凉的前线，进行着两年来朝鲜战争中最大的一场战斗。中国军队把南韩军：师又：师地击溃而冲入南韩阵线，迫使韩国4个师沿着金城突出地带后撤。”“守望山已经失守，指头岭差不多等于失守了，其他无名高地也都在中国军队猛攻下失陷。”“南韩师受到痛击。”在此之后，激烈的战争在前线继续进行，关于李承晚军队遭受惨败的情形，从美国通讯社的报道中继续不断地透露出来。

美国通讯社的无数消息承认在朝中军队发起反击之后，伪军立即被打得如丧家之犬。国际新闻社写道：“共军步兵从无数小山谷里冲出来，包抄和袭击被断绝的部队。其他的南韩部队在共军的正面和背后的攻击中遭受重伤。”被称为“南韩军的精锐”、“南韩军的荣誉”的首都师，被打得头破血流。据美联社说：该师“副师长和一个团长在作战中失踪了。

在被打垮的一个团里，相信没有一个营长还活着”。国际新闻记者杰尼斯描写这个师溃散的混乱情况说：“整个早晨，退下来的疲惫不堪的散兵一跛一拐地走进首都师师部。”“有些疲倦的士兵赤着脚，没有衣服，在寒冷的早晨受着雨淋。”而“冷酷的宪兵在一座山头上拿着枪把那些逃避中国军队炮火的散兵赶回”。

无数伤兵涌向后方，合众社记者说：“整夜都有伤员川流不息地从打得一塌糊涂的前线涌回来，进入匆忙筑起来的医疗帐篷。”在一个，‘泥泞而凄惨的医疗所里’，一位军医说：“我们这里只有3个医生，却有这么多伤兵。”他指着那千百名伤兵，他们躺在地板上和角落里的担架上。他叹一口气说：

“已经挤不下了，但他们还是源源而来”。

李承晚军队在遭到痛击后全线慌慌张张地开始大撤退。美联社记者爱德华兹说：“原先估计韩军要炸毁横贯金城川的桥梁，而在南面的高地上建立防御阵地。但是，韩军没有击毁桥梁，也没有在金城以南停下来，他们让许多桥梁留存着，不断向南退去。”那些狼狈万状的士兵，“有的坐着卡车和吉普，有的攀在坦克上，有的骑在大炮的炮身上。但是，还有成千的人用那穿着帆布胶底鞋而且起了水泡的一双脚向南步行。这些人一拐一拐地向前走，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在路旁的泥地里倒头就睡，顾不得倾盆大雨了”。

敌人战线被志愿军突破，美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和李承晚的国防部长官孙连一亲赴前线，力图扭转战局，此时，他们才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方四十几岁、身经百战的20兵团司令员杨勇。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于16日从东京飞到金城前线，召集泰勒和伪第2军团长丁一权等，“要发动强大的攻势，坚决夺回失地”。

李承晚终于坐不住了，亲往前线督战。汉城广播电台说：“要坚决收复失地，向总统献礼。”合众社说：“韩军的反击遇到敌人的主力，因此反攻不动”，不仅如此，朝中军队一再以反击来打击李承晚军队的反扑。18日，合众社记者威尔米伦写道：“中共军的攻击，今天挫折了在中线向北推进的3师南韩军队。”19日，合众社又写道：“中国军队突破联军防线两处”，使“遭到3日来最大一次打击”。20日，威尔米伦又写道：共军“挫折了南韩军的向北推进”。

李承晚军队的伤亡大大增加。合众社记者写道：“救护军的行列像是没有完的”，“有些救护军看起来像是大公共汽车，它们上面排满了担架。每个位于上都有人。”国际新闻社记者杰尼斯引述一个军医的话说：“到处都被病人占满了，甚至这个医院办公的地方也被病人占用。医院里只有300张床位，但是有一天却收容了1300个伤兵。有1000人没有床位，就睡在担架上。没有足够的救护军来运送所有这些伤兵，他们是被很不舒服地硬塞在卡车里。”美军在战斗中也受到痛击。美联社记者吉布逊报道一个美军炮兵营覆没的情形说：“约在上午2时5分。夜是黑漆漆的。云层遮盖了星星。炮手们在雨中流着汗。然后，在炮声的间歇里，一个兵士竖起了耳朵，其余兵士也都侧耳倾听，中国军的号角声——前面、右面、左面都是。一时寂静得可怕——突然被中尉的尖叫声打破了。向前直射！随便射击！中国兵来了。他们向着我们冲来。他们冲破了外围，向大炮阵地冲来，他们跳进大炮的垣墙，和那边的炮手们扭成一团。敌人蜂涌冲入营部指挥所。到上午2时47分——听到号角声以后42分钟——一切都完了。死里逃生的人回来，只带回5门炮。他们疲惫不堪，衰弱得要死。他们这个久经战斗的野战炮兵营里，至少有300个美国人被打死或者失了踪。

23日晨，弥漫许久的晨雾像纱幔一样轻轻飘散，东方的天际泛出鱼肚白。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唤醒了刚刚肃静下来的兵团指挥部。

“老杨吗，我是邓华。”志愿军代司令员来电话。

“你好，邓司令，这么早打来电话有啥指示？”“解方同志从板门店传过话来，说敌人哇哇叫，要签字，我看你们就停下来吧，别再打了。”邓华还告诉杨勇：敌人遭惨重打击后，在谈判桌上被迫作出了让步。外电报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于22日相继发表声明，同意接受停战。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也保证，：“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

案的实施”。为了世界和平这一利益，中朝双方同意美方提出的尽快签定停战协议的要求。

杨勇颇为惋惜地对政委王平说：“真没想到，敌人蛮横无理地在谈判桌上拖了两年多，现在，眼看他们的整个战线就被摧垮，急忙前来讲和，真是太便宜他们了。”王平说：“他们总算知道了好歹。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6月27日，金城战役胜利结束，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造成了对中朝方面极为有利的势态。

杨勇作为战役指挥员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次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人坚固阵地进攻的战役。对方的防御阵地已连续加修了两年，布满了盖沟、坑道、地堡、火力点和铁丝网、鹿砦、地雷等防御体系，在25公里宽的正面战线上，有4个师的重兵把守，单是105榴弹炮就有25个营。战役发起后，志愿军却能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共毙、伤、俘7.8万余人，比彭德怀预料的歼1.5万人超过4倍以上，缴获各种炮423门，坦克45辆，深刻地表明志愿军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火力大为加强。以炮兵来说，地面炮兵已由入朝初期的3个师增至10个师，高射炮已由1个团增至5个师。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集中了1360多门火炮，形成平均每公里44.4门的火炮密度，在兵力和火力上志愿军均占优势，分别为3:1和1.7:1。因此，尽管敌人的防御阵地很坚固，20分钟的炮火准备，就把敌人所有的工事摧毁了40%，并大量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为志愿军步兵在1个小时内全线突破敌人的防线，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志愿军炮兵部队，在这次战役以至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是发挥了威力的。据不完全统计，炮兵部队入朝作战以来，配合步兵歼灭敌人18.2万多名，击落敌机2335架。

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说，“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18公里。如果照这样这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美国不得不作出实施停战协议的保证。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7月13日到7月19日，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作出保证，“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的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条款”，“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朝中方面鉴于美方已作出保证，而且有关各方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所以尽管志愿军还可以乘胜取得更大的胜利，但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仍然同意了美方希望尽快签字结束战争的要求。

7月24日，双方谈判代表确定了最后的军事分界线。这已是第三次校正分界线了，第一次校正是1951年11月27日。由于以后接触线又发生了变化，双方于1953年6月17日第二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第二次校正比第一次校正的分界线，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40平方公里。由于李承晚集团的破坏，停战协定的签字又往后推迟，以致这一个月里接触线又有了变化，所以又作了第三次校正，志愿军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后两次校正较之第一次校正的双方协议的军事分界线，志愿军共向前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第十章 志愿军鹰击长空 美王牌甘拜下风

(1) 毛泽东迫使他的老对手认输。

战争初期，志愿军空军面对的是号称“世界空军强国”的美国空军优势：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兵力达 14 个联队，加上当时参加战争的其它国家和李承晚空军，共有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 1200 架，它的主力是美国第 5 航空队。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 600 多个小时，多的达 3000 多小时，1/3 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2 的人能飞复杂气象。志愿军各种作战飞机不足 200 架，飞行员在战斗机上一般飞行时间 30 个小时，最少的 20 个小时，都没有实战经验。

麦克阿瑟对新闻界夸下海口：我们的空军会使鸭绿江血流成河。

中朝领导人对夺取制空权十分关心。

1950 年 10 月 23 日，即第一次战役发起的前两天，毛泽东还致电询问彭德怀：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中国领导人把发展壮大空军列为紧急任务。为了补充空军装备，毛泽东、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人发出了几十份电报信件。为解决空军装备的急需，毛泽东与海军负责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一份文件透露的数字：1950 年空军使用的军费，占全年国家预算的 5.39%。这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打赢这场现代化战争的决心和毅力。

1950 年 12 月，诞生不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到了炮声隆隆、烽火连天的前线。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 2 年零 8 个月，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战准备和初战阶段，即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8 月。中国在东北边境补修了若干机场。中朝人民和军队在朝鲜北部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经过流血牺牲，修建了若干机场。在这一阶段，志愿军空军初战告捷，揭开了战胜美国空军的序幕。

第二阶段是轮番参战阶段，即 1951 年下半年至 1952 年上半年。在这一阶段，双方在地面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美方被迫同朝中方举行停火谈判。李奇微要求其空军“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军威力的全部能力，妄图从空中施加军事压力，迫使朝中方在谈判中让步，志愿军空军轮番作战，打击美国空军飞机。志愿军空军迫使美国空军宣告“空中封锁计划”破产。

第三阶段是加打一番的阶段，即 1952 年 6 月至 1953 年 7 月。美军为挽救失败命运，妄图轰炸朝鲜北部的车站、水力发电系统、大桥和平壤市的重要目标，并企图在镇南浦至鸭绿江一线登陆。志愿军空军进行第二番作战，以保卫重要目标为主，掩护地面部队抗击敌人登陆。

入朝初期，志愿军空军刚刚组建，十分年轻，没有空战经验。打好第一仗，对鼓舞军心，夺取今后空战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幸运之神降落在空 4 师 10 团 28 大队队长李汉和战友的头上。

他们都是来自陆军的年轻士兵。在东北航校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速成的办法学会了飞行技术，平均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而在喷气式飞机

上仅飞了 20 多个小时。但是，他们信心十足，斗志冲天。

1951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3 时多，李汉和战友接到命令：一批美机侵入安州、定州上空，企图轰炸安州车站和清川江大桥。李汉率领 8 架战机凌空而起，飞向战区。

李汉根据几次的实战经验，决定占据有利高度，利用阳光隐蔽接触敌机。于是，他下达了升高的命令。

其它飞机接到命令后，立即按要求取得了高度优势。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的战机以更快的速度飞向战区。

13 时 40 分，突然传来了地面指挥员急促的声音：目标在你们的左前方！顿时，志愿军飞行员屏住了呼吸，凝神搜索着。

“发现目标！两个！两个！”李汉接到飞行员的报告。他仔细看去，果然，就在左前下方，有两个苍绳似的黑点。刹那间，出现了 4 个、8 个、16 个黑点，是 16 架下—84 型美机。

年轻的志愿军飞行员劲头都憋足了，一旦发现了美机，哪里肯放松。但李汉作为空中指挥员，没有贸然行事。他已经有了首次击落美机的经验——21 日，当他们在清川江大桥上空进行第一次空战中，李汉顾不得察看敌机的多少，率队冲向敌机，不料飞入 20 多架敌机中，他们猛冲猛打，歪打正着，把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军飞行员一下冲散了，李汉首战告捷，击伤一架敌机。

今天，李汉决心打一个更漂亮的仗，他想：现在敌机高度虽然处于劣势，但在数量上占优势，必须造成敌人的错觉，然后展开突然攻击。于是，他率队继续飞行，并作好了战斗准备。

敌机发现志愿军飞机之后，偷偷地转到右方，利用阳光隐蔽。李汉将计就计，居高临下，顺着阳光，看清了敌人的部署。16 架飞机分为 6000 米和 5000 米上下两层。李汉决定待敌机到达右下方时，集中兵力攻击其最上层，打它个措手不及。

李汉待时机成熟，突然发出了攻击命令，并率领 1 中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层 8 架敌机猛压过去。

美机仓卒迎战。在上面的 4 架敌机急促反扑，妄图利用高度差，抢占有利高度。李汉...·压机头，朝敌机冲去，在双方飞机相距 1000 多米时，贪生怕死的敌机慌忙避开。

李汉刚要跟踪追击，忽然 4 架敌机向左转过来。李汉紧跟着左转的 4 架敌机，绕了一个圈子，正好从左后方咬住了敌人的 3 号机。敌人的 3 号机见势不妙，加大速度逃跑。李汉紧追，把敌机稳稳地套进瞄准镜的光环中，就在距离 400 米的刹那间，狠狠地按动炮钮，只见一道火光直射出去，敌机立刻冒起浓烟烈火，晃了几下，掉下去了，直栽进大海里。海面上，冲起一股巨大的水柱。

其它敌机四散而逃。在追击，李汉又击伤敌机一架。

28 大队以击落击伤敌机各：架，自己无一伤亡的战绩，胜利地结束了这场空战。喜讯立刻传遍四方，祝捷的贺电、贺信，雪片似地飞来。

两次空战，志愿军空军初试锋芒，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 3 架的战绩，“3 比 0”的战绩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预示着志愿军空军从无到有，愈战愈强，最终将赢得这场现代化的较量。

美国空军飞行员惊异地发现：他们遇到的对手机翼上涂有红色五星。

“难道真的是中国飞机？中国人竟能击落我们的飞机？！”这些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飞行员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是吸鸦片、拖长辫子的。

1951年9月25日、26日、27日，空4师连续出动，同美国空军展开大规模激战。3天内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国最先进下一86飞机的战绩。

对于朝鲜上空所出现的挑战，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哀叹：“鸭绿江和平壤之间的空中区域以前是我们自由飞翔的地方，现在已不复如初了。它已经成为朝鲜决战的地方……毫无疑问，敌军正在加强空中的实力。”在五角大楼，范登堡还对美国记者惊呼：“鉴于朝鲜空中发生了一种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险恶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过去所一直依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1951年的国庆节，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锣鼓声、鞭炮声隐隐传入中南海红墙内。

毛泽东的办公室摆放着一份首批轮番参加空战的空4师的告捷电报。毛泽东看完战报后，挥笔批写：“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的家属应予以慰问。”不久，毛泽东从他最喜欢读的报纸《参考消息》上看到范登堡的哀叹，他嘴角露出一丝征服了对手的微笑。

他欣慰地看到一个最大的变化，由于志愿军空军的打击，1951年10月，美国的空军决定“他的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得在米格走廊（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地区上空是志愿军米格飞机活动的主要空域，因此，美国空军称这一地区为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决定，全部取消B-29飞机在白天的大规模空袭，并从10月29日起，全部改为夜间空袭。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已经承认中国在空中占据了分庭抗礼的地位。

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迫使他的老对手不得不承认，曾经施放原子弹的美国飞机独霸天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自豪他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些东西。

这是何等的气魄！

（2）志愿军空军涌现出8000多功臣。

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同时也为人类历史造就了无数的英雄。

朝鲜战场，为年轻的人民空军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至1953年底，空军已建成一支由各种航空兵部队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从1950年12月首次出动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历时2年零8个月，总共战斗起飞了2457批，6491万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有212名飞行员击落击伤过敌机，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116名空勤人员牺牲。

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和功勋集体。立三等

功以上的功臣 8000 多人，一等功臣 68 人，特等功臣 16 人，其中有：王海、刘玉堤、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氓、王天保、杨振玉、范万章、焦景文、蒋道平等。

30 多年后的 1985 年 10 月，中国军事博物馆，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加里布埃尔上将特意来参观，他看到当年王海驾驶的那架飞机绘着 9 颗红星，他驻足凝视了许久。

他当年也参加朝鲜空战，他对王海说：“我早就知道你了。有名的王海大队，我当年就是被你击落的。”王海诙谐地说：“你们如果以后再打我，我还得把你打下来。”引起满堂大笑。

1925 年出生的王海是山东威海人。1951 年入朝作战，任空 3 师飞行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在朝鲜战场上，王海参加空战数十次，击落击伤 9 架美机；他所在的大队参战 80 多次。击落击伤敌机 29 架；从而在中国空军，乃至世界空军中声名大振。

1951 年 10 月，空 3 师接替空 4 师参战，继续轮番作战。兄弟团队连战连捷，按惯例，每击落一架美机，志愿军飞机喷上一颗五星，有人打一仗后就喷上二三颗。王海和他的大队一直是一片银灰色。

大家经过几次战斗起飞，虽然没打下敌机，但学到了一些空战本领。

一天，飞行员接到命令：“一等战斗准备！”大家迅速地向飞机跑去，做好了一切准备。

宽敞的机场被积雪复盖着，尖厉的北风不时地卷起雪粉。坐在机舱里的大队长王海，眼望着一排排昂着头、准备高飞的“雄鹰”，望着趴在冻裂的地上仔细地检查着飞机的机械师们，急切地盼望着快一点儿和敌人交手！

啪！啪！啪！机场上空升起绿色信号弹，飞机吼叫着，象离弦的箭直射蓝天。

王海睁大眼睛，从远方的天地线上开始，由远而近、从右到右，细细地搜索。

在这无云的晴空里怎么没有一点儿影子呢？王海心一急，热汗渗出，浑身象着了火似的。他屏住呼吸，再仔细搜索，王海把视线转向东南的上空，一个领域、一个领域逐次搜索。

忽然，一个苍蝇般的黑点进入眼帘。王海咬紧嘴唇，心里说：“原来你在这儿呢！”这时，耳机里响起僚机焦景文的声音：“一 0 二，一 0 二，右前方发现小狼。拉着白烟！我是一 0 三！”王海回答：“一 0 三，我明白，明白！”敌机拉着两条白烟，往西北迎头飞来。“两条白烟，大概是对双机。”王海这么估计着，把飞机往右一侧，转个小弯，接近敌机。只见敌机扭头往左一转，机身远远闪过。王海几乎失声叫起来：“啊！不是两架，是...架，只有一架！”他看清楚了，原来这是一架战斗轰炸机，有两个喷气管。

王海使劲地用拇指紧按炮钮，没有松手。他恨不得要把炮钮按碎了。炮弹象流星飞出炮口。但敌机仍平稳地飞着，就象故意向王海挑衅。

王海又急又恼，恨不得一炮把敌机炸成两段。他驾驶战机直冲过去，哆咯地开炮攻击，一“团团火球穿过天空，在敌机的机翼上扑扑地跳跃，着啦！”还没容他喊出声，只见敌机抖了抖翅膀，扭头又飞了，没有击中要害。他用手抹抹脸，汗珠，猛然想起，刚才没使用光环瞄准，看样子距离还是太远。

他把稳操纵杆，定了定神，凝目注视光环。一会儿，光环里的敌机投

影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他猛按炮钮，可是听不见炮弹出膛的声音。糟了，炮弹打光了。他火急地喊道：“你们攻击！”这时，僚机刘德林紧跟在敌机后面，急迫地发射着炮弹，一会儿绕到敌机左边开炮，一会儿转到敌机右边开炮，一会儿再对着敌机屁股开炮。一共发射了 10 多发炮弹，这架飞机，终于冒起熊熊火焰，机毁人亡。

首创战绩的消息轰动了机场。王海大队飞机终于绘上了第一颗红星。

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又没有被初战胜利所陶醉，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召开了军事民主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王海也在认真地总结自己，检查缺点：攻击时，没有节约炮弹，返航时也没顾上编队，幸亏没有再遭遇敌机，不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他在深深地责备自己，我这个空中指挥员还没当好啊！

王海大队第一次击落敌机后，又连战连捷，接连打过几次胜仗。其中有一仗，在清川江上空，一气击落 5 架敌机。

1952 年 12 月 3 日下午，碧蓝的天空，美机黑压压地拉着鱼网似的拥过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空战就要开始了。

“注意，左前方距离 20 公里，有小狼！”地面指挥员发出指示。

清川江南边有 4 条闪闪发亮的东西滑过来了。

“一 0 二，前下方，发现 4 个小狼，没有投掉副油箱。”焦景文一发现敌机，就向王海报告，王海也发现了。

对这 4 架美机，打不打？打，该怎么打？不打，又该怎么办？王海经过多次实战，已经成熟起来。根据美机出动的规律，王海断定，敌机决不止 4 架。几个月来，他们反复研究了敌人的“鱼饵战术”，这会儿，不是正碰见了“鱼饵”吗？王海将计就计，决心趁敌机还没瞅见自己，先发制人。

美机遇到突然攻击，措手不及，慌忙逃避。王海没有继续追击，而是整理好队形，决定等敌机主力过来再打。果然。4 架敌机刚刚逃去，紧接着大队敌机就黑压压地冲过来了。这时，王海的大队占着高度优势，又严密地集合在有利的攻击位置上，而敌机已经完全暴露。

王海向飞行员发出了攻击的命令。顷刻间，12 架飞机冲破了敌人的“鱼网”，敌机的队形四分五裂，有的被打得拼命下滑，有的回头猛飞，还有的悄悄地向海上溜去。20 架美机全部乱了阵脚，被击溃了。

第一个回合取得胜利。

王海带着僚机在高空盘旋，上层的敌机全被打跑，他命令飞行员迅速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向下层的美机展开攻击。勇猛的战鹰在敌机中穿插，飞机向下俯冲的呼啸声、炮弹撕裂空气的尖叫声。飞机燃烧起浓烟烈火后响起的爆破声交织成一片……正当王海命令机群退出战斗时，王海见前面低空里有两股黑色的烟带。他从高空向低空直冲下去，大约离前面的飞机 2000 米远时，一切都看清楚了：前面有一架返航的单机，后边跟着两架敌机，速度很快，浓烟滚滚，敌机把加速器也使用上了。

王海加大油门，追赶敌机，教授友机，油门加到最大了。他警告友机：“前面单机是谁？快作反转脱离。”这时，僚机焦景文报告：“一零二，后边又来了 4 个小狼，赶紧开炮，把前面的小狼赶走！”“明白！一 0 三！”王海立即按动炮钮，开炮的距离远了点，敌机拐弯就逃，王海立刻向左压坡度，灵巧地向斜插去，炮口又冒出火球，向敌机倾泻过去，敌机轰然一声、凌空解体。王海在他的战机上又画上了一颗红星。

王海所在的一大队架架飞机都闪耀着红星。人们赞扬他们是“英雄的王海大队”。

王海亲自击落击伤 9 架敌机，荣立特等功，并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1953 年 1 月，空 3 师迎来了击落击伤敌机百架的祝捷庆功大会，中央军委发来嘉勉电：“庆祝你们参战 13 个月来击落击伤敌机 102 架的伟大胜利。你们的光辉战绩，证明了我人民空军的战斗力已大大提高。你们积极、英勇、机敏的作战行动，值得全军学习。望再接再厉、戒骄戒躁，进一步提高技术战术，为歼灭更多的美国空中强盗而奋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3）戴维斯被击毙成为新闻界的一件特大新闻。

1952 年的春天，戴维斯被击毙成为舆论界的一件特大新闻，人们对美国空军的威慑力量再次打了问号。

戴维斯是美国空军“百战不倦”的“空中英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飞行了约 3000 个小时，仅在第二次大战中参加战斗飞行 266 次，1951 年 8 月，美国空军为了增强空战力量，以轮换方式派遣一批老牌驾驶员到朝鲜作战，戴维斯就是其中一个。没想到，一下栽在中国年轻的驾驶员张积慧手中。

张积慧是山东荣成人，1945 年参军，历任飞行员、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初到朝鲜，空战对他这样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是生疏的，他曾败走麦城。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他接受了第一次实战任务。他兴奋地跳进座舱，心在激烈地跳动着。突然，绿色信号弹划破晴朗的天空。随着发动机的吼声，他用劲地拉着操纵杆，飞机腾空而起，穿进一眼望不到边的天空。很快地在上空发现目标。张积慧和战友们接近了敌人，把炮口对向敌机。这时，庞大的敌机阴影跑进了瞄准器的光环。张积慧进行了猛烈射击。但敌机竟没打下来。这遗憾使张积慧几天不能安眠。他感到机械师的目光似乎在说，你们下次不要再白飞了。他闭上眼，一会是云，一会是海，一会是敌机。猛一睁眼，却什么也看不到。

经过实战，张积慧增长了经验和才干。

一个晴朗的日子，张积慧又一次奉命迎击敌机。他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场面的空战。敌人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密集得象一群蚊子。张积慧和战友们迎头赶上。初次交锋，张积慧的进攻没有成功。他和僚机又向敌机再次射击。他的心在砰砰地跳着，两眼死盯着敌机。敌机拼命地使用各种战术和计谋，想摆脱张积慧的射击。但是，张积慧紧紧地追击，瞄准了，就向敌机打去。敌机终于中弹了，一股白烟拖出来，但仍挣扎着向海面逃命。张积慧继续发射，敌机的烟冒得更大了，最后着起火来。

正当他要返航时，突然从后边又来了 6 架敌机，成纵队形式冲来。张积慧正在救援战友，自己的飞机突然抖动了一下，他意识到是中弹了。他迅速向后一看，有 2 架敌机正向他开火，于是，他立即向左倒转下去。敌机占着优势，紧追着他。他的精力特别集中起来，他明白：这时的胜利和失败就在于动作的正确与机智，就在于刚强的意志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于是，他沉着地操纵着飞机，马上找到一个机会，反而向敌机射击。

但是，刚刚开炮时、却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只发射了三四发，炮弹就光了。他全身突然紧张起来，冷汗湿透了衣服。战斗中没有炮弹，就等于没有武器。狡猾的敌机发现了张积慧的致命弱点，于是毫不放松地追赶

他，企图把他击落。他急剧地操纵飞机垂直地上升和下降，做着不规则的动作，他感到头发晕甚至喘不过气。但敌机始终没能再打着他。他深深地懂得：这时单纯逃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只有积极地进攻，才能摆脱危险。在这比一秒还短的时间里，他决定和敌机相撞。

他迅速把飞机对准敌机冲去。他屏住呼吸，紧咬住嘴唇，额头的汗水顺着脸往下流。在这极短的时间，彼此以极快的速度接近了！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先躲避，谁就必然被击落。两架飞机越来越接近，甚至敌机座舱里的人影子都看到了。这是决定胜利的一刹那，这是意志较量的一刹那，敌人终究胆怯了，显然支持不住了，它惊恐地转开，避开了撞击。但它过于紧张和惊恐，使得它来不及注意高度而撞在山上。

这时，张积慧的飞机也以极快的速度接近地面，他用力地操纵，使飞机急速上升。这时下面的房子和树木急快地掠过，茂密的树林由于飞机掠过时产生的气流而摆荡着。直到接近机场，他才松了一口气。他才注意到，飞机机翼上有3个窟窿，好险啊！他想到刚才的胜利，不仅仅是动作上的胜利，而且是意志上的胜利。

张积慧不知道什么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沉浸在战胜敌人的幸福中。

当飞机降落后，战友们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眼睛看着他，大家都很久没说出一句话。

1952年2月10日，张积慧吃过早饭，就进入座舱。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却映起了鲜红的朝霞。信号弹打响了。张积慧和战友迅速飞上了天空。他们全神贯注，巡视着天空。张积慧发现右后方有小黑点在移动，凶狠地冲来。这时，张积慧指挥僚机一块急速上升，首先占了高度优势，立即向左转，又急速向右一转，这时，敌机俯冲了下去。张积慧及时的动作是敌机预料不到的。

敌机有8架，志愿军有2架。张积慧和僚机缠住了为首的敌机。他在紧张迅速瞄准敌机时，甚至都停住了呼吸。当更接近了敌机时，他清楚看到了敌机身上的花纹和英文字母。他咬着牙发射了全部炮弹，击中了敌机，敌机拖着烟火掉下去。

另一架敌机狡猾地向太阳方向垂直上升，企图利用阳光掩护。可是、敌机刚一动作，张积慧就咬住了它，很快，600米、300米、80米，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张积慧向敌机猛烈地进行射击，敌机变成一团烟火，向地面坠落下去。

不到一分钟，张积慧在僚机的紧密配合下，击落美机一架。空战结束后，当地的志愿军地面部队从熊熊燃烧的美机残骸中找到一枚驾驶员的不锈钢证章，上面刻着：第4联队第334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校。

美国空军战史对戴维斯被击落作了如下的描绘：2月10日，戴维斯少校率领第4联队的18架F-86为掩护战斗轰炸机攻击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目标担任巡逻，戴维斯少校在西面很远的地方发现鸭绿江的西北方向有敌机的凝结尾迹，于是他和僚机离开了下一架F-86编队向鸭绿江飞去，戴维斯把飞机降低到了3.2万尺，F-86的这次打击显然出乎敌人的意料，仅仅几秒钟就打下了2架米格。当 he 从后边接近第3架米格时，第4架米格从左后方冲来，一连串炮弹把他击坠于地。

击落戴维斯使这次空战的影响迅速扩大。1952年2月13日，美国远东

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

我们是在和一个厉害而熟练的敌人作战，需要我们拿出每一分的技能、领导经验和决心。

戴维斯的死亡消息传到美国，同样引起极大震动。他的妻子对美国空军当局提出了抗议。她引述了丈夫最近写给她的信：“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我们损失了这么多飞机、这么多的人”。

美国国会引起一片激烈的争吵，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勃里奇借机攻击民主党进行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

25位战俘的妻子在美国国会门前集合请愿，把她们的丈夫还给她们。

张积慧在抗美援朝中，驾机参加了十多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5架。他被誉为“空中英雄”、“空中突击手”，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4）费席尔摇晃着脑袋打量着对手。

1953年初，朝鲜战争进入关键时刻。“联合国军”在地面节节败退，空中计划也连连受挫。五角大楼又使出新招，派出一批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的“王牌驾驶员”，组成“猎航小组”，来到朝鲜，企图运用超低空飞行，溜进中国领空，偷袭志愿军空军正在起飞或准备着陆的飞机。

4月7日下午，位于中朝前线的大堡机场战斗警报拉响，志愿军飞机紧急出动，迎击美机。一场激战之后，韩德彩和长机张牛科胜利返航。当飞机下滑，高度由3000米降至800米，准备着陆时，突然传来地面指挥员急促的命令：快拉起来！

年仅20岁的韩德彩是安徽人，1949年入伍，1952年入朝作战，时任空15师43团飞行员。

韩德彩迅速升起，搜索四方。天空飞过一团团白云，他忽然发现：左前方300米处，有2架飞机一前一后，以大坡度侧着机身，正准备向左拐弯。他心想：奇怪，我机群已安全着陆，这2架飞机从哪里飞来的呢？原来，前一架是友机，后一架是被美国称为“第一流空中喷气机英雄”、“双料王牌驾驶员”的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的飞机。

这时，2架飞机的位置正处于韩德彩的左前方300米。由于敌机左侧坡度很大，韩德彩一时没能认出来。正在这时，准备下降着陆的长机张牛科正位于敌机右前方，他的飞机速度仍在继续减慢，高度在不断降低。费席尔发现张牛科，便扑向张牛科，狠毒地射出串串炮弹。张牛科的机尾着火，飞机猛烈地抖动了一阵，费席尔却仍然咬住不放。

韩德彩顾不上油料快用完了，加大油门，一拨机头，急拉操纵杆，跃升上来，勇猛地朝敌机冲过去。

这突然袭击，使费席尔猝不及防，一下子被反咬住了，变得极为被动。但是，费席尔到底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突然象泥鳅似的来了一个下滑右转。韩德彩冷静一想，敌人在耍花招，因为从仪表上看出：韩德彩的飞机高度不到900米，而敌机高度只有800米。敌机在低空下滑，不可能做剧烈的机动，更何况下面是一座200米的山头。这显然是敌机以虚假动作引自己上钩。韩德彩识破敌人的诡计，不仅没随着敌机追下去，反而轻轻一拉机头，又上升了一“点”高度。

费席尔的计谋落空了，他一计不成又来一计。猛地向左上方拉起，仍

想挣脱逃跑。韩德彩一见敌机向左上方拉起，就眼明手快地向左方截击。敌机的影子顿时闪现在瞄准镜里。他稳住机头，拇指刚要按动炮钮，敌机影子忽然不见了。原来，费席尔见势不妙，又惊慌地向右转弯。由于敌机的水平机动性能好，一下子把韩德彩拉开了一段距离。韩德彩敏捷地向右一压坡度，又追上去了。费席尔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了，仍没有摆脱韩德彩的追击。

离敌机越来越近了，韩德彩牢牢稳住机头，将敌机套进瞄准镜的光环。500米、400米，逼近300米时，他才按动了炮钮。美机中弹起火，一头栽下去了。

4月9日，美联社从汉城发出一条消息说：美国第一流的喷气式空中英雄、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在4月7日作战中失踪了。在美国空军中，击落5架飞机的飞行员称为“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先后击落过10多架飞机，堪称“双料王牌飞行员”，五角大楼没想到，身经百战的“双料王牌”竟在和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对阵中“失踪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美联社发布费席尔失踪的消息时，这位空中骄子正坐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审讯室里接受审讯。在他的飞机被击中的瞬间，他立即跳了伞，跌落在一个山坡上，被志愿军士兵活捉。

费席尔对他的被击落不服气，一再要求见见他的对手。志愿军空军领导人答应了他的要求。

韩德彩英姿焕发地走了进来，志愿军空军领导人介绍：这就是击落你的中国飞行员。

费席尔把韩德彩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双肩一耸，摇晃着头说：对不起，长官先生，我不想开这种玩笑，要知道，我是美国的空中英雄，怎么可能是被这个年轻人打下来的呢？志愿军空军领导人严肃他说：我们也不想开这种玩笑。他的确很年轻，只有20岁，在战斗机上飞行总共不到100个小时。但是，他终于把你击落了。

费席尔听了这些话，顿时膛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这个在朝鲜战场上就出动了175次的费席尔不解地问：那……他们付你多少雇佣金？韩德彩一伸五指：“五万万！”“五万万美金？”“五万万颗人民的心！”韩德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又击落了一架敌机，照片洗出来后，机械员们马上就在座舱上绘上了第5颗红星。他们对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每击落一架敌机，有时甚至比我们还高兴。看看他们那样高兴，我想：这是一种怎样感情呢？只有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培养锻炼出来的人们，才能把别人的幸福也当作自己的幸福，才能把别人创造幸福，作为自己最愉快最高兴的事。我常常被这些感情所感动，总觉得自己对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人贡献得还不够。

这就是中国年轻的飞行员的情操。

年轻的中国志愿军飞行员敢于与世界上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战，并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不仅使朝中人民受到鼓舞，也使敌人刮目相看。

第十一章 和平日姗姗来迟 停火夜万籁俱寂

(1) 和平鸽虽然取了下来，影子还留在墙上。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拂晓之前，大雨滂沱，但在破晓时分雨停了；透过厚密的云幕，阳光照耀着清新的大地。

这里新建一座签字大厅。其间，风波迭起。

根据协议，签字大厅由朝中方面修建。刚修建时，有的美国记者说：“共军没有和平诚意，摊子铺得这样大，要修到何年何月呀？”结果，只用一个星期就修建完毕。当记者们看到这座具有浓郁的朝鲜民族风格的大厅时，不少人翘起大姆指说：共产党人办事效率真高，没想到一夜间竟从地下钻出一幢崭新的建筑。

签字大厅的屋顶是三角形，起初，三角形的墙上塑了个毕加索的和平鸽，朝中方面认为这是和平的象征。美国人不同意，硬说和平鸽是共产主义的宣传象征，一定要取下来。朝中方面让了步，把鸽子拿了下来。鸽子虽然取了下来，但鸽子的影子还清楚地留在墙上。

上午9时，板门店的空气顿时活跃了起来，专程前来采访这件世界。‘头号新闻’，的各国记者有200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交谈议论着。记者们看到，大厅内部布置得庄重实用。中央从南到北划了一条分界线，朝中方面人员出入西门，“联合国军”方面人员出入东门。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与双方代表团有关的设置和用品都是对称平等的。大厅正中，并排排列着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会议桌中间是一张方桌。桌上铺着绿绒台布，西边的桌上竖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东边的会议桌上竖立着联合国的旗子。大厅西部一排排的长条木凳是朝中方面人员的席位，他们服装整齐，态度庄严，神情里流露出自信的样子；大厅东部的长条木凳是“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席位，他们有的叉开两腿，手支下颌，斜靠在椅背上。大厅北面凸字形部分是新闻记者的活动区域。

方桌上摆着朝鲜停战协定及附件的文本，有朝文、中文、英文共18本，其中朝中方面准备的9本用深棕色皮面装帧，对方准备的9本封面上印着联合国的徽记，是蓝颜色的。3种文字均经双方核定，一字不差。待完成正式签字后，双方各保存一份（中、朝、英文3本），另一份（中、朝、英文3本）由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

9点30分，朝中方面和美国方面各有8名佩带袖章的军官分别步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守卫着。

随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两门入厅就座。

10点整，大厅里异常安静。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从大厅西门和东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这时，大厅内的所有目光集中看着两位首席代表在自己一方准备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同时交换文本，再在对方交来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把这9本停战协定带回去尽快送交司令官签字。原先的计划是双方司令官在板门店的签字大厅里签字的。但是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将派人去板门店搞刺杀。朝中方面向对方提出，签字那天，不得有李承晚的人以任何名义参加，也不许台湾记者在签字那天进入中立地区。美国方面不同意，协商的结果，决定改由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签字，双方司令官送签。

这场举世瞩目的签字仪式进行得很顺利，两位首席代表在10分钟之内在18个文本上签了字。大厅内，只有忙碌在水银灯下的电影摄影师们开动摄影机的声音；大厅外，连绵的炮声继续轰鸣。

事先已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利逊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签字仪式于上午 10 时 10 分结束，南日大将、哈利逊中将分别站起身退出签字大厅。

非常有趣的是，“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利逊的名字早已为人们熟知。可是签字后，发表的中文文本上竟写成了“海立胜”。这是因为在核定文本时，对方坚持要译为“海立胜”，想以此表示他是“海岛上站立着的胜利者”吧！同日，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家都早早地起来了，人人都喜形于色，人人都格外沉静，平时的高嗓门儿也似乎压低了许多，一切都变得宁静、平和。但是，人人也都感觉到这宁静里蕴含着一种紧张，平和里掩遮着一种激动，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大家都象没事儿而又都有大事似的坐在作战室里，不时地瞅瞅那一部与板门店谈判代表团相通的黑色皮套电话机。大家清楚，朝中代表团前一天发布的公报已经明明白白讲到这一天朝鲜时间上午 10 时开始签字，但又担心会不会提前、推迟或出现其他变化。

电话铃声终于响了，几个小伙子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副司令员杨得志感觉，作战室的空气似乎因电话铃声变得紧张了。电话机传来了大家渴望已久的消息：上午 10 时，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已先行签字，并正送往朝鲜人民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处分别签字。

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杨得志看了下手表：朝鲜时间 10 时 13 分。

同日，平壤，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金日成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同日，汶山美军基地，“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52 年 5 月，美军的最高指挥人员作了调整。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年多一点时间的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的职务，任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克拉克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1951 年 2 月，他曾以美陆军野战部队训练司令的身份，率领一批军事专家到朝鲜战场作实地考察，以训练国内新兵。他与麦克阿瑟有世谊之交。他与李奇微的关系也非同一般，除在西点军校是同班同学外，在他们共同的陆军经历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此时，他说：“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同日，开城，金日成和彭德怀下达的停火命令播发了。重要路口上，扩音器在广播着这一声音：

“朝鲜人民军全体同志们：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了 3 年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英勇战争，坚持了两年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现在已经获得了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与“联合国军”签定了朝鲜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的签订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因而是有利于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它获得了朝中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使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之际，为了保证朝鲜停战的实现和不遭破坏并有利于政治会议的召开，以便进一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起见，我们发布命令如下：（一）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

海军、海防部队全体人员，应坚决遵守停战协定，自 1953 年 7 月 27 日 22 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 12 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 1953 年 7 月 27 日 22 时起的 72 小时内，即停战协定生效后的 72 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

（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海防部队全体人员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行动……”当晚，开城，志愿军代表团举行庆祝晚会。

晚上 19 时，彭德怀走进了会场，会场里群情激奋，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彭德怀也显得异常兴奋，摘下军帽挥动着，向欢呼的人们致意。

彭德怀即席发表了讲话。他激动地大声说：“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在金日成元帅领导下的英勇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期间，受到了朝鲜人民衷心的爱护和热情的支援，这些爱护和支援，使得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之下，团结得更紧密了。祝我们两国人民在反侵略战斗中以鲜血结成的亲密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越剧《西厢记》的演出，把庆祝晚会推到又一个高潮。由上海越剧团的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她们已参加了志愿军越剧团而留在了开城，她们的演出使人如痴如醉了，彭德怀看得很高兴。

工作人员给彭德怀端来了桔子水，彭德怀挥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们比我们辛苦。”演出刚一结束，彭德怀又到后台去看望了演员们。

演员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彭德怀望着演员们说：“你们这些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一下子变成一个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在前线演出越剧《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否合适，有人曾表示过怀疑。演出结果是受到普遍的欢迎。有的士兵看了多次还想看。有趣的是，当台上演到梁山伯因祝英台已死而要去死时，台下有的士兵高喊：“不要死，参军去！”当王文娟说到有人不同意演梁山伯哭灵时，彭德怀说：“人死了为什么不让人哭？”在朝鲜战场这么长时间，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轻松，这么愉快，这么高兴。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天起，大家不就是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吗？晚会结束时，已近 22 点。

前沿阵地，晚上 19 点，一线连队的官兵都正处于一种抑制不住的欣喜中，他们已经接到连续发来的命令：

立即停止执行原定的一切战斗任务！

立即停止一线阵地上的坑道作业！立即停止往一线阵地运送弹药物资！

立即整理好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物资，准备按时撤出一线阵地！

立即作好准备，待命拆除前沿阵地全部工事，炸毁所有坑道！

从 22 时起，任何人不准再发射一枪一弹，违者军法从事！

晚 22 时以前，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走出坑道！

同时再三命令：所有部队，特别是一线连队，加强戒备，保持警惕，严密监视敌人，随时报告情况……又要各级指挥员一再与指挥所对表，所有钟表指针，务必不差分秒。

时针一点点移向 22 点。守在电话机旁的官兵和电话机里的声音一起，倒计时地同声报告着时间：“最后 10 秒——7 秒——3 秒——到！22 点整。”志愿军官兵不约而同地走出了坑道，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阵地的主峰。就在一刹那间，主峰上空升起了一个亮晶晶的红色火球，这是停火的信号，和

平的信号，胜利的信号。所有人都那么庄严和静穆，许多人热泪盈眶。大家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连同周围的一切，包括空气和时间，也好像突然停顿、静止和凝固了。似乎谁要一动一响，就把这个难以置信又正在来到的停战和平，一下子给惊跑和破坏了！

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以前，那电闪雷鸣、震天动地和撕心裂胆的炸弹、炮弹和机枪声，那在各个阵地、整条战线直到朝鲜三千里江山土地上，到处燃烧着的战火和流淌着的血污，就在这一刹那变成了历史！

只见山顶上马上燃起了一团团熊熊大火。接着，由近而远的各个山头，也用火光照亮了漆黑的天空。在这和平到来的夜晚，篝火代替了战火，歌声代替了炮声，持续了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停火了。

阵阵微风吹散了天空的乌云，从乌云中钻出来晶莹的月亮，它把雪一样的银光撒满了静静的群山。

美军陆战队员马丁·拉斯认为它“低垂空中，好象是一只中国灯笼”。他爬出泥泞污秽的地堡，享受着他在朝鲜的第一个和平时刻。

第1海军陆战师5团的一名下士安东尼·埃布龙多少星期来一直听说关于和平的传闻，他对停战近在眼前的报道并不怎么注意。“两三天来，我们一直在外执行袭击任务，努力占领最有利的地形。这最后几天是够残酷的。每次我们以为战争结束了，但是我们还得出去打。这一天战争结束了吗？那天我们打了那么多炮弹，大地都震动了。我最要好的一名伙伴那天被共军一发炮弹炸死。然后，今天晚上，声音才停止下来。我们知道，战争结束了。

美军陆战队员脱去了钢盔和伪装衣。山坡上回荡着尖利刺耳的叫声。在下面的战壕里，有人开始唱起歌，其余人都跟上去一起吼叫着。这是一种嘈杂喧哗、不成其调的音乐，他们庆幸自己还没有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后牺牲者。一个士兵军衣没穿在身上，却用两只袖子扎在腰里，下摆像裙子吊在屁股后面，上身光着，一根细链索，吊着每个美国兵必备的三件“珍宝”：一是记载着他的姓名、部别、血型及出生年月的“军号牌”，是为他们战死后留查登记用的；二是开罐头的小刀，是他们每顿饭都必需的；三是他们的上帝，一个小十字架。

弥漫空中的硝烟与火药气息逐渐消失在夏夜的凉风中，与此同时，志愿军阵地上也逐渐下来了一些人，除了前线连队的士兵，会英语的敌工干事也下来了，一场自发又稍具规模的中美两军前线聚会，就这样开始了。

一位中国士兵掏出随身的一包烟，散给周围的美国兵，他一下子被包围起来，许多人都向他伸出了手。

一位中国军官取出随身小本子里夹着的一张《心向和平》的画片，送给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兵，他喜出望外地又敬礼又握手。别的人看到，也掏出自己身上的小纪念品送给对方，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幅两个胖娃娃抱着和平鸽，题为《我们热爱和平》的画片。得了纪念品的美国兵，也想回赠纪念品，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有的扯下衣袖上的红黑二色美七师标记；有的掏出一张美国钞票，在上面写了一些什么，然后恭恭敬敬地交给志愿军官兵。敌工干事看后说，这是这个美国兵的家庭地址，上款写“送给我的中国朋友”，下款是“您的美国朋友某某于韩国”。志愿军官兵也在送给他们的画片上补上了一句话：“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落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某1953年7月28日赠于朝鲜前线”。

志愿军官兵在月亮底下，欢乐地跳舞，愉快地歌唱，谁都忘记了战斗

的疲劳，忘记了已经到了第二天的黎明，——一直到东方已升起了火红的太阳。

至此，历时之年 9 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也以中朝胜利而结束。

这个伟大的胜利来之不易。

(2) 艾森豪威尔说：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久就能回家来。

1953 年 7 月 26 日晚上 21 时 38 分（美国时间），白宫接到板门店关于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准备在 22 点钟发表广播讲话。他坐在广播室内维多利亚女王赠给白宫的那张雕花橡木大写字台前等候广播的时候，一个摄影记者问道：“你有些什么感想？”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答道：“战争过去了，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久就能回家来。”他的儿子正在朝鲜服役。

他对美国听众的演说并不长，他表示对战斗和伤亡的结束非常高兴。他说，对这个国家来说，代价是很高的。对千万个家庭说，它的代价是无法弥补的。这个代价是以悲剧的形式付出的。然而，他仍认为，有必要提醒美国人民，“我们仅在一个战场上赢得了停战——而不是世界和平。我们现在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停止我们对和平的追求。”艾森豪威尔 21 岁考取西点军校，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30 年代当过麦克阿瑟（当时任美陆军参谋长）的助手。1944 年 12 月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在部队服役 40 年以上，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服役最长的一个。这样漫长的军队生活在世界各国元首中也是不多的。任总统之前，他是陆军参谋长，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总司令。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不得不正视公众反对朝鲜战争的激烈情绪。

1951 年 5 月，陷入军事政治困境的美国，在世界和美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考虑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放风试探。

6 月 23 日，联合国，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表示：苏联政府认为朝鲜交战双方应开始谈判。

两天后，北京，《人民日报》说：中国人民拥护这一建议。

当天下午，美国田纳西州，社鲁门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谈判。

与此同时，美国务院训令驻莫斯科大使柯克就马立克的演说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苏联的答复证明马立克所表达的是苏联官方的意见。

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之间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建议下一个步骤应该由李奇微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司令员进行谈判，杜鲁门批准了这个声明。于是，6 月 29 日便把这项声明发给李奇微，并训令他在当日华盛顿时间下午 6 点钟将声明广播出去：“总统训令你在东京夏季时间星期六上午 8 点钟将下列电报用无线电指明发给朝鲜共产党军队司令员，并同时向报界发表：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你们如下：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并附有维持此项停战的充分保证。

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将提出我方代表和你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只丹麦医院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签字）”彭德怀给李奇微的复电是 7 月：日由北京广播的。他同意为“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

判”而进行会晤，并建议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作为谈判地点。

双方联络官于7月7日首次会谈，7月10日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议。

1951年秋天，会议地点从开城移到板门店。

然而，谈判困难重重，直到1952年美国竞选运动开始前，谈判实际上毫无进展。艾森豪威尔得以利用反战情绪取得选举的胜利。1952年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发表竞选演讲：“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地和体面地停止朝鲜战争……为达到此目的，如需要我亲自去朝鲜一趟，我一定前往。”12月2日至5日，他巡视了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他目睹了美国士兵生活困苦、士气低落，美国力量在前途渺茫、拖延不决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回国途中，他在威克岛和“海伦娜”号重巡洋舰上连续召开新的内阁成员会议，讨论调整美国对朝鲜和远东的政策。

当艾森豪威尔进入白宫的时候，这个陷入僵局的战争已经进行了2年6个月零26天。

朝鲜战场的形势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并不妙。1953年1月29日结束的“丁字山”战斗，伤亡比例是9：1。艾森豪威尔上西点军校时的同学范弗里特哀叹说：共军阵地十分坚固。

接替范弗里特职位的是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泰勒中将。泰勒也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等待他的是更惨痛的失败。仅3、4月间，志愿军就出击100余次，歼敌3万人以上。

更叫艾森豪威尔头痛的，是朝中军队在朝鲜东西海岸作了充分的抗登陆准备，美军利用其海军优势，再演仁川登陆的如意算盘，也难以实现了。

1953年3月，艾森豪威尔在内阁会议上说：“在朝鲜对共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金钱的代价。自从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以来的1年半中间，一度动荡不定的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了，共方已经抓紧了这个时机在他们那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如今，再发动攻势就更困难了。”艾森豪威尔认识到，对中国发动进攻的后果重大而又难以预测。他说：“这一进攻如果终于发动了的话，就很可能不得不在得不到我们主要盟国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他们对于任何这种冒险都是反对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朝鲜打仗，没有机会打赢这场战争，因为打过鸭绿江就会冒犯国际舆论。”艾森豪威尔被迫采取各种步骤，逐步解决朝鲜问题。

1953年4月11日，双方在板门店达成了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议。

5月22日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印度，同尼赫鲁会谈了3天。杜勒斯希望他的话能通过外交途径传到中国）他告诉尼赫鲁说，美国“愿意光荣地结束战争”。

6月间，当板门店谈判取得进展的时候，李承晚又坚决反对“任何使朝鲜处于分裂状态的协议”。这位78岁的韩国总统通知美国说，他要求：“第一，不可更改地答应，如果停战后90天以内召开的国际政治会议没有能统一朝鲜的话，美国就帮助大韩民国以武力统一朝鲜。第二，同意如果政治会议开会90天而仍然没肩”产生解决办法时，就重新恢复战争。”6月6日，艾森豪威尔写信给李承晚，扼要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在信中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继续以战争来进行统一朝鲜的斗争呢，还是以政治和其他方法来追求此项目标……我深信，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和大韩民国有必要接受停战。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希望以武力达成朝鲜的

统一而使这一苦难丛生的战争拖长下去。”艾森豪威尔还答应：“美国政府，在取得必要的国会拨款的条件下，准备继续给予大韩民国以经济援助，这将使它得以在和平状况下恢复它的饱受摧残的国土。”然而，李承晚拒绝停战的条款，说：“按照目前的条款，停战对我们意味着死亡。我们一贯要求应该把中共军队赶出我们的国土，即使在这样作时，我们不得不单独作战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韩国国民议会表决“一致反对停战条款”，同时汉城和其他城市到处爆发了所谓“反对停战的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奉命于6月26日会见了李承晚，耐心他说明了美国的立场，并许诺战后美国帮助韩国重新建设，并使李承晚明白，“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要实行停战”。经过两周的会谈和施加压力，李承晚让步了，并且书面答应使他的军队处于“‘联合国军’”的指挥之下。7月11日，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为了尊重艾森豪威尔的意志，他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的实施，同一天，李承晚写信给杜勒斯说，虽然他对于停战条款心存疑虑，但是他将放弃他的信念而对美国的政策让步。他向杜勒斯提出保证，虽然韩国不同停战发生关系，但是韩国政府将遵守停战，以便“给联合国一个通过政治协议来统一。朝鲜的机会”。

美国结束了一场它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没有庆祝活动。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在灯光新闻牌上闪烁着。人们驻足读着这一通告，耸耸肩膀继续走路，不象欧洲胜利日和对日作战胜利日，没有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白宫发出的公开言论都降低了调子。克拉克将军对新闻记者说，“在这一时刻我欢乐不起来，艾森豪威尔显然是实践了他结束战争的竞选诺言，但是这一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

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强调指出：“除了国内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外，这次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美国在朝鲜的伤亡和被俘人数约39.8万人，而美国的所有其他盟国（韩国除外）共损失2.9万人。

美国评论家约瑟夫·格登认为：“在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从1945—1950年，也就是从日本投降到朝鲜战争开始，尽管美国仍有一些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风波，但确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舒心的时光之一。随着萧条的结束，美国人满心希望能购买汽车、打球娱乐，他们不愿再为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尤其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鲜战争演变到相互反复争夺几座山头的乏味程度，人们的心境更是如此。就是从报纸上看到数以百计的美国士兵在‘伤心岭’、‘无名高地’丧命时，也并不能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大力支持。

这场‘苦涩的战争’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核战争。1953年7月，战争根据停战协定而结束了，朝鲜仍然是一个分裂的民族。今天，大约4万名美国部队仍在那里服役，作为针对北朝鲜的一种牵制性防务。美国新一代士兵人时时发问：‘我在世界上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干什么？’——这也正是从

1950年6月起，许多美国人所问的问题。”（3）彭德怀说：把烈士的名字都记下来！

28日上午，开城松岳堂，志愿军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这是一座新建的大厅，背靠松岳山。1950年6月25日，李承晚向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时，炮声就是从这里响起的。今天，松岳堂内，长桌上铺上了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笔墨文具，摆上了插着鲜花的花瓶。朝中两国国旗挂在墙壁上，使会场增添了几分威严。

上午9时半，彭德怀走进了大厅。三四十个新闻记者也一下子拥了进来。

签字仪式开始了。工作人员将停战协定文本放在彭德怀面前。彭德怀从容不迫地戴上了紫红边的眼镜，然后拿起毛笔，一丝不苟地在协定文本上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大字。记者们争抢着拍照，水银灯光一下子全部聚集在彭德怀身上。

签字之前，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负责人考虑，这次签字仪式非同一般，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经过3年多浴血奋战所取得的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的象征，应该隆重举行，并拍摄电影留作历史性的纪念。为此，准备给彭德怀制作一套同别的谈判代表一样的料子军装，以备签字时穿用。彭德怀很严肃他说：“为什么要更换新军装？就是因为要拍电影吗，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无非是想给人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但我认为那样做并不见得好，起码不够真实，人们还会说我彭德怀变了。不要小看一套军装，它要耗费农民多少劳动成果呀！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建国不久，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家还很穷，又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负担，财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套军装还是不更换的好，我身上现在穿的军装不是蛮好吗，穿着它签字心里踏实，人们看到也会心情舒畅，不会指着我的脊梁骨说三道四。”结果，彭德怀就穿着那套旧军装参加了签字活动。

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发表谈话：“朝鲜停战协定已于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板门店签字。自协定签字后12小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已经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

3年之前，英雄的朝鲜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英勇地展开了光荣的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自卫战争。3年以来，朝鲜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拒绝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保卫了自己祖国的土地。这次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就再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和建议，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警告，无视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一意孤行，不仅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就侵占了我们台湾，而且命令它的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向我们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进攻，造成了对于我国安全的严重而直接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祖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了保卫远东及世界的和平，才毅然决然地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组成了自己的志愿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经过了两年零九个月英勇战斗，我们不仅击退了敌人的进犯，稳定了三八线附近的战线，而且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胜利的反击。”彭德怀回顾：“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原在于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

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获致和平解决。所以，朝中人民和政府之战局稳定之后，不仅仍然继续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而且完全接受 1951 年 6 月 23 日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和平建议，于 1951 年 7 月 10 日与联合国军方面开始了朝鲜停战谈判。这个谈判经过了两年迂回曲折的过程，由于朝中人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由于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为了和平事业而作的巨大努力，谈判双方最后才达成了光荣协议，并在昨天签订了停战协定。”彭德怀指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严格履行停战协定的义务。中国人民志愿军愿和朝鲜人民军一道，保证遵守并履行停战协定的一切规定。但是，朝中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不严重注意到联合国军方面还有一部分好战分子尤其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反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并且在协定签字之前已采取了破坏协定的挑衅行动。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将不会忘记应有的警惕，并将以最大的决心为保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现在所签订的停战协定，是属军事性质的，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一个统一、民主、和平、独立的新朝鲜的建立，尚有待于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意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的后盾。”当彭德怀等人走出松岳堂时，只见大街小巷挤满了人群，锣鼓声、欢歌声、鞭炮声响成了一片。开城市民为了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而举行了 2.5 万人的盛大庆祝大会和游行。队伍前面，巨大的朝鲜国旗和中国国旗并肩高举。一队戴着插有纸花的草帽、穿着民族服的老人打着铜锣，敲着长鼓，兴高采烈地行进。几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阿妈妮一边唱着、一边舞着行进。小学生们打着纸糊的扁鼓，舞着花环，高呼着“万岁”前进。妇女们穿着各种节日的盛装。在一个母亲的背上，一个幼小的婴儿，手中举着一面小小的绸质的中国国旗，在天真地笑着。只看见一片色彩鲜艳的海洋。成群结队的人们举着金日成、毛泽东的画像，欢呼若狂，载歌载舞，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一向不苟言笑的彭德怀也抿着嘴笑了。

松岳堂签字后的第二天清晨，彭德怀到了开城附近的紫霞山炮兵阵地，看望士兵们。

彭德怀一下车，就被士兵们围了起来，他们争着向彭德怀敬礼，问候。

彭德怀望着欢欣鼓舞的士兵们，高兴他说：“同志们，你们有功啊！把美帝国主义打痛了，打眼了，使它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们啦！...

士兵们热烈地鼓掌。

“接到停战命令了吗？”彭德怀接着问。

“接到了，司令员同志！”士兵们回答。

彭德怀平时那张威严的脸上充满了微笑。他向士兵们挥着手说：“同志们！你们要严格遵守命令中的各项规定，又要提高警惕。帝国主义不会太老实，决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接着，他弯腰走进坑道，关切地询问士兵们能不能吃上热饭，喝上开水，有没有青菜吃，能不能经常洗澡，坑道里有没有防潮设备等。

士兵们向彭德怀汇报了自己的战斗和生活情况，然后拿出用美国飞机

的残骸精心制做的铝质“机骨筷子”，送给彭德怀作纪念。还请彭德怀转交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各一双。彭德怀接过“机骨筷子”，仔细端详一番，见每双筷子上都刻着字，写明是送给谁的。彭德怀愉快地接受了士兵们的这些珍贵礼物，答应一定转送到。

看望了部队，便开始爬山。在阵地主峰上，彭德怀拿起望远镜向远方敌人阵地方向望去。

彭德怀到了前沿阵地。这里已成了军事分界线，临时树起的木桩上用白布条拉了起来。

刚激战过的土地似乎还在发烫，泥土石头都烧成了黑颜色，树木只留下一个个炭桩，一棵草都见不到了。彭德怀默默无语，他弯下腰，抓起一把还在散发着火药味的泥土，紧紧地握在手里。

他步行着走了很远，来到一个堆放烈士遗体的山头上。他看到一些官兵正在查寻、登记烈士的名字，便问：“都能记下来吗？”一个士兵回答：“很困难。”他说：“不要怕麻烦。必要时把他们所在连队的同志找来，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然后，他来到准备掩埋烈士的地方，脱下头上的军帽，默默地肃立了很久很久！

7月31日，平壤。18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举行典礼，授予彭德怀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金日成，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爱、朴昌玉、金一，内阁副首相崔庸健、崔昌益、郑一龙、朴义完，内阁各相和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朝鲜人民军高级将领都到场。

典礼上首先宣读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的政令。

接着，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把一枚灿烂辉煌的金星奖章佩戴在彭德怀胸前。

彭德怀在典礼上致谢词说：“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感谢朝鲜人民和英勇顽强的朝鲜人民军，感谢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情支援和爱护，感谢朝鲜劳动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各方面的关怀，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获得了胜利；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个人的经常照顾。让我高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朝鲜劳动党中央万岁！英勇、顽强的朝鲜人民军万岁！

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元帅万岁！”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的永恒话题。

此时此刻，彭德怀浮想联翩：在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给志愿军官兵进行了5次授勋，共授予各种勋章、奖章52.6354万枚。彭德怀及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12人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那些没有英雄、模范和功臣的称号，更没有获得任何勋章而且长眠在朝鲜土地上的士兵们难以计数。或许他们冲锋陷阵同样感人心魄，或许他们尚未冲锋就悄悄地倒下了。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一切为了和平事业而倒下的士兵，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不会忘记

他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有不少无字碑。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人们对他们格外敬仰和爱护。彭德怀真想大声说：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到了人民的心里，写到了中朝两国的万里疆土上。

似乎还可以这样说，对一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人们，包括在大后方各条战线上勤勤恳恳工作、踊跃支援前线的人们，他们中受过勋或没有受勋的人，和平就是授予他们的最高勋章，为了保证志愿军的给养，全国各地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群众一起炒炒面。消息传到朝鲜战场，广大官兵倍受鼓舞，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战争期间，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感人场面。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和农民，志愿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到朝鲜前线支援志愿军作战；中国人民踊跃募捐，捐献了战斗机、大炮、坦克。各族人民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度热情，至今想起来还使彭德怀心头发热。

彭德怀感慨万千：美军把朝鲜当作进行新武器的试验场，大规模地使用了许多新武器。

美国动员了它自己陆军的 1/3、空军的 1/5 和海军的大部作为战争的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转上军事轨道。但是，军事装备居于劣势的朝中部队却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击落击伤飞机 1.22 万多架；击沉击伤舰艇 257 艘；击毁和缴获其他各种作战物资无数。美国直接战费的消耗在 200 亿美元以上。战争使朝中部队迅速提高了自己的装备和技术水平，组成和壮大了各个新兵种，而且吸取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从而增强了战斗力量。

彭德怀在开城签字后，很快就回国了。

1954 年 9 月 5 日，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宣布，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业已辞职，中国人民志愿军现由邓华任司令员。

之后，1954 年 10 月至 1958 年 10 月期间，志愿军司令员先后由杨得志、杨勇担任，志愿军政委先后由李志民、王平担任。

第十二章 志愿军凯旋回国 毛泽东心潮澎湃

（1）周恩来醉舞红旗。

1958 年 2 月 14 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平壤。

平壤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飘扬着中朝两国国旗，悬挂着巨幅欢迎标语。下午 13 时，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平壤机场徐徐着陆，等候在机场上的朝鲜群众挥舞着花束和彩旗。

为了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与朝鲜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磋商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首先出现在舱门的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朝中方面早就主张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957 年 6 月 21 日，美方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上单方面“通告”说，

他们将不受停战协定第 13 款卯项所规定的停止增强军事力量的约束，把“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日本移至朝鲜，并运进大量新式武器。

同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政府决定把新式武器运进南韩。

6 月 26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发表声明指出，当前最紧急的问题是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全境，把停战导向巩固的和平，把南北兵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缓和紧张局势。并提出，为使外国军队撤出，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应尽早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这个建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时隔半年之后，11 月 2 日至 20 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同时访问苏联的金日成首相当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958 年撤出朝鲜。

1958 年 2 月 5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和平统一朝鲜是应该毫不迟延地解决的成熟的问题。并宣布一切外国军队必须同时撤离朝鲜，在一切外国军队完全撤离南北朝鲜后的一定时间内，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声明指出，“停战协定已经 4 年了，朝鲜仍然没有得到统一，朝鲜人民继续在国土遭到分裂的不幸状态下忍受分裂，全朝鲜渴望分裂南北的人为的障碍能早日消除，并达成祖国的和平、统一。”2 月 7 日，中国政府就朝鲜和平统一问题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倡议，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然后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中国政府准备和朝鲜政府磋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一事。

2 月 7 日下午，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分别接见了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波兰和英国使节，面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朝鲜和平统一问题的声明，请他们转达本国政府，并请英国政府将中国政府的这项声明转交给在朝鲜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各国政府。

当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走下飞机时，朝鲜的少年儿童们敬献了鲜花。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之后，周恩来在金日成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接着，周恩来和其他成员同前来迎接的朝鲜党、政、军领导人，驻外使节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级将领们见面。

在机场上，金日成、周恩来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金日成说：欢迎中国客人，我相信中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朝鲜进行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朝中两国人民传统的友好关系，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定会作出新的贡献。

周恩来说：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亲密邻邦。中朝两国人民间这种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友谊是永恒的，是牢不可破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统一朝鲜的各项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全力支持这些适时的、重要的建议，并且准备为实现这些建议作出积极的努力。

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咸兴、元山等地后，于 2 月 16 日晚到达志愿军总部。

翌日中午，桧仓，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接见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等高级将领们。周恩来就当前世界局势和亚洲和平问题发表谈话，并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一事听取了志愿军将领们的意见。

下午，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们举行欢迎大会。他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向英勇善战、为祖国争光的全体志愿军官兵表示亲切慰问。他们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高度国际主义精神，虚心学习勤劳智慧的朝鲜人民和英勇顽强的朝鲜人民军的优点和长处。

陈毅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对志愿军将领们说：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要去充恩人，不要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他特意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古代信陵君救赵，解了邯郸之围后，喜形于色，以为拯救了一个赵国，便可名扬天下。一位知己的朋友劝告他，不要骄傲，不要居功、信陵君得到的忠告是：“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他谆谆告诫志愿军官兵，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学习朝鲜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以实际行动向朝鲜父老兄弟姐妹们告别。

2月17日正是中国农历年三十，除夕之夜是人们吃“团圆饭”的时候。桧仓山沟里松火通明，锣鼓喧天，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举行了盛大招待会，为周恩来、陈毅、粟裕、张闻天洗尘。志愿军的师长和政委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宴会上几乎是清一色虎将。

那大晚上，周恩来有说有笑，高兴极了。此情此景又使他想起革命圣地延安之夜，他禁不住唱起延安时代的歌曲来了。

宴会进行约一半多，虎将们以师为单位顺序排队，由师长和政委逐一向周恩来敬酒。陈毅一看长长的敬酒队伍，就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有高血压，不敢奉陪了。总理，敬酒的队伍是对你这个目标来的，你要保重啊！”周恩来自觉还可以对付，况且今晚没有外宾在场，明天也只有军内的会议，就放开酒量畅饮起茅台来了，在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劝阻。周恩来是以海量闻名于世的。

敬酒的队伍一起接着一起，周恩来一杯接着一杯，同这个师的领导干了杯，不同那个师的领导干杯怎么行。

陈毅在旁边笑呵呵的。他对周恩来有机会豪饮一番非常高兴。但他又说：“我有言在先，要总理保重，你不听我陈毅的，你栽斤斗了不？总理你有醉意了。敬请注意！”“你说我醉了，没有，没有！”周恩来笑着说。

说着又是一杯喝下去了。

一杯又一杯，周恩来真的有点醉意了。

陈毅让敬酒的人回到座位上去，话音刚落，又来了不少敬酒的人，陈毅代表周恩来向大家表示谢意。

其实，陈毅看到周恩来有机会畅饮几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作诗为证：“浅饮细酌会宾朋，我是斑白一老戎。座上更有年迈客，喜他豪饮兴最浓。”杨勇让大家酒足饭饱。他说：“跟总理、陈总一起过春节，这是中央的安排，是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宴会后还有精彩的文艺晚会，通宵达旦也可以。”王平补充说。

演出到很晚才开始。

有一个节目描写志愿军战士把红旗插上山头。演员们随着红旗的舞动，翻越、跳跃，精彩极了，全场掌声雷动。

这时，周恩来竟出现在舞台上，接过那个演员手中的红旗，挥舞起来并要演员跟着红旗翻跳。这时，跟在周恩来身边的陈毅，上前对周恩来说：“总理，时间不早了，我们跑了一天，该回去休息了。明天还要同志愿军领导同志会见呢！”周恩来和陈毅这才一同离开了晚会会场。

这是志愿军官兵在朝鲜度过的第 8 个春节。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是成功的，2 月 19 日 9 时，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1958 年 2 月 27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作出了永久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志愿军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和战后时期在朝鲜留下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的记忆中，将同朝鲜国家的繁荣发展一同放射光芒。”朝鲜内阁还作出了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和向参加朝鲜战争的志愿军全体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修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和纪念塔并采取永久性的保护办法等决定。朝鲜内阁还指示铁路沿线和各地区，要为回国的志愿军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从 2 月下旬开始，朝鲜人民给志愿军官兵送来了数十万件纪念品和送别信。礼品中有各种锦旗、油画、刺绣、照片等，还有朝鲜人民特意赶制出来的工艺品、“光荣袋”、“胜利鞋”、披巾、民族服装和战时精心保存下来的纪念品以及金日成的女儿金敬姬奉献的银杯等等。这些礼品不仅洋溢着朝鲜人民热爱志愿军的深情，而且还记录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平唐郡妇女张淑二为感谢志愿军战士从洪水中救出了她的儿子，送来了她的两束青丝；曾因美机轰炸身负重伤而被志愿军士兵抢救出来的孤儿边贞周，送来了用蓝布包的一捧土，她感激地流着泪说：“这是朝鲜的土，是你们洒下自己的血来保卫的我们祖国的土。”朝鲜人民给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致感谢信的全民性签名活动开展历时 4 个月。

684 . 7439 万位朝鲜人民在感谢信上面签了名。打开用红色绸缎装订的第一册签名簿，第一个签名的是金日成。

朝鲜人民在感谢信上签名的运动中，有着许多动人的场面和令人难忘的故事。正在进行生产竞赛的工人，就在机器旁边签名；农民们穿上传统的洁白的长袍来签名；8 岁的少年和 80 岁的爷爷一同签名；空着右袖管的复员残废军人用左手签名。从平壤到元山，从长津湖到上甘岭，人们举行集会，朗读感谢信，回忆志愿军的功绩，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幼都怀着送别亲人的心情，在这封信上签上了名。

一个名字一支友谊的颂歌。当年在风雪交加的长津湖前线同志愿军并肩作战 15 次，并同志愿军一起击毁 7 辆美军坦克的支前模范崔希彦在签名以后说，中国人民和志愿军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使我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想起了他们就有了勇气和力量。曾救过许多志愿军伤员的“志愿军妈妈”柳梅说，我们永不会忘记志愿军在我们的土地上流下的血汗。我没有把志愿军当作外国军队，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儿女。我为有这样的好儿女而感到自豪，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兄弟国家而感到莫大的幸福。

一个名字一个生死与共的故事。平壤纺织机械工厂工人赵俊龙，在签名的时候摸着自己的一条胳膊说，战时美国飞机炸伤了我的胳膊，是志愿军冒着轰炸和烈火救了我，并给我治好了伤。我要用志愿军给我治好的手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一个名字一篇誓言。在国际主义烈士罗盛教舍身救出朝鲜少年崔莹的地方——成川郡朔仓里罗盛教农业社的社员们，在感谢信上签名的这一天，男女老幼都穿上了节日的服装，在罗盛教烈士的墓前进行签名。崔莹的弟弟、

罗盛教青年突击队队长崔现签名后说，我们要不辜负罗盛教哥哥的名字，我们青年突击队学习他的精神，要把这个贫穷的山区建设成乐园，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一个名字一颗心，战争时期在危急的情况下掩护了两个志愿军战士的青年妇女洪顺粉邀，我把名字签在感谢信上，由志愿军带回中国去，让它同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的心永不分离。

684.7439万个名字，代表春全朝鲜人民的心，这是朝鲜人民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的荣誉。

(2) 金日成说：你们为和平而来，又为和平而去。

1958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军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12月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6个师将于1958年3月15日开始撤离朝鲜，4月30日以前撤完。”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姜尚吴少将当天写信通知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8万人即将从朝鲜撤出，信中说，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2月20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从朝鲜撤出的声明，作为第一批撤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8万人，将在1958年3月15日到4月30日期间，经由列在停战协定第43款中的新义州口岸撤出朝鲜。希望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此进行监督和视察。

姜尚吴少将还写信通知联合国军方面首席委员小基斯特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8万人即将从朝鲜撤出。信中说，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2月20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从朝鲜撤出的声明，作为第一批撤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8万人，将在3月15日到4月30日期间，经由列在停战协定第43款的新义州口岸从朝鲜撤出。

春风吹绿了三八线上的连绵山岭，金达莱花吐出了鲜艳的蓓蕾。在朝鲜停战后的第5个春天里，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归国部队的官兵们怀着胜利的喜悦，乘着和平列车归国。

士兵们的胸前挂满勋章、奖章和纪念章，手里握着朝鲜人民赠送的鲜花。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使得志愿军士兵们深深依恋。他们在军衣口袋里装着三八线上的石子，在手帕里包着临津江畔的泥土。一名高射机枪手把两株金达莱花根，绑在一块生了锈的炸弹片上。他说：“我要把它作为献给祖国人民的礼物，让美丽的金达莱花开遍中朝两国的土地，永远纪念我们和朝鲜人民的深厚友情。”志愿军官兵们在光荣凯旋的日子里，忘不了那些长眠在朝鲜山岗上的战友。撤军前夕，守卫在上甘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隆重举行了向上甘岭英雄阵地告别仪式。

这一天，春雨乍停，风和日丽。上甘岭部队官兵致告别词说，在上甘岭阵地上，洒下了中朝两国优秀儿女的鲜血，战斗英雄黄继光和支前模范朴在根就是一起在这里献出生命的。

今后我们仍以上甘岭战斗中的英雄为榜样，永远忠于和平事业，永远做最可爱的人。他们从英雄阵地上捡拾了许多纪念品准备带回祖国。

在一个坑道附近的溪水边上，志愿军士兵们找到了两个水筒，其中一个有80多个子弹窟窿。在当年的战斗中，冒着敌人火力封锁从坑道里出来抢水的一些士兵，在这条溪水边上流尽了鲜血。为了纪念这些烈士，志愿军士兵用瓶子装满清澈的溪水，带回祖国。在另一条坑道中，士兵们拾到了打坑道用的边沿已打得卷起来的废铁锤，用罐头盒子做的提灯，以及一根奇特

的旱烟筒：烟锅是半截手枪弹壳做的，烟杆是用半根竹筷子做的，当年坚守坑道的官兵们就用它抽完烟叶抽树叶。士兵们还拾到了一些在支援志愿军作战时不幸牺牲的朝鲜人民的遗物。

在官兵们拾到的纪念品中，有两颗奇怪的炮弹：一颗从侧面穿入了另一颗的腰际，这是在密集的炮火轰击中，敌我双方的两颗炮弹在天空中碰到一起了，可见当时战斗是何等激烈。纪念品中最多的却是标志美军惨败的物品，其中有被打穿了几十个子弹窟窿的美国钢盔，有被密密的弹孔撕成碎片的美国尼龙避弹衣，还有从被打坏的美国坦克和被击落的美国飞机上拆下来的零件。

有些士兵爬上黄继光烈士舍身炸毁的地堡，拾了一些被炸碎的石片和木头，几年来，这个地堡上没有长青草，今年却长出了3撮小草，士兵们将这些小草挖起来带回祖国移植。

向开城告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即将离别开城了。登车前夕，他们攀登上雄踞在三八线上的松岳山之顶，最后一次观赏了开城全景和远眺板门店，志愿军代表团团长任荣感慨万千。他1950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副政委、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所有的战役和板门店军事停战谈判。他意味深长他说：“美国和李承晚在这里发动了战争，我们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一起，打败了敌人，维护了和平。今天我们在这里栽的树就是和平之树，友谊之树，希望它能很快长大、茂盛。”守卫着这个前哨的人民军军官尹永景上校说：“请志愿军每个同志都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够坚决地守卫住志愿军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阵地，坚决保卫着东方的和平前哨。”列车飞驰过朝鲜重建起来的城镇，一路上受到朝鲜人民的深情送别。士兵们眺望着鸭绿江桥头的“凯旋门”，唱起了一支和平的凯歌：“为和平，我离开英雄的朝鲜；为和平，我回到可爱的祖国。

第一、二批撤军按预定日期完成。

平壤，4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军公报：“从3月15日到4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6个师8万人，已经全部撤出朝鲜返回祖国。”平壤，8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又发表撤军公报：“从7月11日到8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批6个师及待种兵部队共10万人，已经全部撤出朝鲜返回祖国。”转眼到了瓜果飘香的金秋10月。最后一批撤军也已接近尾声。

几天来，志愿军总部驻地周围的每一条山谷，每一户住宅，每一个广场都洋溢着依依惜别的友情。志愿军上自司令员下至士兵挨家逐户告别朝鲜房东和居民，文工团日夜为居民进行告别演出；当地朝鲜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邀请志愿军官兵联欢，把各种珍贵的礼物送到营房里。10月18日下午，十几个朝鲜少年喜洋洋地跑进杨勇和王平的办公室，送别将军叔叔。

孩子们把自己的红领巾系在杨勇和王平的脖子上，把校徽、少年团团徽赠给将军们。11岁的男孩子李淳泽悲愤地向将军们诉说了美军杀害他父亲的经过。他说，志愿军叔叔打败了美军，给我报了仇，我永远也忘不了志愿军叔叔。杨勇亲吻了他，拉着小淳泽的手，亲切他说：“好孩子，叔叔也忘不了你们。你们要努力学习，长大了好好地建设自己的祖国。”杨勇刚刚送走小朋友，又见驻地附近的韩致沁等几位老人匆匆走来，杨勇立即迎了上去：“大爷，你有事吗？”

“听说你们快走了，心里惦记着，就来看看你们。”

“谢谢您，大爷。请到屋里坐吧。”

“不了。你忙，别误了你的事。你若有空，我们想请你和王政委到家里坐坐。”“行！今晚就去。”

杨勇爽快地答应了。

黄昏时分，杨勇、王平在夕阳的余晖中向农家走去。几十位朝鲜乡亲早已站在门口等着，见到志愿军首长，他们一下拥上来。进屋后，杨勇、王平和老人、妇女一起围坐在热炕上，一边饮酒一边畅谈，比一家人还亲。61岁的韩致沁对将军们说：“司令员政治委员来到我们家里作客，我们感到无上光荣。”杨勇放声大笑说：“你们请我们到你们家里来作客，这是给我们的很大的荣誉。”王平接着说：“我们今天这样在一起吃饭，正是中朝如一家的表现。”杨勇、王平等在告辞时，亲手给主人胸前挂上了“和平万岁”纪念章，永志中朝人民的友谊和这个难忘的夜晚。

官兵们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彭德怀当年住过和指挥过作战的坑道和掩蔽部里来瞻望和告别。掩蔽部是一个山洞，门口镶着一块长方形的汉白玉，上刻着“在中朝两国人民反抗共同敌人美国侵略者的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在此指挥作战”。

10月18日上午8时4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告别信上签了名。至此，志愿军全体官兵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这封告别信已经装订成册。首页有志愿军前司令员彭德怀的亲笔题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告别信”。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在同朝鲜人民离别的时候，心情依依难舍。3月初，自从有人发起在向朝鲜人民告别信上签名的倡议以来，全军迅速形成了签名的高潮。从前沿阵地到鸭绿江畔，不少连队都举行了隆重的签名仪式，并且宣誓永远维护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团结，支持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有些官兵在签名时，还细心地将名字组成“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和平万岁”以及“和平鸽”等图案。

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烈士们，进行最后一次悼念和告别。这时，军乐队奏起哀乐，将军们和全体官兵绕墓地一周，在烈士墓前敬献了花束，栽植了万年青松，并在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烈士墓前进行了悼念。

10时，陪同志愿军向烈士告别的当地朝鲜党政领导人和群众，按照朝鲜最虔诚的民族祭奠仪式，在烈士墓前祭酒致敬。

22日10时30分，杨勇、王平率领志愿军总部的官兵从驻地启程。

能歌善舞的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官兵伴随着欢快优美的乐曲翩翩起舞。佩戴着上将军衔的杨勇在如潮的人海中引人注目。一会儿这个请他跳舞，一会儿那个过来献花，杨勇理解此刻朝鲜人民的心情，把群众对自己的尊重看作是对中国人民和志愿军战士的爱戴，所以他总是热情地答应。志愿军官兵用了4个多小时才告别10里长的送行人群。：“再见了，亲爱的乡亲们！”“再见了，敬爱的志愿军！”那感人的离别场面，使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就连摄影师也被感动得流泪，以致无法完完全全地拍下这动人的情景。

彩旗飘扬的平壤迎接着志愿军官兵，热情的平壤人民恭候着最可爱的人。

杨勇和志愿军总部的官兵们23日上午到达平壤车站的时候，受到数千

名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被国际主义烈士罗盛教营救的崔莹的母亲，把自己亲手织就的绸缎送给杨勇，请他转给罗盛教的母亲。

金日成会见了杨勇、王平等志愿军总部的将军们。金日成热烈地拥抱着杨勇，说：“你们为和平而来，现在又为和平而去。从个人的感情来说，我真舍不得让你们走。你们为世界和平尤其为维护朝鲜人民正义事业所进行的斗争而建立的不朽功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杨勇说：“您和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和爱护，以及朝鲜人民的深情厚意，同样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向您辞别的时候，请接受志愿军全体官兵对您和朝鲜人民的真挚谢意。”“应该接受感谢的首先是你们，亲爱的志愿军同志。”金日成深沉他说：“8年来，你们用鲜血和汗水援助了我们的国家。在朝鲜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每一条河流，都浸透着你们无私的鲜血，布满着你们悼勇斗争的业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我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同朝鲜美丽的山河一样万古长青。中国人民志愿军把朝鲜人民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把朝鲜人民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的高尚品质和自我牺牲精神，将永久地感动着朝鲜人民。”讲到这里，金日成有些激动，他再次握住杨勇的手：“请向志愿军全体同志和中国人民转达我们的感谢！回国后，请代我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问好。向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同志问好。”

杨勇说：“一定，一定转达。”

24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崔庸健委员长亲手为杨勇戴上了国旗勋章，他说：“朝鲜人民高度赞扬你们在保卫朝鲜人民的自由、独立和东方的斗争中树立的光辉的伟勋，并授予你们最高勋章，这是朝鲜人民对你们的尊重和热爱。”平壤，25日中午12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返国。金日成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和平壤30万人亲自到车站欢送。

雨后初晴，在灿烂的秋阳照射下，全城到处飘扬着朝中两国国旗。在宏伟的平壤车站大楼上，高悬着金日成和毛泽东的画像，大楼两旁悬挂着用中朝两国文字写的巨幅标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们建立的伟大功勋，在我们祖国历史上永放光芒”。

上午1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金日成广场整队出发。他们服装整齐，军容威武，人人都佩戴起各种勋章、奖章，迈开雄健的步伐，前往车站。

杨勇、王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志愿军步行经过的约两公里长的街道两旁，站满了热情欢呼的群众。他们手执鲜花、彩旗和千万条彩色的纸带，把整个街道组成了一条彩色的河流。欢送群众向志愿军身上撒下的彩色纸屑，有如五彩的花雨。志愿军官兵们就踏着这条鲜花的道路走上凯旋回国的路程。

志愿军的队伍整整用了一个钟头才穿过热情的群众行列，到达车站前广场。

在车站广场上，杨勇、王平检阅了仪仗队。

登车的时间到了，车站上奏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杨勇、王平和志愿军的将军们同金日成等朝鲜国家领导人热烈握手告别。

12时整，列车载着最后一批离开平壤的志愿军官兵徐徐开动了，志愿

军官兵们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再一次同欢送的人们握手道别。

丹东，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第三次发表撤军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批部队：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于9月25日至10月26日返回祖国。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

留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仍将同朝鲜人民军代表一道，继续执行监督朝鲜停战协定实施的任务。”（3）毛泽东第一句话：都回来了吗？当列车奔上鸭绿江大桥的时候，杨勇站在窗口，炯炯发光的眼睛仔细地俯视着碧波荡漾的江水，透过这双眼睛，可以看出杨勇内心此时该有多么激动啊。

江岸上传来了祖国亲人的锣鼓声、鞭炮声和欢呼声。那座鲜花簇拥的凯旋门欢迎着胜利归来的志愿军。

12时1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最后一列车，回到中国边境城市丹东。王平连声说：“到祖国了！”志愿军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28日，北京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下午15时，杨勇、王平率领志愿军代表团乘坐的列车驶入北京站时，周恩来亲自打着拍子，陈毅和许多头发斑白的将军及欢迎的人们激动地唱起了志愿军战歌。列车刚一停下，如潮的人流涌上去和志愿军官兵握手、问候。周恩来紧握着杨勇的手，深情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凯旋的英雄！”杨勇激动他说：“谢谢总理，感谢祖国人民的盛情。”杨勇一行途经天安门广场时，早已等候在道路两侧和广场上的20多万群众，挥动着鲜花，喊着口号欢迎志愿军官兵们。

杨勇站在首辆敞篷汽车上，神采奕奕地向欢迎的群众致意。

下午17时，首都各界群众：万多人在北京体育馆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来。

当杨勇、王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陈毅等人簇拥下走进会场时，热情的欢呼声经久不息地震撼着体育馆宽敞的大厅，整个会场沉浸在一片狂热中。

29日下午，怀仁堂后花园的草坪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走到志愿军代表们面前时，毛泽东脸上一直浮现着愉快的笑容，这是一个胜利者的笑容，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者的笑容。他曾经打败了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今天又直接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

毛泽东在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关怀地问：“都回来了吗？”

杨勇和王平齐声回答：“告别了英雄的朝鲜人民，我们全部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这时，毛泽东又说：“热烈欢迎你们！”

今天，在怀仁堂的后花园里，志愿军代表成为与领袖们亲切相处的英雄。

战斗英雄王占山在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争中，当战斗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时，他把自己身上带的一切东西都烧毁了，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只从笔记本上取下了一幅油印的毛泽东像，放在手里看了又看，一遍又一遍他说着：“有我就有阵地！”虽然他3次负伤，但仍忍着剧痛，滚着，爬着，带领全排士兵打垮了敌人扎多次进攻，消灭了敌人400多名。

现在毛泽东来到了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极为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王占山这一刻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了，这位淳朴的士兵只是说：“我叫王占山，我叫王占山。”说着，说着，他的两眼润湿了！

有谁能够想象，在朝鲜战场上有 3 位英雄曾经几个昼夜坚守住一个方圆 300 米的阵地，打退了美军的 6 次猛烈攻击，消灭了敌人 110 多人。这 3 位英雄中已经有两位在坚守住的阵地上牺牲，带着不朽的功勋永远地离开了，而赵积华——这位“孤胆英雄”，今天终于带着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两位死去的战友的嘱托，实现了“胜利后回北京见毛主席”的愿望。

会见让赵积华回想起了他们当年坚守阵地的情景。那是在 1953 年的夏季反击战中，赵积华同他的两位战友坚守在马良山的 42 号阵地上，敌人以猛烈的炮火和绝对优势的兵力向他们的阵地攻击。3 位士兵在阵地上展开了立功竞赛，他们一举消灭了敌人 50 多人，打退了第一次攻击，但是赵积华的两战友也在第一个反击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时，孤守阵地的赵积华猛地从阵地上站立起来，扔出了一批手雷，一堆尸体又横躺在阵地的面前。

“有人就有阵地在，坚守 1 分钟就是 1 分钟的胜利，打死 1 个敌人就多赚 1 个”，赵积华一面坚守阵地，一面为自己留下最后 1 个手榴弹，准备随时同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赵积华又打退 5 次攻击，消灭 60 多人，保住了阵地。

毛泽东握住了一位年青士兵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年青士兵满脸泛着激动的红光，他说：“我叫黄治富”。这时，杨勇介绍说，就是他被朝鲜人民称为“活的罗盛教”，毛泽东含笑点头。

黄治富曾经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危险，抢救了一位失脚掉进了临津江的冰窟中的朝鲜儿童。严冬里刺骨的江水使得黄治富手脚麻木，身上有好几处被冰块割破流出鲜血，江水几次都淹没了他的头顶，但是，他用尽全力和冰块搏斗，终于把李清焕抢救了出来。

毛泽东的目光掠过每位英雄的面孔，他似乎还在寻找自己最钟爱的大儿子毛岸英，尽管毛岸英已安息在朝鲜的土地上。

战争的胜利使毛泽东胸中奔腾着多少感慨与激情。

朝鲜战争刚结束时，北京，怀仁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豪情如海，英气冲天，在热烈掌声中发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讲话。他以宏亮的声音宣布：

“抗美援朝经过 3 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毛泽东透露：“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我们已经能够在：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 21 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 18 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 109 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对目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 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 33 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是百年来始终挨打受辱的中华民族的呐喊。

这时，会场上再次掀起的掌声延续了十几分钟。

毛泽东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有理由为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激动不已。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到 1937 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止，中国抵御外侮屡战屡败。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这段百年国耻的历史，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战胜一个西方列强（而且是最强国）的战争应该是抗美援朝战争。只是经过这场战争，中国人才真正在世界强国之林中站立起来了。朝鲜战争是对 100 多年前鸦片战争的一个交代：是的，中国人战败过，但是现在中国人战胜了！因此，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永远引为自豪和加以纪念。英国著名学家马丁·怀特曾经说过，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只有在战场上打败过另一个大国，从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才会被别国承认为大国。

这个论断反映的是事实，不管你是否喜欢它。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民族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永久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战争中的有关数字进一步揭开。

1953年10月25日美联社发布的“联合国军”被歼数为147.4269万人。韩国国防部1976年编写的《韩国战争史》和日本《军事史杂志》公布的被歼数为116.8160万人。

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统计资料表明：中朝军队共歼(毙、伤、俘)敌109.3839万人(含朝鲜人民军独立作战歼敌13.6532万人)，其中美军39.7543万人，韩国军队66.7293万人，其他仆从军2.9003万人。美军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多万吨，开支战费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耗费。中朝军队伤亡44.4589万人，其中志愿军伤亡36.6146万人，牺牲11.4084万人。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2亿元。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还披露：战争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兵器，作战规模愈来愈大。到战争结束时，双方在战场上的兵力已达300多万人。美国把自己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上，并且运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现代军事技术的一切成果。它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最多时达2400余架，舰艇300余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系机械化，有大量的火炮和坦克，火力强，机动快，进行的是现代化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当时，中国大陆刚刚解放，战争创伤尚未恢复，经济又极为落后，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仅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仅万吨。志愿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主要交通运输线，不能直接支援步兵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坦克作战，火力、机动力均远不如敌人。

可见，3年的激战，对交战双方的国力、军力和意志，都是一次空前严峻的考验。

中美百万士兵血战三八线，在历史空间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棋局早已终了，今天，在棋盘上还原当年的黑白对奕，人们仍然会感受到每一颗落子的雷霆万钧之力。

